

## 目录

雜阿含經（四九〇至四九一） .....	1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二） .....	8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一〇） .....	9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六） .....	9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七） .....	10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五至六） .....	10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二） .....	11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一〇） .....	12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一） .....	12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三） .....	15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九） .....	16
中阿含經雙品聖道經.....	17
雜阿含經（七四八至八〇〇） .....	20
雜阿含經（八四二） .....	47
雜阿含經（八九〇） .....	47
雜阿含經（九一〇） .....	48
雜阿含經（一二四五） .....	49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何義經.....	49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不思經.....	51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戒經.....	52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戒經.....	52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念經.....	53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慚愧經.....	53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慚愧經.....	54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盡智經.....	55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涅槃經.....	57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恭敬經.....	58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恭敬經.....	59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本際經.....	59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食經.....	61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即為比丘說經.....	64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牛糞喻經.....	66
中阿含經七法品晝度樹經.....	69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迦絺那經.....	71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二） .....	78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五） .....	79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一〇） .....	82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七） .....	83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二） .....	84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三） .....	86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四） .....	87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九） .....	89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一〇） .....	90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七） .....	94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一） .....	95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五） .....	99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一） .....	100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六） .....	101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七） .....	102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七） .....	103
雜阿含經（八八七至八八九） .....	104
中阿含經七法品城喻經.....	105
中阿含經七法品水喻經.....	109
中阿含經七法品七車經.....	111
中阿含經梵志品算數目捷連經.....	117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三十喻經.....	121
雜阿含經（八一六至八二九） .....	126

雜阿含經（八三二） .....	135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九） .....	137
中阿含經大品八難經.....	137
雜阿含經（九〇二至九〇四） .....	140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一） .....	142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六） .....	149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九） .....	151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八） .....	152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八） .....	153
增一阿含經莫畏品（二） .....	158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六） .....	160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一至二） .....	163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一〇） .....	164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八） .....	165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七） .....	166
中阿含經梵志品何欲經.....	167
中阿含經心品浮彌經.....	168
中阿含經雙品牛角娑羅林經.....	173
中阿含經例品阿那律陀經.....	180
中阿含經例品阿那律陀經.....	180
雜阿含經（四八二） .....	182
雜阿含經（一〇七二） .....	183
雜阿含經（一二六二） .....	184
雜阿含經（一二六三） .....	185
中阿含經因品願經.....	185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七） .....	187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八至九） .....	187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三） .....	188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六） .....	189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四） .....	191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五） .....	191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六） .....	193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七） .....	194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水喻經.....	196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瞿尼師經.....	198
中阿含經林品林經.....	201
中阿含經林品林經.....	204
中阿含經梵志品何苦經.....	205
雜阿含經（一二五〇至一二五一） .....	209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四） .....	212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九至十） .....	213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一） .....	214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四） .....	214
增一阿含經不逮品（九至十） .....	216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七） .....	218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八） .....	219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四） .....	220
雜阿含經（一〇六四） .....	222
雜阿含經（一〇六五至一〇六六） .....	223
雜阿含經（一一〇七） .....	224
雜阿含經（一一〇八） .....	225
雜阿含經（一一五一至一一五四） .....	226
中阿含經大品周那經.....	230
雜阿含經（一一〇九） .....	237
雜阿含經（一一一〇） .....	239
雜阿含經（一一一九） .....	241
雜阿含經（一一二〇） .....	242

# 雜阿含經（四九〇至四九一）

（四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摩竭提國那羅聚落。

爾時，尊者舍利弗亦在摩竭提國那羅聚落。

時，有外道出家名閻浮車，是舍利弗舊善知識，來詣舍利弗，問訊、共相慰勞已，退坐一面，問舍利弗言：「賢聖法、律中，有何難事？」

舍利弗告閻浮車：「唯出家難。」

「云何出家難？」

答言：「愛樂者難。」

「云何愛樂難？」

答言：「樂常修善法難。」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常修善法增長耶？」

答言：「有。謂八正道。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閻浮車言：「舍利弗！此則善道，此則善向，修習多修習，於諸善法常修習增長。舍利弗！出家常修習此道，不久疾得盡諸有漏。」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如是比閻浮車所問序四十經。

閻浮車問舍利弗：「云何名善說法者？為世間正向。云何名為世間善逝？」

舍利弗言：「若說法調伏欲貪，調伏瞋恚，調伏愚癡，是名世間說法者。若向調伏欲貪，向調伏瞋恚，向調伏愚癡，是

名正向。若貪欲已盡，無餘斷知，瞋恚、愚癡已盡，無餘斷知，是名善斷。」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能起善斷？」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涅槃者，云何為涅槃？」

舍利弗言：「涅槃者，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涅槃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

舍利弗言：「為斷貪欲故，斷瞋恚故，斷愚癡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有漏盡。云何名為有漏盡？」

舍利弗言：「有漏者，三有漏，謂欲有漏、有有漏、無明有漏。此三有漏，欲盡無餘，名有漏盡。」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漏盡耶？」

舍利弗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阿羅漢者，云何名阿羅漢？」

舍利弗言：「貪欲已斷無餘，瞋恚、愚癡已斷無餘，是名阿羅漢。」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阿羅漢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阿羅漢者，云何名阿羅漢者？」

舍利弗言：「貪欲永盡無餘，瞋恚、愚癡永盡無餘，是名阿羅漢者。」

復問：「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阿羅漢者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無明者，云何為無明？」

舍利弗言：「所謂無明者，於前際無知，後際無知，前、後、中際無知；佛、法、僧寶無知，苦、集、滅、道無知；善、不善、無記無知，內無知、外無知，若於彼彼事無知闇障，是名無明。」

閻浮車語舍利弗：「此是大闇積聚。」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無明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復問尊者舍利弗：「所謂有漏，云何有漏？」如前說。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有，云何為有？」

舍利弗言：「有謂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有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有身，云何有身？」

舍利弗言：「有身者，五受陰。云何五受陰？謂色受陰，

受、想、行、識受陰。」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斷此有身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苦者。云何為苦？」

舍利弗言：「苦者，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略說五受陰苦，是名為苦。」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斷此苦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流者，云何為流？」

舍利弗言：「流者，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流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扼者。云何為扼？」扼如流說。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取者，云何為取？」

舍利弗言：「取者，四取，謂欲取、我取、見取、戒取。」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取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縛者。云何為縛？」

舍利弗言：「縛者，四縛，謂貪欲縛、瞋恚縛、戒取縛、我見縛。」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縛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結者。云何為結？」

舍利弗言：「結者，九結，謂愛結、恚結、慢結、無明結、見結、他取結、疑結、嫉結、慳結。」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結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使者。云何為使？」

舍利弗言：「使者，七使，謂貪欲使、瞋恚使、有愛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使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欲者。云何為欲？」

舍利弗言：「欲者，謂眼所識色可愛、樂、念，染著色。耳聲、鼻香、舌味、身所識觸可愛、樂、念，染著觸。閻浮車！此功德非欲，但覺想思惟者。」是時，舍利弗即說偈言：

「非彼愛欲使，        世間種種色，  
    唯有覺想者，        是則士夫欲。  
    彼諸種種色，        常在於世間，  
    調伏愛欲心，        是則黠慧者。」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欲耶？」

舍利弗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言：「所謂養者，云何為養？」

舍利弗言：「養者有五養，謂貪欲養、瞋恚養、睡眠養、掉悔養、疑養。」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五養耶？」

舍利弗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穌息者。云何為穌息？」

舍利弗言：「穌息者，謂斷三結。」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三結耶？」

舍利弗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得穌息者。云何為得穌息者？」

舍利弗言：「得穌息者，謂三結已盡、已知。」

復問：「有道有向，斷此結耶？」

舍利弗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得上穌息。云何為得上穌息？」

舍利弗言：「得上穌息者，謂貪欲永盡，瞋恚、愚癡永盡，是名得上穌息。」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上穌息耶？」

舍利弗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得上穌息處。云何為得上穌息處？」

舍利弗言：「得上穌息處者，謂貪欲已斷、已知，永盡無餘，瞋恚、愚癡已斷、已知，永盡無餘，是為得上穌息處。」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上穌息處耶？」

舍利弗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清涼。云何為清涼？」

舍利弗言：「清涼者，五下分結盡，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

復問：「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五下分結，得清涼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得清涼。云何為得清涼？」

舍利弗言：「五下分已盡、已知，是名得清涼。」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清涼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上清涼者。云何為上清涼？」

舍利弗言：「上清涼者，謂貪欲永盡無餘，瞋恚、愚癡永盡無餘，一切煩惱永盡無餘，是名上清涼。」

復問：「有道有向，得此上清涼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得上清涼。云何名得上清涼？」

舍利弗言：「得上清涼者，謂貪欲永盡無餘，已斷、已知，瞋恚、愚癡永盡無餘，已斷、已知，是名得上清涼。」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得此上清涼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愛。云何為愛？」

舍利弗言：「有三愛，謂欲愛、色愛、無色愛。」

復問：「有道有向，斷此三愛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謂業跡。云何為業跡？」

舍利弗言：「業跡者，十不善業跡，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斷此十業跡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閻浮車問舍利弗，「所謂穢者。云何為穢？」

舍利弗言：「穢者，謂三穢，貪欲穢、瞋恚穢、愚癡穢。」

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斷此三穢耶？」

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從座起而去。

如穢，如是垢、膩、刺、戀、縛亦爾。

（四九一）

如閻浮車所問經，沙門出家所問亦如是。

## 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一法，當廣布一法；修行一法，廣布一法已，便得神通，諸行寂靜，得沙門果，至泥洹處。云何為一法？謂無放逸行於諸善法。云何無放逸行？所謂不觸嬖一切眾生，不害一切眾生，不惱一切眾生，是謂無放逸行。彼云何名善法？所謂賢聖八道品：等見、等方便、等語、等行、等命、等治、等念、等定，是謂善法。」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施一切眾生， 不如法施人；

雖施眾生福， 一人法施勝。

「是故，諸比丘！當修行善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因二緣起於正見。云何為二？  
受法教化，內思止觀。是謂，比丘！有此二因二緣起於正見。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與汝等說微妙法，初善、中善、至竟亦善，有義、有味，得修具足梵行之法，所謂二法也。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與汝具足說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為二法？所謂邪見、正見，邪治、正治，邪語、正語，邪業、正業，邪命、正命，邪方便、正方便，邪念、正念，邪三昧、正三昧，是謂比丘名為二法。我今已與汝說此二法，如來所應為者，今已周訖。善念、觀誦，勿有懈倦，今不行者，後悔無及。」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燭明之法，亦當說由燭趣道之業。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云何名燭明者？所謂貪婬、瞋恚、愚癡盡。彼云何名為由燭趣道之業？所謂正見、正治、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謂由燭趣道之業。我由此已說燭明，亦說由燭趣道之業，如來所應為者，今已周訖。善念、諷誦，勿有懈怠，今不行者，後悔無及。」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五至六）

（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邪見眾生所念、所趣及餘諸行，一切無可貴者，世間人民所不貪樂。所以然者，以其邪見不善故也。猶如有諸苦菓之子。所謂苦菓、苦蓼子、葶藶子、畢地槃持子，及諸餘苦子，便於良地種此諸子，然後生苗猶復故苦。所以然者，以其子本苦故。此邪見眾生亦復如是，所作身行、口行、意行，所趣、所念及諸惡行，一切無可貴者，世間人民所不貪樂。所以然者，以其邪見惡不善故。是故，諸比丘！當除邪見，習行正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正見眾生所念、所趣及諸餘行，一切盡可貴敬，世間人民所可貪樂。所以者何？以其正見妙故。猶如有諸甜菓，若甘蔗、若蒲桃菓，及諸一切甘美之菓，有人修治良地，而取種之，然後生子皆悉甘美，人所貪樂。所以然者，以其菓子本甘美故，此正見眾生亦復如是，所念、所趣及諸餘行，一切皆可貪樂，世間人民無不喜者。所以者何？以其正見妙故。是故，諸比丘！當習行正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波羅[木\*奈]國仙人鹿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事，學道者不應親近。云何為二事？所謂著欲及樂之法，此是下卑凡賤之法，又此諸苦眾惱百端，是謂二事學道者不應親近。如是，捨此二事已，我自有至要之道得成正覺，眼生、智生，意得休息，得諸神通，成沙門果，至於涅槃。云何為至要之道得成正覺，眼生、智生，意得休息，得諸神通，成沙門果，至於涅槃？所謂此賢聖八品道是。所謂等見、等治、等語、等業、等命、等方便、等念、等定，此名至要之道。今我得成正覺，眼生、智生，意得休息，得諸神通，成沙門果，至於涅槃。如是，諸比丘！當學捨上二

事，習於至要之道。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善思念之，無令漏失。」

諸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諸比丘從佛受教。

佛告比丘：「彼云何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邪見趣泥犁路，正見向涅槃之道；邪治趣泥犁之路，正治向涅槃之道；邪語趣泥犁之路，正語向涅槃之道；邪業趣泥犁之路，正業向涅槃之道；邪命趣泥犁之路，正命向涅槃之道；邪方便趣泥犁之路，正方便向涅槃之道；邪念趣泥犁之路，正念向涅槃之道；邪定趣泥犁之路，正定向涅槃之道。是謂，比丘！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諸佛世尊常所應說法，今已果矣！汝等樂在閑居處，樹下露坐，念行善法，無起懈怠。今不勤行，後悔無及。」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馬血天子非人之時，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天子白世尊言：「向者生此念：『在地步度，可盡此世界不乎？』我今問世尊！可以步盡世界不耶？」

世尊告曰：「汝今以何義理而作此問？」



天子白佛言：「我昔日一時至婆伽梵天所。是時，梵天遙見我來，而語我言：『善來，馬血天子！此處無為之境，無生、無老、無病、無死、無終、無始，亦無愁、憂、苦、惱。』當我爾時，復作是念：『此是涅槃道耶？何以故？涅槃之中無生、老、病、死、愁、憂、苦、惱。此是世界之極邊耶？設當是世界邊際者，是為世間可步度耶？』」

世尊告曰：「汝今神足為何等類？」

天子白佛言：「猶如力士善於射術，箭去無礙；我今神足其德如是，無所罣礙。」

世尊告曰：「我今問汝，隨所樂報之。猶如有四男子善於射術，然彼四人各向四方射，設有人來，意欲盡攝四面之箭，使不墮地。云何，天子！此人極為捷疾不耶？乃能使箭不墮于地。」

「天子當知，上日月前有捷步天子，行來進止復踰斯人之捷疾，然日月宮殿行甚於斯。計彼人天子及日月宮殿之疾，故不如三十三天之速疾也；計三十三天之疾，不如艷天之疾。如是，諸天所有神足，各各不相及。假使汝今有此神德，如彼諸天，從劫至劫，乃至百劫，猶不能盡世境界。所以然者，地界方域不可稱計。」

「天子當知，我過去久遠世時，曾作仙人，名為馬血，與汝同字，欲愛已盡，飛行虛空，無所觸礙。我爾時，神足與人有異，彈指之頃，以能攝此四方箭，使不墮落。時，我以有此神足，便作是念：『我今能以此神足，可盡境地邊際乎？』即涉世界，而不能盡其方域。命終之後，進德修業而成佛道，坐樹王下，端坐思惟往昔經歷所施為事：『本為仙人，以此神德猶不能盡其方面，當以何神力而得究其邊際乎？』時，我復作是念：『要當乘聖賢八品之徑路，然後乃得盡生死邊際。』」

「彼云何名為乘賢聖八品之徑路？所謂正見、正治、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天子！又知斯名賢聖八品道，得盡世界之邊際。諸過去恒沙諸佛得盡世界者，盡用此賢聖八品道而究世界；正使將來諸佛世尊出現世者，當以此賢聖之道得盡邊際。」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步涉無究竟，	得盡世界者，
地種不可稱，	非神足所及。
凡夫施設意，	於中起迷惑，
不別真正法，	流轉五道中。
賢聖八品道，	以此為舟船，
諸佛之所行，	而究世界邊。
正使當來佛，	彌勒之等類，
亦用八種道，	得盡於世界。
是故有智士，	修此聖賢道，
晝夜習行之，	便至無為處。」

是時，馬血天子從如來聞說賢聖八品道，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天子即以頭面禮足，遶佛三匝，便退而去。是時，彼天子即其日，以天種種好華散如來上，即時便說斯偈：

「流轉生死久，	欲涉度世界，
賢聖八品道，	不知又不見。
今我以見諦，	又聞八品道，
便得盡邊際，	諸佛所到處。」

爾時，世尊可彼天子所說。時，彼天子以見佛可之，即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爾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國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漸至江水側。

爾時，世尊見江水中，有大材木為水所漂，即坐水側一樹下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木為水所漂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世尊告曰：「設當此木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中沒，復非在岸上，不為人所捉，復非為非人所捉者，復非為水所迴轉，復非腐敗者，便當漸漸至海。所以然者，海，諸江之原本。汝等比丘亦如是，設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中沒，復非在岸上，不為人、非人所捉，亦不為水所迴轉，亦不腐敗，便當漸漸至涅槃處。所以然者，涅槃者，正見、正治、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涅槃之原本。」

爾時，有牧牛人名曰難陀，憑杖而立。是時，彼牧牛人遙聞如是所說，漸來至世尊所而立。爾時，牧牛人白世尊言：「我今亦不著此岸，不在彼岸，又非中沒，復非在岸上，不為人捉，復非為非人所捉，不為水所迴轉，亦非腐敗，漸當至涅槃之處。唯願世尊聽在道次，得作沙門。」

世尊告曰：「汝今還主牛已，然後乃得作沙門耳。」

牧牛人難陀報曰：「斯牛哀念犢故，自當還家。唯願世尊聽在道次。」

世尊告曰：「此牛雖當還家，故須汝往付授之。」

是時，牧牛人即受其教，往付牛已，還至佛所，白世尊言：「今已付牛，唯願世尊聽作沙門。」是時，如來即聽作沙門，受具足戒。

有一異比丘白世尊言：「云何為此岸？云何為彼岸？云何為中沒。云何在岸上？云何不為人所捉？云何不為非人所捉？云何不為水所迴轉？云何不腐敗？」

佛告比丘曰：「此岸者身也。彼岸者身滅耶。中沒者欲愛耶。在岸上者五欲也。為人所捉者，如有族姓子發此誓願：『持此功德福祐，作大國王，若作大臣。』非人所捉者，如有比丘有此誓願：『生四天王中而行梵行，今持功德生諸天之中。』是謂名為非人所捉。為水所迴轉者，此是邪疑也。腐敗者，邪見、邪治、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此是腐敗也。」

是時，難陀比丘在閑靜之處而自修剋，所以族姓之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即於座上成阿羅漢。

爾時，難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聚。云何為三？所謂等聚、邪聚、不定聚。彼云何為等聚？所謂等見、等治、等語、等業、等命、等方便、等念、等定，是謂等聚。彼云何名為邪聚？所謂邪見、邪治、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是謂邪聚。彼云何名為不定聚？所謂不知苦、不知習、不知盡、不知道、不知等聚、不知邪聚，是謂名為不定聚。」

「諸比丘當知，復有三聚。云何為三？所謂善聚、等聚、定聚。彼云何名善聚？所謂三善根。何等善根？所謂不貪善根、不恚善根、不癡善根，是謂善聚。云何名為等聚？所謂賢聖八

品道，等見、等治、等語、等業、等命、等方便、等念、等三昧，是謂等聚。彼云何名為定聚？所謂知苦、知習、知盡、知道、知善聚、知惡趣、知定聚，是謂名為定聚。是故，諸比丘！此三聚中，邪聚、不定聚，當遠之，此正聚者當奉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雙品聖道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劍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道令眾生得清淨，離愁感啼哭，滅憂苦懊惱，便得如法，謂聖正定。有習、有助，亦復有具，而有七支，於聖正定說習、說助，亦復說具。云何為七？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若有以此七支習、助、具，善趣向心得一者，是謂聖正定，有習、有助，亦復有具。所以者何？正見生正志，正志生正語，正語生正業，正業生正命，正命生正方便，正方便生正念，正念生正定，賢聖弟子如是心正定，頓盡婬、怒、癡，賢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頓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中正見最在其前。

「若見邪見是邪見者，是謂正見，若見正見是正見者，亦謂正見。云何邪見？謂此見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邪見。云何正見？謂此見：『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

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正見。是為見邪見是邪見者，是謂正見。見正見是正見者，亦謂正見。彼如是知己，則便求學，欲斷邪見成就正見，是謂正方便。比丘以念斷於邪見，成就正見，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見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志是邪志者，是謂正志。若見正志是正志者，亦謂正志。云何邪志？欲念、恚念、害念，是謂邪志。云何正志，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是謂正志。是為見邪志是邪志者，是謂正志。見正志是正志者，亦謂正志。彼如是知己，則便求學，欲斷邪志成就正志，是謂正方便。比丘以念斷於邪志，成就正志，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志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語是邪語者，是謂正語。若見正語是正語者，亦謂正語。云何邪語？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是謂邪語。云何正語？離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是謂正語。是為見邪語是邪語者，是謂正語。見正語是正語者，亦謂正語。彼如是知己，則便求學，欲斷邪語成就正語，是謂正方便。比丘以念斷於邪語，成就正語，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語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業是邪業者，是謂正業。若見正業是正業者，亦謂正業。云何邪業？殺生、不與取、邪淫，是謂邪業。云何正業？離殺、不與取、邪淫，是謂正業。是為見邪業是邪業者，是謂正業。見正業是正業者，亦謂正業。彼如是知己，則便求學，欲斷邪業成就正業，是謂正方便。比丘以念斷於邪業，成就正業，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業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命是邪命者，是謂正命。若見正命是正命者，亦

謂正命。云何邪命？若有求無滿意，以若干種畜生之呪，邪命存命，彼不如法求衣被，以非法也。不如法求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以非法也，是謂邪命。云何正命？若不求無滿意，不以若干種畜生之呪，不邪命存命，彼如法求衣被，則以法也。如法求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則以法也，是謂正命。是為見邪命是邪命者，是謂正命。見正命是正命者，亦謂正命。彼如是知己，則便求學，欲斷邪命，成就正命，是謂正方便。比丘以念斷於邪命，成就正命，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命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云何正方便？比丘者，已生惡法為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未生惡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已生善法為住不忘不退，轉增廣布，修習滿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是謂正方便。

「云何正念？比丘者，觀內身如身，觀至覺、心、法如法，是謂正念。

「云何正定？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正定。

「云何正解脫？比丘者，欲心解脫，恚、癡心解脫，是謂正解脫。

「云何正智？比丘者，知欲心解脫，知恚、癡心解脫，是謂正智也。是為學者成就八支，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

「云何學者成就八支？學正見至學正定，是為學者成就八支。云何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無學正見至無學正智，是謂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所以者何？正見者，斷於邪見，若因邪見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亦斷之。若因正見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至正智者斷於邪智，若因邪智生無量惡不善

法者，彼亦斷之。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

「是為二十善品、二十不善品，是為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若有沙門、梵志者，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彼於如法有十詰責。云何為十？若毀訾正見，稱譽邪見。若有邪見沙門、梵志，若供養彼而稱譽彼。若有沙門、梵志者，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彼於如法是謂一詰責。

「若毀訾，至正智，稱譽邪智。若有邪智沙門、梵志，若供養彼而稱譽彼。若有沙門、梵志，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彼於如法是謂第十詰責。若有沙門、梵志，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是謂於如法有十詰責。若更有餘沙門、梵志，蹲踞說蹲踞，無所有說無所有，說無因、說無作、說無業，謂彼彼所作善惡施設，斷絕破壞彼此，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彼亦有詰責、愁憂恐怖。」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聖道經竟(千八百五字)

## 雜阿含經（七四八至八〇〇）

（七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日出前相，謂明相初光。如是比丘正盡苦邊、究竟苦邊前相者，所謂正見。彼正見者，能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起定正受故，聖弟子心正解脫貪欲、瞋恚、愚癡，如是心善解脫。聖弟子得正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無明為前相，故生諸惡不善法。時，隨生無慚、無愧；無慚、無愧生已，隨生邪見；邪見生已，能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若起明為前相，生諸善法。時，慚愧隨生，慚愧生已，能生正見，正見生已，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次第而起。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瞋恚、愚癡。如是聖弟子得正解脫已，得正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諸惡不善法，比丘，一切皆以無明為根本，無明集、無明生、無明起。所以者何？無明者無知，於善、不善法不如實知，有罪、無罪，下法、上法，

染污，不染污，分別、不分別，緣起、非緣起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起於邪見，起於邪見已，能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若諸善法生，一切皆明為根本，明集、明生、明起。明，於善、不善法如實知者，罪、無罪，親近、不親近，卑法、勝法，穢污、白淨，有分別、無分別，緣起、非緣起悉如實知，如實知者，是則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恚、癡，貪、恚、癡解脫已，是聖弟子得正智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五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在家、若出家而起邪事者，我所不說。所以者何？若在家、出家而起邪事者，則不樂正法。何等為邪事？謂邪見，乃至邪定，若在家、出家而起正事，我所讚歎。所以者何？起正事者，則樂正法，善於正法。何等為正事？謂正見，乃至正定。」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在家及出家，	而起邪事者，
彼則終不樂，	無上之正法，
在家及出家，	而起正事者，
彼則常心樂，	無上之正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迦摩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謂欲者。云何為欲？」

佛告迦摩：「欲，謂五欲功德。何等為五？謂眼識明色，可愛、可意、可念，長養欲樂。如是耳、鼻、舌、身識觸，可愛、可意、可念，長養欲樂，是名為欲。然彼非欲，於彼貪著者，是名為欲。」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世間雜五色，        彼非為愛欲，  
貪欲覺想者，        是則士夫欲，  
眾色常住世，        行者斷心欲。」

迦摩比丘白佛言：「世尊！寧有道有跡，斷此愛欲不？」

佛告比丘：「有八正道，能斷愛欲，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說此經已，迦摩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名阿梨瑟吒，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謂甘露者。云何名為甘露？」

佛告阿梨瑟吒：「甘露者，界名說，然我為有漏盡者，現說此名。」

阿梨瑟吒比丘白佛言：「世尊！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得甘露法不？」

佛告比丘：「有，所謂八聖道分——謂正見乃至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所謂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云何為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

佛告舍利弗：「謂七正道分為賢聖等三昧，為根本，為眾具。何等為七？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舍利弗！於此七道分為基業已，得一其心，是名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五五～七）

如上三經。如是佛問諸比丘三經亦如是說。

（七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無母子畏，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而不能知無母子畏，有母子畏。」

「諸比丘！有三種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何等為三？諸比丘！有時兵兇亂起，殘害國土，隨流波迸，子失其母，母失其子，是名第一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

「復次，比丘！有時大火卒起，焚燒城邑聚落，人民馳走，

母子相失，是名第二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

「復次，比丘！有時山中大雨，洪水流出，漂沒聚落，人民馳走，母子相失，是名第三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

「然此等畏，是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彼有時兵兇亂起，殘害國土，隨流波迸，母子相失，或時於彼母子相見，是名第一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

「復次，大火卒起，焚燒城邑聚落，人民馳走，母子相失，或復相見，是名第二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

「復次，山中大雨，洪水流出，漂沒聚落，此人馳走，母子相失，或尋相見，是名第三有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

「比丘！有三種無母子畏，是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何等為三？若比丘！子若老時，無母能語：『子！汝莫老，我當代汝。』其母老時，亦無子語：『母！令莫老，我代之老。』是名第一無母子畏，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

「復次，比丘！有時子病，母不能語：『子！令莫病，我當代汝。』母病之時，子亦不能語：『母！莫病，我當代母。』是名第二無母子畏，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

「復次，子若死時，無母能語：『子！令莫死，我今代汝。』母若死時，無子能語：『母！令莫死，我當代母。』是名第三無母子畏，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

諸比丘白佛：「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斷前三種有母子畏，斷後三種無母子畏不？」

佛告比丘：「有道有跡，斷彼三畏。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修習多修習，斷前三種有母子畏，斷後三種無母子畏？謂八聖道分，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受，無常、有為、心所緣生。何等為三？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諸比丘白佛：「世尊！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斷此三受不？」

佛告比丘：「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斷此三受。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修習多修習，斷此三受？」

佛告比丘：「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何等為三？謂老、病、死，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世間若無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者，無有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世間亦不知有如來說法教誡、教授。以世間有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故，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世間知有如來說法教誡、教授。」

諸比丘白佛：「有道有跡，斷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者不？」

佛告比丘：「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斷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修習多修習，斷此三

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說學及無學。諦聽，善思念之。何等為學？謂學正見成就，學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成就，是名為學。何等為無學？謂無學正見成就，無學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成就，是名無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學、無學，如是正士、如是大士，亦如是說。

#### （七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說聖漏盡。云何為聖漏盡？謂無學正見成就，乃至無學正定成就，是名聖漏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八聖道分。何等為八？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修八聖道。諦聽，善思。何等為修八聖道？是比丘修正見，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是名修八聖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比丘過去已修八聖道，未來當修八聖道。」乃至……。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六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正見清淨鮮白，無諸過患，離諸煩惱，未起不起，唯除佛所調伏，乃至正定亦如是說。若正見清淨鮮白，無諸過患，離諸煩惱，未起能起，乃至正定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除佛所說，除善逝所說，亦如上說。



(七六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說不善聚者，謂五蓋，是為正說。所以者何？純一不善聚者，所謂五蓋。何等為五？謂貪欲蓋，瞋恚、眠睡、掉悔、疑蓋。說善法聚者，所謂八聖道，是名正說。所以者何？純一滿淨善聚者，謂八聖道。何等為八？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六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作如是念：「半梵行者，謂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乃至。佛告阿難：「純一滿淨具梵行者，謂善知識。所以者何？我為善知識故，令諸眾生修習正見，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正定，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六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時，有生聞婆羅門乘白馬車，眾多年少翼從，白馬、白車、白控、白鞭，頭著白帽、白傘蓋，手執白拂，著白衣服、白璫

珞，白香塗身，翼從皆白，出舍衛城，欲至林中教授讀誦，眾人見之咸言：「善乘！善乘！謂婆羅門乘。」

時，尊者阿難見婆羅門眷屬、眾具一切皆白，見已，入城乞食。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日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生聞婆羅門乘白馬車，眷屬、眾具一切皆白，眾人唱言：『善乘！善乘！謂婆羅門乘。』云何？世尊！於正法、律，為是世人乘？為是婆羅門乘？」

佛告阿難：「是世人乘，非我法、律婆羅門乘也。阿難！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羅門乘、大乘，能調伏煩惱軍者，諦聽，善思，當為汝說。阿難！何等為正法、律乘、天乘、婆羅門乘、大乘，能調伏煩惱軍者？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阿難！是名正法、律乘、天乘、梵乘、大乘，能調伏煩惱軍者。」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信戒為法軌，	慚愧為長縻，
正念善護持，	以為善御者，
捨三昧為轅，	智慧精進輪，
無著忍辱鎧，	安隱如法行，
直進不退還，	永之無憂處，
智士乘戰車，	摧伏無智怨。」

（七七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離邪見，應斷邪見，若邪見不可斷者，我終不說應離、斷邪見。以邪見可斷故，我說比丘當離邪見。若不離邪見者，邪見當作非義不饒益苦，是故我說當

離邪見。如是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亦如是說。

「諸比丘！離邪見已，當修正見，若不得修正見者，我終不說修習正見。以得修正見故，我說比丘應修正見。若不修正見者，當作非義不饒益苦，以不修正見，作非義不饒益苦故，是故我說當修正見，以義饒益，常得安樂。是故，比丘！當修正見。如是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謂非彼岸及彼岸。瞿曇！云何非彼岸？云何彼岸？」

佛告婆羅門：「邪見者，非彼岸。正見者，是彼岸。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非彼岸。正見是彼岸，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彼岸。」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希有諸人民，	能度於彼岸，
一切諸世間，	徘徊遊此岸。
於此正法律，	能善隨順者，
斯等能度彼，	生死難度岸。」

時，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 （七七二～四）

如是，異比丘問尊者阿難、問佛、問諸比丘，此三經亦如上說。

（七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如說不正思惟者。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起邪見令起，已起重生令增廣。如是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亦如是說。

「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已生惡不善法令滅，如說正思惟者。諸比丘！正思惟者，未生邪見令不生，已生者令滅，如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未生善法不生，已生善法令退，如說不正思惟者。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生正見令不生，已生正見令退。如是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不生，已生者令退。

「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令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如說正思惟者。諸比丘！正思惟者，未生正見令生，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如是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七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生，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未生善法不生，已生者令退，所謂不正思惟。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生邪見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正見不生，已生者令退。如是未生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不生，已生者令退。」

「諸比丘！我於內法中，不見一法，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已生惡不善法令滅，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如說正思惟。諸比丘！正思惟者，令未生邪見不生，已生邪見令滅，未生正見令生，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如是未生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不生，已生者令滅，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外法中，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生，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如說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諸比丘！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者，能令未生邪見

令生，已生邪見重生令增廣。如是未生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諸比丘！外法中，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已生惡不善法令滅，如說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諸比丘！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能令未生邪見不生，已生邪見令滅；未生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不生，已生者令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外法中，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善法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如說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諸比丘！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者，能令未生正見生，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如是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八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外法中，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未生善法不生，已生善法令滅，如說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諸比丘！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者，能令未生邪見令生，已生邪見者重生令增廣。未生正見不生，已生正見令退。如是未生邪志、邪語、邪

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不生，已生者令退。

「諸比丘！於外法中，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已生惡不善法令滅，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如說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諸比丘！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能令未生邪見不生，已生邪見令滅，未生正見令生，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如是未生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不生，已生者令滅，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善法不生，已生者令退，如說不正思惟。諸比丘！不正思惟者，能令未生邪見生，已生邪見令重生增廣，未生正見不生，已生正見令退。」

「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已生惡不善法令滅，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如說正思惟。諸比丘！正思惟者，能令未生邪見不生，已生者令滅，未生正見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說邪見、正見，如是邪志、正志，邪語、正語，邪業、正業，邪命、正命，邪方便、正方便，邪念、正念，邪定、正定七經如上說。

如內法八經，如是外法八經，亦如是說。

（七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非法、是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非法、是法？謂邪見非法、正見是法，乃至邪定非法、正定是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非法、是法，如是非律、正律，非聖、是聖，不善法、善法，非習法、習法，非善哉法、善哉法，黑法、白法，非義、正義，卑法、勝法，有罪法、無罪法，應去法、不去法，一一經皆如上說。

（七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爾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有異婆羅門來詣尊者阿難所，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記說不？」

阿難答言：「隨汝所問，知者當答。」

婆羅門問：「尊者阿難！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

阿難答言：「婆羅門！為斷故。」

復問：「斷何等？」

答言：「貪欲斷，瞋恚、愚癡斷。」

又問：「阿難！有道有跡，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阿難答言：「有，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



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婆羅門言：「阿難！賢哉之道！賢哉之跡！修習多修習，能斷斯等貪欲、恚、癡。」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彼婆羅門聞其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如斷貪、恚、癡。如是調伏貪、恚、癡，及得涅槃，及厭離，及不趣涅槃，及沙門義，及婆羅門義，及解脫，及苦斷，及究竟苦邊，及正盡苦，一一經皆如上說。

#### （七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邪、有正。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邪？謂邪見，乃至邪定。何等為正？謂正見，乃至正定。何等為正見？謂說有施、有說、有齋，有善行、有惡行，有善惡行果報，有此世、有他世，有父母、有眾生，有阿羅漢善到、善向，有此世、他世自知作證具足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何等為正志？謂出要志、無恚志、不害志。何等為正語？謂離妄語、離兩舌、離惡口、離綺語。何等為正業？謂離殺、盜、淫。何等為正命？謂如法求衣服、飲食、臥具、湯藥，非不如法。何等為正方便？謂欲、精進、方便、出離、勤競、堪能常行不退。何等為正念？謂念隨順，念不妄、不虛。何等為正定？謂住心不亂、堅固、攝持、寂止、三昧、一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何等為正見？謂正見有二種，有正見，是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有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無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見有漏、有取，向於善趣？若彼見有施、有說，乃至知世間有阿羅漢，不受後有，是名世間正見，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何等為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於法選擇，分別推求，覺知黠慧，開覺觀察，是名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志？謂正志二種。有正志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有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志有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謂正志出要覺、無恚覺、不害覺，是名正志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何等為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心法，分別自決意解，計數立意，是名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語？正語有二種。有正語，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有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語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謂正語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是名正語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何等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除邪命，念口四惡行、諸餘口惡行，離於彼，無漏、遠離、不著，固守、攝持不犯，不度時節，不越限防，是名正語是聖、出世間，無

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業？正業有二種。有正業，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有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業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離殺、盜、婬，是名正業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何等為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除邪命，念身三惡行、諸餘身惡行數，無漏、心不樂著，固守、執持不犯，不度時節，不越限防，是名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命？正命有二種。有正命，是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有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命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如法求衣食、臥具、隨病湯藥，非不如法，是名正命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何等為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於諸邪命無漏、不樂著，固守、執持不犯，不越時節，不度限防，是名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方便？正方便有二種。有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有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欲、精進、方便超出、堅固建立，堪能造作精進、心法攝受、常、不休息，是名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何等為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憶念相應心法，欲、精進、方便、勤踊，超出、建立堅固、堪能造作精

進，心法攝受、常、不休息，是名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念？正念有二種。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有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念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若念、隨念、重念、憶念，不妄、不虛，是名正念世、俗，有漏、有取，正向善趣。何等為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若念、隨念、重念、憶念，不妄、不虛，是名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定？正定有二種。有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有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若心住不亂、不動、攝受、寂止、三昧、一心，是名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何等為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心法住，不亂、不散、攝受、寂止、三昧、一心，是名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心向邪者，違背於法，不樂於法；若向正者，心樂於法，不違於法。何等為邪？謂邪見，乃至邪定。何等為正？謂正見，乃至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何等為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謂邪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彼皆隨順，一切得不愛果，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以見惡故，謂邪見。邪見者，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是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

「何等為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謂正見人若身業隨所見，若口業、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以見正故？謂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

「何等為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若邪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彼皆隨順，一切得不愛果，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惡見？謂邪見。邪見者，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譬如苦果，

種著地中，隨時溉灌，彼得地味、水味、火味、風味，一切悉苦。所以者何？以種苦故。如是邪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不愛、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惡見者？謂邪見。邪見者，能起邪志，乃至邪定，是名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

「何等為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若正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善見謂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譬如甘蔗、稻、麥、蒲桃種著地中，隨時溉灌，彼得地味、水味、火味、風味，彼一切味悉甜美。所以者何？以種子甜故。如是正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善見者？謂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是名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出世間亦如是說，如上三經，亦皆說偈言：

「鄙法不應近，        放逸不應行，  
不應習邪見，        增長於世間，  
假使有世間，        正見增上者，  
雖復百千生，        終不墮惡趣。」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所謂正見者，何等為正

見？」

佛告婆羅門：「正見有二種。有正見，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有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見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正見有施、有說、有齋，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婆羅門！是名正見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婆羅門！何等為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於法選擇，分別求覺，巧便黠慧觀察，是名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佛說此經已，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如正見，如是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一一經如上說。

#### （七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邪及邪道，有正及正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邪？謂地獄、畜生、餓鬼。何等為邪道？謂邪見，乃至邪定。何等為正？謂人、天、涅槃。何等為正道？謂正見，乃至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邪、有邪道，有正、有正道。」

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邪？謂地獄、畜生、餓鬼。何等為邪道？謂殺、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恚、邪見。何等為正？謂人、天、涅槃。何等為正道？謂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無貪、無恚、正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何等為惡趣道？謂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餘如上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順流道，有逆流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順流道？謂邪見，乃至邪定。何等為逆流道？謂正見，乃至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順流、逆流，如是退道、勝道，下道、上道及三經道跡，亦如上說。

### （七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及沙門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何等為沙門？若成就此法者，是名沙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沙門義。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何等為沙門義？謂貪欲永盡，瞋恚、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名沙門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及沙門果。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何等為沙門果？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及沙門果。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何等

為沙門果？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何等為須陀洹果？謂三結斷。何等為斯陀含果？謂三結斷，貪、恚、癡薄。何等為阿那含果？謂五下分結盡。何等為阿羅漢果？謂貪、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沙門、沙門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何等為沙門？謂成就此法者。何等為沙門義？謂貪欲永斷，瞋恚、癡永斷，一切煩惱永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有沙門果。何等為沙門果？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〇〇）

如是婆羅門法、婆羅門、婆羅門義、婆羅門果。

梵行法、梵行者、梵行義、梵行果亦如上說。

## 雜阿含經（八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婆羅門者，說虛偽道，愚癡惡邪，不正趣向，非智等覺向於涅槃。彼作如是化諸弟子：於十五日，以胡麻屑、菴羅摩羅屑沐浴身體，著新劫貝，頭垂長縷，牛屎塗地而臥於上，言：『善男子！晨朝早起，脫衣舉著一處，裸其形體，向東方馳走，正使道路逢兇象、惡馬、狂牛、獠狗、棘刺、叢林、坑澗、深水，直前莫避，遇害死者，必生梵天。』是名外道愚癡邪見，非智等覺向於涅槃。我為弟子說平正路，非愚癡，向智慧等覺，向於涅槃，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八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為汝說無為法，及無為道跡。諦聽，善思。云何無為法？謂貪欲永盡，瞋恚、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無為法。云何為無為道跡？謂八聖道分，正見、正智、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無為道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無為，如是難見、不動、不屈、不死、無漏、覆蔭、洲渚、濟渡、依止、擁護、不流轉、離熾焰、離燒然、流通、清涼、微妙、安隱、無病、無所有、涅槃，亦如是說。

## 雜阿含經（九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兇惡聚落主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不修何等法故，於他生瞋恚；生瞋恚故，口說惡言，他為其作惡性名字？」

佛告聚落主：「不修正見故，於他生瞋；生瞋恚已，口說惡言，他為其作惡性名字。不修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於他生瞋；生瞋恚故，口說惡言，他為其作惡性名字。」

復問：「世尊！修習何法，於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說善言，他為其作賢善名字？」

佛告聚落主：「修正見故，於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說善言，他為其作賢善名字。修習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於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說善言，他為其作賢善名字。」

兇惡聚落主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說此言。我不修正見故，於他生瞋；生瞋恚已，口說惡言，他為我作惡性名字。我不修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於他生瞋；生瞋恚故，口說惡言，他為我作惡性名字。是故，我今當捨瞋恚、剛強、麤澁。」

佛告聚落主：「此真實要。」

佛說此經已，兇惡聚落主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雜阿含經（一二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捨身惡行者，能得身惡行斷；不得身惡行斷者，我不說彼捨身惡行。以彼能得身惡行斷故，是故我說彼捨身惡行。身惡行者，不以義饒益安樂。眾生離身惡行，以義饒益，得安樂故，是故我說捨身惡行；口、意惡行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何義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持戒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持戒者，令不悔義。阿難！若有持戒者，便得不悔。」

復問：「世尊！不悔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不悔者，令歡悅義。阿難！若有不悔者，便得歡悅。」

復問：「世尊！歡悅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歡悅者，令喜義。阿難！若有歡悅者，便得喜。」

復問：「世尊！喜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喜者，令止義。阿難！若有喜者，便得止身。」

復問：「世尊！止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止者，令樂義。阿難！若有止者，便得覺樂。」

復問：「世尊！樂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樂者，令定義。阿難！若有樂者，便得定心。」

復問：「世尊！定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定者，令見如實、知如真義。阿難！若有定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

復問：「世尊！見如實、知如真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見如實、知如真者，令厭義。阿難！若有見如實、知如真者，便得厭。」

復問：「世尊！厭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厭者，令無欲義。阿難！若有厭者，便得無欲。」

復問：「世尊！無欲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無欲者，令解脫義。阿難！若有無欲者，便得解脫一切婬、怒、癡。是為，阿難！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岸，得至彼岸。」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何義經竟(五百二十九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不思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曰：「阿難！持戒者不應思，令我不悔。阿難！但法自然，持戒者便得不悔。阿難！有不悔者不應思，令我歡悅。阿難！但法自然，有不悔者便得歡悅。阿難！有歡悅者不應思，令我喜。阿難！但法自然，有歡悅者便得喜。阿難！有喜者不應思，令我止。阿難！但法自然，有喜者便得止身。阿難！有止者不應思，令我樂。阿難！但法自然，有止者便得覺樂。阿難！有樂者不應思，令我定。阿難！但法自然，有樂者便得定心。阿難！有定者不應思，令我見如實、知如真。阿難！但法自然，有定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阿難！有見如實、知如真者不應思，令我厭。阿難！但法自然，有見如實、知如真者便得厭。阿難！有厭者不應思，令我無欲。阿難！但法自然，有厭者便得無欲。阿難！有無欲者不應思，令我解脫。阿難！但法自然，有無欲者便得解脫一切婬、怒、癡。

「阿難！是為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心。阿難！多聞聖弟子有定心者便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岸，得至彼岸。」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不思經竟(四百五十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戒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犯戒，便害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若比丘持戒，便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戒經竟(一百一十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戒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若比丘犯戒，便害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諸賢！猶如有樹，若害根者，則莖、幹、心、節、枝、葉、華、實皆不得成。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若有犯戒，便害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

「諸賢！若比丘持戒，便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諸賢！猶如有樹，若不害根者，則莖、幹、心、節、枝、葉、華、實皆得成就。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若有持戒，便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歡喜奉行。

戒經竟(三百九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念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多忘無正智，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若比丘不多忘有正智，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念經竟(一百五十一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慚愧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無慚無愧，便害愛恭敬；若無愛恭敬，便害其信；若無其信，便害正思惟；若無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若比丘有慚有愧，便習愛恭敬；若有愛恭敬，便習其信；若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

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慚愧經竟(二百四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慚愧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若比丘無慚無愧，便害愛恭敬；若無愛恭敬，便害其信；若無其信，便害正思惟；若無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諸賢！猶如有樹，若害外皮，則內皮不成，內皮不成，則莖、幹、心、節、枝、葉、華、實皆不得成。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若無慚無愧，便害愛恭敬；若無愛恭敬，便害其信；若無其信，便害正思惟；若無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

「諸賢！若比丘有慚有愧，便習愛恭敬；若有愛恭敬，便習其信；若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諸賢！猶如有樹，不害外皮，則內皮得成，內皮得成，則莖、幹、心、節、枝、葉、華、實皆得成就。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若有慚有愧，便習愛恭敬；若有愛恭敬，便習其信；若

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歡喜奉行。

慚愧經竟(四百六十二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盡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摩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知有見者，便得漏盡，非不知，非不見。云何知見便得漏盡？謂知見苦如真，便得漏盡。知見苦習、知見苦滅、知見苦滅道如真，便得漏盡。盡智有習，非無習。何謂盡智習？答曰解脫為習。解脫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解脫習？答曰無欲為習。無欲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無欲習？答曰厭為習。厭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厭習？答曰見如實、知如真為習。見如實、知如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見如實、知如真習？答曰定為習。定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定習？答曰樂為習。樂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樂習？答曰止為習。止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止習？答曰喜為習。喜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喜習？答曰歡悅為習。歡悅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歡悅習？答曰不悔為習。不悔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悔習？答曰護戒為習。護戒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戒習？答曰護諸根為習。護諸根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諸根習？答曰正念、正智為習。正念、正智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正念、正智習？答曰正思惟為習。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正思惟習？答曰信為習。信亦有

習，非無習。何謂信習？答曰觀法忍為習。觀法忍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觀法忍習？答曰翫誦法為習。翫誦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翫誦法習？答曰受持法為習。受持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受持法習？答曰觀法義為習。觀法義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觀法義習？答曰耳界為習。耳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耳界習？答曰聞善法為習。聞善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聞善法習？答曰往詣為習。往詣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往詣習？答曰奉事為習。

「若有奉事善知識者，未聞便聞，已聞便利，如是善知識若不奉事者，便害奉事習。若無奉事，便害往詣習。若無往詣，便害聞善法習。若不聞善法，便害耳界習。若無耳界，便害觀法義習。若無觀法義，便害受持法習。若無受持法，便害翫誦法習。若無翫誦法，便害觀法忍習。若無觀法忍，便害信習。若無信，便害正思惟習。若無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習。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習。若無解脫，便害盡智習。

「若奉事善知識者，未聞便聞，已聞便利，如是善知識，若奉事者，便習奉事。若有奉事，便習往詣。若有往詣，便習聞善法。若有聞善法，便習耳界。若有耳界，便習觀法義。若有觀法義，便習受持法。若有受持法，便習翫誦法。若有翫誦法，便習觀法忍。若有觀法忍，便習信。若有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盡智。」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盡智經竟(八百六十八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涅槃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涅槃有習，非無習。何謂涅槃習？答曰解脫為習。解脫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解脫習？答曰無欲為習。無欲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無欲習？答曰厭為習。厭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厭習？答曰見如實、知如真為習。見如實、知如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見如實、知如真習？答曰定為習。定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定習？答曰樂為習。樂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樂習？答曰止為習。止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止習？答曰喜為習。喜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喜習？答曰歡悅為習。歡悅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歡悅習？答曰不悔為習。不悔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悔習？答曰護戒為習。護戒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戒習？答曰護諸根為習。護諸根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諸根習？答曰正念、正智為習。正念、正智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正念、正智習？答曰正思惟為習。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正思惟習？答曰信為習。信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信習？答曰苦為習。苦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苦習？答曰老死為習。老死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老死習？答曰生為習。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生習？答曰有為習。有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有習？答曰受為習。受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受習？答曰愛為習。愛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愛習？答曰覺為習。覺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覺習？答曰更樂為習。更樂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更樂習？答曰六處為習。六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六處習？答曰名色為習。名色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名色習？答曰

識為習。識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識習？答曰行為習。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行習？答曰無明為習。

「是為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處，緣六處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緣愛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緣老死苦。習苦，便有信。習信，便有正思惟。習正思惟，便有正念正智。習正念正智，便有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習解脫，便得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涅槃經竟(六百六十三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恭敬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當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人。若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觀、不敬重諸梵行已，具威儀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威儀法已，具學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學法已，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不具解脫已，具涅槃者，必無是處。」

「若比丘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已，具威儀法者，必有是處。具威儀法已，具學法者，必有是處。具學法已，具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具解脫已，具涅槃者，必有是處。」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恭敬經竟(二百一十七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恭敬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當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人。若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觀、不敬重諸梵行已，具威儀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威儀法已，具學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學法已，具戒身者，必無是處。不具戒身已，具定身者，必無是處。不具定身已，具慧身者，必無是處。不具慧身已，具解脫身者，必無是處。不具解脫身已，具解脫知見身者，必無是處。不具解脫知見身已，具涅槃者，必無是處。

「若比丘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已，具威儀法者，必有是處。具威儀法已，具學法者，必有是處。具學法已，具戒身者，必有是處。具戒身已，具定身者，必有是處。具定身已，具慧身者，必有是處。具慧身已，具解脫身者，必有是處。具解脫身已，具解脫知見身者，必有是處。具解脫知見身已，具涅槃者，必有是處。」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恭敬經竟(三百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本際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愛者，其本際不可知，本無有愛，然今生有愛，便可得知，所因有愛。有愛者，則有習，非無習。何謂有愛習？答曰無明為習。無明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無明習？答曰五蓋為習。五蓋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五蓋習？

答曰三惡行為習。三惡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三惡行習？答曰不護諸根為習。不護諸根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護諸根習？答曰不正念、不正智為習。不正念、不正智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正念、不正智習？答曰不正思惟為習。不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正思惟習？答曰不信為習。不信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信習？答曰聞惡法為習。聞惡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聞惡法習？答曰親近惡知識為習。親近惡知識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親近惡知識習？答曰惡人為習。」

「是為具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便具有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

「明、解脫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明、解脫習？答曰七覺支為習。七覺支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七覺支習？答曰四念處為習。四念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四念處習？答曰三妙行為習。三妙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三妙行習？答曰護諸根為習。護諸根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諸根習？答曰正念、正智為習。正念、正智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正念、正智習？答曰正思惟為習。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正思惟習？答曰信為習。信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信習？答曰聞善法為習。聞善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聞善法習？答曰親近善知識為習。親近善知識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親近善知識習？答曰善人為習。

「是為具善人已，便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便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護諸根。



具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便具七覺支。具七覺支已，便具明、解脫，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本際經竟(七百五十四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食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愛者，其本際不可知，本無有愛，然今生有愛，便可得知，所因有愛。有愛者，則有食，非無食。何謂有愛食？答曰無明為食。無明亦有食，非無食。何謂無明食？答曰五蓋為食。五蓋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五蓋食？答曰三惡行為食。三惡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惡行食？答曰不護諸根為食。不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護諸根食？答曰不正念、不正智為食。不正念、不正智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正念、不正智食？答曰不正思惟為食。不正思惟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正思惟食？答曰不信為食。不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信食？答曰聞惡法為食。聞惡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聞惡法食？答曰親近惡知識為食。親近惡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近惡知識食？答曰惡人為食。」

「是為具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便具有愛。」

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

「大海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海食？答曰大河為食。大河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河食？答曰小河為食。小河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小河食？答曰大川為食。大川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川食？答曰小川為食。小川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小川食？答曰山巖溪澗、平澤為食。山巖溪澗、平澤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山巖溪澗、平澤食？答曰雨為食。有時大雨，大雨已，則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已，則小川滿。小川滿已，則大川滿。大川滿已，則小河滿。小河滿已，則大河滿。大河滿已，則大海滿。如是彼大海展轉成滿。

「如有愛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有愛食？答曰無明為食。無明亦有食，非無食。何謂無明食？答曰五蓋為食。五蓋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五蓋食？答曰三惡行為食。三惡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惡行食？答曰不護諸根為食。不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護諸根食？答曰不正念、不正智為食。不正念、不正智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正念、不正智食？答曰不正思惟為食。不正思惟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正思惟食？答曰不信為食。不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信食？答曰聞惡法為食。聞惡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聞惡法食？答曰親近惡知識為食。親近惡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近惡知識食？答曰惡人為食。

「是為具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便具有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

「明、解脫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明、解脫食？答曰七覺支為食。七覺支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七覺支食？答曰四念處為食。四念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四念處食？答曰三妙行為食。三妙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妙行食？答曰護諸根為食。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護諸根食？答曰正念、正智為食。正念、正智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正念、正智食？答曰正思惟為食。正思惟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正思惟食？答曰信為食。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信食？答曰聞善法為食。聞善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聞善法食？答曰親近善知識為食。親近善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近善知識食？答曰善人為食。」

「是為具善人已，便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便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護諸根。具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便具七覺支。具七覺支已，便具明、解脫。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

「大海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海食？答曰大河為食。大河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河食？答曰小河為食。小河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小河食？答曰大川為食。大川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川食？答曰小川為食。小川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小川食？答曰山巖溪澗、平澤為食。山巖溪澗、平澤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山巖溪澗、平澤食？答曰雨為食。有時大雨，大雨已，則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已，則小川滿。小川滿已，則大川滿。大川滿已，則小河滿。小河滿已，則大河滿。大河滿已，則大海滿。如是彼大海展轉成滿。」

「如是明、解脫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明、解脫食？答曰七覺支為食。七覺支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七覺支食？答曰四

念處為食。四念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四念處食？答曰三妙行為食。三妙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妙行食？答曰護諸根為食。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護諸根食？答曰正念、正智為食。正念、正智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正念、正智食？答曰正思惟為食。正思惟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正思惟食？答曰信為食。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信食？答曰聞善法為食。聞善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聞善法食？答曰親近善知識為食。親近善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近善知識食？答曰善人為食。

「是為具善人已，便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便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護諸根。具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便具七覺支。具七覺支已，便具明、解脫。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食經第竟(一千八百三十三字)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即為比丘說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有五習法。云何為五？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一習法。復次，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二習法。復次，比

丘！謂所可說聖有義，令心柔軟，使心無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漸損、說不樂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燕坐、說緣起，得如是比沙門所說，具得易，不難得，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三習法。復次，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四習法。復次，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五習法。

「彼有此五習法已，復修四法。云何為四？修惡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息入，令斷亂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得所可說聖有義，令心柔軟，使心無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漸損、說不樂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燕坐、說緣起，得如是比沙門所說，具得易，不難得。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修惡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息入，令斷亂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若比丘得無常想者，必得無我想，若比丘得無我想者，便於現法斷一切我慢，得息、滅、盡、無為、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即為比丘說經第十六竟(六百八十三字)

##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牛糞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頗復有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頗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彼一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頗復有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頗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佛告比丘：「無有一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者，無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者。」

於是，世尊以手指爪抄少牛糞，告曰：「比丘！汝今見我以手指爪抄少牛糞耶？」

比丘白曰：「見也。世尊！」

佛復告曰比丘：「如是，無有少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也。如是，無有少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也。所以者何？比丘！我憶昔時長夜作福，長作福已，長受樂報。比丘！我在昔時七年行慈，七反成敗，不來此世，世敗壞時，生晃昱天，世成立時，來下生空梵宮殿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餘處千反，作自在天王，三十六反，作天帝釋，復無量反，作剎利頂生王。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象，被好乘具，眾寶校飾，白珠珞覆，于娑賀象王為首。比丘！我作剎利頂生

王時，有八萬四千馬，被好乘具，眾寶莊飾，金銀玃珞，[馬\*毛]馬王為首。比丘！我作刹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車，四種校飾，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為首。比丘！我作刹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拘舍憇堤王城為首。比丘！我作刹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樓，四種寶樓，金、銀、琉璃及水精，正法殿為首。

「比丘！我作刹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御座，四種寶座，金、銀、琉璃及水精，敷以毼毼、毼[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憇邏、波遮悉多羅那。比丘！我作刹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雙衣，初摩衣、錦衣、繒衣、劫貝衣、加陵伽波憇邏衣。比丘！我作刹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女，身體光澤，皎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姿容端正，覩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盡刹利種女，餘族無量。比丘！我作刹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種食，晝夜常供，為我故設，欲令我食。

「比丘！彼八萬四千種食中，有一種食，極美淨潔，無量種味，是我常所食。比丘！彼八萬四千女中，有一刹利女，最端正姝好，常奉侍我。比丘！彼八萬四千雙衣中，有一雙衣，或初摩衣、或錦衣、或繒衣、或劫貝衣、或加陵伽波憇邏衣，是我常所著。比丘！彼八萬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毼毼、毼[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憇邏、波遮悉多羅那，是我常所臥。比丘！彼八萬四千樓觀中，有一樓觀，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

「比丘！彼八萬四千大城中，而有一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名拘舍憇堤，是我常所居。比丘！彼八萬四千車中，而

有一車，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是我常所載，至觀望園觀。比丘！彼八萬四千馬中，而有一馬，體紺青色，頭像如烏，名[馬\*毛]馬王，是我常所騎，至觀望園觀。比丘！彼八萬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舉體極白，七支盡正，名于娑賀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觀望園觀。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比丘！我復作此念：『是三業果，為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比丘！汝觀彼一切所有盡滅，如意足亦失。比丘！於意云何？色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復問曰：「比丘！於意云何？覺、想、行、識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是故，比丘！汝應如是學。若有色，或過去、或未來、



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若有覺、想、行、識，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比丘！若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彼便厭色，厭覺、想、行、識，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彼比丘受佛化已，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彼比丘知法已，乃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牛糞喻經竟(千六百三十三字)

## 中阿含經七法品晝度樹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三十三天晝度樹葉萎黃，是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葉不久當落。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葉已落，是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葉不久當還生。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葉已還生，是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不久當生網。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已生網，是時，三

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不久當生如鳥喙。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已生如鳥喙，是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不久當開如鉢。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已開如鉢，是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不久當盡敷開。若晝度樹已盡敷開，光所照、色所映、香所熏，周百由延，是時，三十三天於中夏四月，以天五欲功德具足而自娛樂，是謂三十三天於晝度樹下集會娛樂也。

「如是義，聖弟子亦復爾，思念出家，是時聖弟子名為葉黃，猶三十三天晝度樹葉萎黃也。復次，聖弟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時聖弟子名為葉落，猶三十三天晝度樹葉落也。復次，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是時，聖弟子名葉還生，猶三十三天晝度樹葉還生也。復次，聖弟子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是時，聖弟子名為生網，猶三十三天晝度樹生網也。復次，聖弟子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是時，聖弟子名生如鳥喙，猶三十三天晝度樹如鳥喙也。復次，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時，聖弟子名生如鉢，猶三十三天晝度樹如鉢也。

「復次，聖弟子諸漏已盡，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時，聖弟子名盡敷開，猶三十三天晝度樹盡敷開也。彼為漏盡阿羅訶比丘，三十三天集在善法正殿，咨嗟稱歎：『某尊弟子於某村邑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漏已盡，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漏盡阿羅訶共集會也，如三十三天晝度樹下共集

會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晝度樹經竟(七百五十二字)

##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迦絺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亦在舍衛國，住娑羅邏巖山中。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尊者阿難亦復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

尊者阿那律陀見尊者阿難亦行乞食，見已，語曰：「賢者阿難！當知我三衣麤素壞盡。賢者！今可倩諸比丘為我作衣。」尊者阿難為尊者阿那律陀默然許倩。

於是，尊者阿難舍衛乞食已，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手執戶鑰，遍詣房房，見諸比丘便語之曰：「諸尊！今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難語，皆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於是，世尊見尊者阿難手執戶鑰，遍詣房房，見已，問曰：「阿難！汝以何事，手執戶鑰，遍詣房房？」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今倩諸比丘，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世尊告曰：「阿難！汝何以故不請如來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

於是，尊者阿難即叉手向佛，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世尊為尊者阿難默然

而許。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詣娑羅邏巖山中比丘眾前，敷坐而坐。爾時，娑羅邏巖山中有八百比丘及世尊共集坐，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彼時，尊者大目犍連亦在眾中。於是，世尊告曰：「目犍連！我能為阿那律陀舒張衣裁，割截連綴而縫合之。」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唯願世尊為賢者阿那律陀舒張衣裁，諸比丘當共割截，連綴縫合。」

於是，世尊即為尊者阿那律陀舒張衣裁，諸比丘便共割截，連綴縫合，即彼一日為尊者阿那律陀成三衣訖。

爾時，世尊知尊者阿那律陀三衣已成，則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為諸比丘說迦絺那法，我今腰痛，欲小自息。」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唯然。世尊！」

於是，世尊四疊優多羅僧以敷床上，褰僧伽梨作枕，右脇而臥，足足相累，作光明想，立正念正智，常作起想。

彼時，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諸賢！我本未出家學道時，厭生老病死、啼哭懊惱、悲泣憂感，欲斷此大苦聚。諸賢！我厭已而作是觀：『居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曠大。我今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修諸梵行，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出家學道，捨族姓已，受比丘學，修行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介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

「諸賢！我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

饒益一切乃至蜚蟲，我於殺生淨除其心。諸賢！我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惱，不望其報，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說群黨，我於兩舌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麤言，斷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我於麤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我於綺語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治生，斷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不受財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我於治生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我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奴婢，斷受奴婢，我於受奴婢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我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雞、猪，斷受雞、猪，我於受雞、猪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我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我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酒，斷酒，我於飲酒淨除其心。諸賢！我離

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我於花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諸賢！我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我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我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不夜食，學時食，我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當復學極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諸賢！我亦如是，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當復學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爭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爭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當復學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正知出入，當復學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囊[𡇗/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諸賢！我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我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嗔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我於疑惑淨除其心。諸賢！我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如意足智通作證。諸賢！我得無量如意足，謂分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不礙石壁，猶如行空；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結加趺坐，上昇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天耳智通作證。諸賢！我以天耳聞人、非人音聲，近遠、妙與不妙。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他心智通作證。諸賢！我為他眾生所念、所思、所為、所行，以他心智知他心如真，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無欲心知無欲心如真，有患無患、有癡無癡、有穢無穢、合散、高下、小大、修不修、定不定，不解脫心知不解脫心如真，解脫心知解脫心如真。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諸賢！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命訖。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生死智通作證。諸賢！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

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

「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漏盡智通作證。諸賢！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諸賢！若有比丘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終無是處。諸賢！猶去村不遠，有樓觀堂閣，其中安梯或施十陞，或十二陞，若有人來，求願欲得昇彼堂閣，若不登此梯第一陞上，欲登第二陞者，終無是處；若不登第二陞，欲登第三、四，至昇堂閣者，終無是處。諸賢！如是若有比丘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終無是處。

「諸賢！若有比丘不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必有是處。諸賢！猶去村不遠，有樓觀堂閣，其中安梯或施十陞，或十二陞，若有人來，求願欲得昇彼堂閣，若登此梯第一陞上，欲登第二陞者，必有是處；若登第二陞，欲登第三、四，至昇堂閣者，必有是處。諸賢！如是若有比丘不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必有是處。

「諸賢！我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以小方便觀千世界。諸賢！猶有目人住高樓上，以小方便觀下露地，見千土塹。諸賢！我亦如是，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



無上慧堂正法之閣，以小方便觀千世界。諸賢！若王大象，或有七寶，或復減八，以多羅葉覆之，如我覆藏於此六通。

「諸賢！若於我如意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天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他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宿命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

於是，尊者阿難白曰：「尊者阿那律陀！今娑羅邏巖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如意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天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他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宿命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但我等長夜以心識尊者阿那律陀心，如尊者阿那律陀，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於是，世尊所患已差而得安隱，即時便起，結加趺坐。世尊坐已，歎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極善。阿那律陀！謂汝為諸比丘說迦絺那法。阿那律陀！汝復為諸比丘說迦絺那法。阿那律陀！汝為諸比丘數數說迦絺那法。」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比丘！汝等受迦絺那法，誦習迦絺那法，善持迦絺那法。所以者何？迦絺那法與法相應，為梵行本，致通致覺，亦致涅槃。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

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至心受迦絺那法，善受善持迦絺那法。所以者何？我不見過去時諸比丘作如是衣，如阿那律陀比丘；不見未來、現在諸比丘作如是衣，如阿那律陀比丘。所以者何？謂今娑羅邏巖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如是阿那律陀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迦絺那經竟(三千七百八十字)

##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福之業。云何為三？施為福業，平等為福業，思惟為福業。

「彼云何名施為福業？若有一人，開心布施沙門、婆羅門、極貧窮者、孤獨者、無所趣向者，須食與食，須漿給漿，衣被、飯食、床臥之具、病瘦醫藥、香花、宿止，隨身所便，無所愛惜，此名曰施福之業。

「云何名平等為福業？若有一人不殺、不盜，恒知慚愧，不興惡想。亦不盜竊，好惠施人，無貪恚心，語言和雅，不傷人心。亦不他淫，自修梵行，己色自足。亦不妄語，恒念至誠，不欺誑言，世人所敬，無有增損。亦不飲酒，恒知避亂。復以慈心遍滿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爾，八方、上下遍滿其中，無量無限，不可限，不可稱計。以此慈心普覆一切，令得安隱。復以悲、喜、護心，普滿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爾，八方、上下悉滿其中，無量無限，不可稱計。以此悲、喜、護心悉滿

其中，是謂名為平等為福之業。

「彼法云何名思惟為福業？於是，比丘！修行念覺意，依無欲、依無觀、依滅盡、依出要。修法覺意，修念覺意，修猗覺意，修定覺意，修護覺意，依無欲、依無觀、依滅盡、依出要。是謂名為思惟為福業。

「如是。比丘！有此三福之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布施及平等，        慈心護思惟；  
有此三處所，        智者所親近。  
此間受其報，        天上亦復然；  
緣有此三處，        生天必不疑。

「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索此三處。如是，諸比丘！當作如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王波斯匿乘寶羽之車，出舍衛城，至祇洹精舍，欲覲世尊。諸王常法有五威容，捨著一面，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告大王曰：「大王當知，世間有四種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一人，先闇而後明；或有一人，先明而後闇；或有一人，先闇而後闇；或有一人，先明而後明。

「彼人云何先闇而後明？於是，或有一人生卑賤家，或旃陀羅種、或噉人種、或工師種、或婬泆家生，或無目、或無手

足、或時裸跣、或諸根錯亂；然復身、口行善法，意念善法。彼若見沙門、婆羅門、諸尊長者，恒念禮拜，不失時節，迎來起送，先笑後語，隨時供給。若復有時見乞兒者，若沙門、婆羅門，若路行者，若貧匱者，若有錢財，便持施與，設無財貨者，便往至長者家，乞求施與。若復見彼施者，便還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身行善法，口修善法，意念善法，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猶如有人，從地至床，從床乘馬，從馬乘象，從象乘講堂，由是故我今說，此人先闇而後明。如是，大王！此人名曰先闇而後明。

「彼人云何先明而後闇？於是，或有一人在大家生，若刹利種、若長者種、若婆羅門種，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璫、馬瑙、水精、琉璃，僕從、奴婢不可稱計，象、馬、[月\*者]、羊皆悉具足。然復此人顏貌端政，如桃華色，彼人恒懷邪見，邊見相應，彼便有此見：無施、無受，亦無前人何所施物，亦無善惡之行，亦無今世、後世，亦無得道者，世無阿羅漢可承敬者，於今世、後世可作證者。彼若見沙門、婆羅門，便起瞋恚，無恭敬心。若見人惠施者，心不喜樂，身、口、意所作行而不平均，以行非法之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猶如有人從講堂至象，從象至馬，從馬至床，從床至地。由是故，我今說此人，如是，大王！所謂此人先明而後闇。

「彼云何有人從闇至闇？若復有人生卑賤家，或旃陀羅家、或噉人家、或極下窮家，此人必生此中，或復有時，諸根不具，顏色麤惡。然復彼人恒懷邪見，彼便有此見：無今世、後世，無沙門、婆羅門，亦無得道者，亦無阿羅漢可承敬者，亦無今世、後世可作證者。彼若見沙門、婆羅門，便起瞋恚，無恭敬心。若見人來惠施者，心不喜樂，身、口、意所作行而不平等，誹謗聖人，毀辱三尊。彼既自不施，又見他施，甚懷瞋恚，以

行瞋恚，身壞命終，生地獄中。猶如有人從闇至闇，從火焰至火焰，捨智就愚。由是而言，此人可謂先闇而後闇，大王當知，故名此人從闇至闇。

「彼名何等人從明至明？或有一人生豪族家，或刹利種、或國王家、或大臣家，饒財多寶，不可稱計。然復彼人顏色端政，如桃華色。彼人恒有正見，心無錯亂。彼有此正見：有施、有福、有受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世，有沙門、婆羅門。設復彼人若見沙門、婆羅門，起恭敬心，和顏悅色，己身恒喜布施，亦復勸人使行布施之，設布施之日，心懷踊躍，不能自勝，彼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壞命終生善處。猶如有人從講堂至講堂，從宮至宮。由是而言，我今說此人從明至明。是為，大王！世間有此四人。」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王當知貧人，	有信好布施，
見沙門婆羅，	及諸可施者，
能復起迎逆，	而教於正見，
施時極歡喜，	所求不逆人。
彼人是良友，	終不為惡行，
恒喜行正見，	常念求善法。
大王如彼人，	死時有所適，
必生兜術天，	先闇而後明。
如人極為富，	不信好喜恚，
慳貪心怯弱，	邪見而不改。
見沙門梵志，	及諸乞求者，
恒喜呵罵詈，	邪見言無有。
見施起瞋恚，	不令有施人，
彼人行極弊，	造諸惡元本。

如是彼人者，	臨欲命終時，
當生地獄中，	先明而後闇。
如有貧賤人，	無信好瞋恚，
造諸不善行，	邪見不信正。
設見沙門士，	及諸可事者，
而取輕毀之，	慳貪無有信。
施時而不喜，	見他施亦然，
彼人所造行，	所適無安處。
如此彼之人，	必當取命終，
當生地獄中，	先闇而後闇。
如人極有財，	有信好布施，
正見不他念，	恒喜求善法。
設見諸道士，	及諸可施者，
起恭迎敬之，	而學於正見。
與時極和悅，	常念於平均，
惠施無憒惜，	不逆於人心。
彼人受命決，	不造諸非法，
當知彼之人，	臨欲命終時，
必生好善處，	先明而後明。

「是故，大王！當學先明而後明，莫學先明而後闇。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種之人，可敬可貴，世之福田。云何為四？所謂持信、奉法、身證、見到。

「彼云何名為持信人？或有一人受人教誡，有篤信心，意不疑難，有信於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亦信如來語，亦信梵志語，恒信他語，不任己智。是謂名為持信人。

「彼云何名為奉法人？於是，有人分別於法，不信他人，觀察於法，有耶？無耶？實耶？虛耶？彼便作是念：『此是如來語，此是梵志語。』以是知如來諸法者，便奉持之；諸有外道語者，而遠離之。是謂名為奉法人。

「彼云何為身證人？於是，有人身自作證，亦不信他人，亦不信如來語，諸尊所說言教亦復不信，但任己性而遊。是謂名為身證人。

「彼云何名為見到人？於是，有人斷三結，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彼有此見便有惠施，有受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世，有父，有母，有阿羅漢等受教者，身信作證而自遊化。是謂名為見到人。

「是謂，比丘！有此四人，當念除上三人，念修身證之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有似黃藍花沙門；有似邠陀利華沙門；有似柔軟沙門；於柔軟

中柔軟沙門。

「彼云何名為似黃藍花沙門？或有一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必至涅槃，極遲經七死七生；或復家家、一種，猶如黃藍之花朝取暮長。此比丘亦復如是，三結使盡，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必至涅槃，極遲至七死七生，若求方便勇猛意者，家家、一種便成道迹，是謂名為黃藍花沙門。

「彼云何名為邠陀利花沙門？或有一人，三結使盡，婬、怒、癡薄，成斯陀含，來至此世盡於苦際。若小遲者，來至此世盡於苦際；若勇猛者，即於此間盡於苦際。猶如邠陀利花，晨朝剖花，向暮萎死，是謂邠陀利花沙門。

「彼云何柔軟沙門？或有一人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即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是謂柔軟沙門。

「彼云何柔軟中柔軟沙門？或有一人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謂柔軟中柔軟沙門。

「是謂，比丘！有此四人出現於世。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三十三天晝度樹，本縱廣五十由旬，高百由旬，東、西、南、北蔭覆五十由旬，三十三天在彼四月自相娛樂。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彼晝度樹華葉凋落，萎



黃在地。爾時，諸天見此瑞應，普懷歡喜，欣情內發：『此樹不久當更生華實。』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彼樹華實皆悉凋落，捐棄在地。是時，三十三天倍復歡喜，自相謂言：『此樹不久當作灰色。』」

「比丘當知，復經歷數時，彼樹便作灰色。是時，三十三天已見此樹而作灰色，甚懷喜悅，自相謂言：『而今此樹已作灰色，不久當生羅網。』是時，三十三天見此晝度樹已生羅網，不久當生電節。爾時，三十三天見已，復懷歡喜：『此樹今日已生電節，不久當復開敷。』」

「比丘當知，三十三天已見此樹漸漸開敷，各懷歡喜：『此樹不久漸漸開敷，不久當盡著華。』」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彼樹普悉開敷，皆懷歡喜：『此樹今日皆悉著華。』爾時，此香逆風，百由旬內無不聞香者。爾時，諸天四月之中於彼自相娛樂，樂不可計。」

「此亦如是，若賢聖弟子意欲出家學道時，如似彼樹始欲凋落。」

「復次，賢聖弟子捐棄妻財，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如似彼樹葉落在地。」

「比丘當知，若賢聖弟子無貪欲想，除不善法，念持歡喜，遊志一禪，似彼晝度樹而作灰色。」

「復次，賢聖弟子有覺、有觀息，內有歡喜，專其一心，無覺、無觀、遊心二禪，如似彼樹而生羅網。」

「復次，賢聖弟子念而有護，自覺身有樂，諸賢聖所救，護念具足，遊在三禪，如似彼樹而生電節。」

「復次，賢聖弟子苦樂已盡，先無愁憂，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志四禪，如似彼樹漸漸開敷。」

「復次，賢聖弟子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現

法中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如似彼樹皆悉敷花。

「是時，賢聖弟子戒德之香，遍聞四遠，無不稱譽者，四月之中而自娛樂，遊心四禪，具足行本。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戒德之香。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事水喻，人亦如是。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彼云何七事水喻而似人？猶如有人沒在水底，如復有人暫出水還沒，如復有人出水觀看，如復有人出頭而住，如復有人於水中行，如復有人出水而欲到彼岸，如復有人已到彼岸。是謂，比丘！七事水喻出現於世。

「彼云何人沒在水底而不得出？於是，或有一人，不善之法遍滿其體，當經歷劫數，不可療治，是謂此人沒在水底。

「彼何等人出水還沒？或有一人信根漸薄，雖有善法而不牢固，彼身、口、意行善，後復身、口、意行不善法，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是謂此人出水還沒。

「彼何等人出水觀看？於是，或有人有信善根，身、口、意行，更不增益其法，自守而住，彼身壞命終，生阿須倫中，是謂此人出水而觀。

「彼何等人出水住者？於是，或有人有信精進，斷三結使，

更不退轉，必至究竟成無上道，是謂此人出水而住。

「彼何等人欲渡水者？於是，或有人信根精進，恒懷慚愧，斷三結使，婬、怒、癡薄，來至此世而斷苦際，是謂此人欲渡水者。

「彼何等人欲至彼岸？或有人信根精進，斷下五結，成阿那含，即彼般涅槃，更不來此世，是謂此人欲至彼岸者也。

「何等人已至彼岸者？於是，或有一人，信根精進而懷慚愧，盡有漏成無漏，於現法中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於此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是謂此人已渡彼岸者也。

「是謂，比丘！有此七人水喻向汝等說，諸佛世尊所應修行接度人民，今已施行。當在閑居靜處，若在樹下，當念坐禪，勿起懈怠。此是我之教誨。」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聖王在遠國治化，七法成就，不為怨家盜賊所擒獲。云何為七？然彼城郭極為高峻，修治齊整，是謂彼王先成就第一之法。復次，彼城門戶牢固，是謂彼城成就第二法。復次，彼城外塹極深且廣，是謂此城成就第三之法。復次，彼城內多諸穀米，倉庫盈滿，是謂彼城成就第四之法。復次，彼城饒諸薪草，是謂彼城成就第五之法。復次，彼城多諸器械，備諸戰具，是謂彼城成就六法。復次，彼城主極聰明高才，豫知人情，可鞭則鞭，可治則治，是謂彼城成就七法，

外境不能來侵。是謂，比丘！彼城國主成就此七法，外人不得褻近。

「此比丘亦復如是，若成就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云何為七？於是，比丘！戒律成就，威儀具足，犯小律尚畏，何況大者！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一之法，弊魔不得其便，猶如彼城，高廣極峻，不可沮壞。

「復次，比丘！若眼見色，不起想著，亦不興念，具足眼根，無所缺漏，而護眼根；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亦不起想，具足意根而無亂想，具足擁護意根，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二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門戶牢固。

「復次，比丘！多聞不忘，恒念思惟正法道教，昔所經歷皆悉備知，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三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外塹極深且廣。

「復次，比丘！多諸方便，所有諸法，初善、中善、竟善，具足清淨，得修梵行，是謂比丘成就此第四法，如彼城郭，多諸穀米，外寇不敢來侵。

「復次，比丘！思惟四增上心之法，亦不脫漏，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五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多諸薪草，外人不能來觸褻。

「復次，比丘！得四神足，所為無難，是謂比丘成就此第六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內，器械備具。

「復次，比丘！具能分別陰、入、界，亦復分別十二因緣所起之法，是謂比丘成就此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之主，聰明高才，可收則收，可捨則捨。

「今此比丘亦復如是，具知分別陰、持、入諸病。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者，弊魔波旬終不得其便。是故，諸比丘！當求

方宜，分別陰、持、入及十二因緣，不失次第，便度魔界，不處其中。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九）

聞如是：

一時，尊者童真迦葉在舍衛國晝闇園中。

是時，迦葉夜半而經行。爾時，有天來至迦葉所，在虛空中語迦葉言：「比丘當知，此舍夜便有烟，晝日火然。婆羅門語智者曰：『汝今持刀鑿山，當鑿山時，必當見有負物，當拔濟之。汝當鑿山，當鑿山時，必當見山，汝今當捨山。汝今當鑿山，當鑿山時，必見蝦蟇，今當捨蝦蟇。汝今當鑿山，當鑿山時，當見肉聚，已見肉聚，當捨離之。汝今當鑿山，當鑿山時，當見枷，已見枷，便捨離之。汝今當鑿山，已鑿山，當見二道，已見二道，當捨離之。汝今當鑿山，已鑿山，當見樹枝，已見樹枝，當捨離之。汝今當鑿山，已鑿山，見龍，已見龍，勿共語，當自歸命，慕令得所。』比丘！當善思念此義；設不解者，便往至舍衛城，到世尊所，而問此義。若如來有所說者，善念行之。所以然者，我今亦不見有人、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能解此義者，除如來及如來弟子。若從我聞。」

是時，迦葉報天曰：「此事甚佳。」

爾時，迦葉清旦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迦葉問世尊曰：「今當問如來義，天之所說，何所趣向？何以故舍夜有烟，晝便火然？何以故名為婆羅門？何以故名為智者？又言鑿山者，其義何所趣向？言刀者，亦所不解？何以故名為負物？又言山者，其義云何？何

以故復言蝦蟇？何以故復言肉聚？何以故復言枷？何以故復言二道？樹枝義其義云何？何以故名龍？」

世尊告曰：「舍者，即是形體也。四大色所造，受父母血脈漸漸長大，恒當養食，不令有乏，是分散法。夜有烟者，眾生之類心之所念是。晝日火然者，身、口、意所造行是也。婆羅門者，是阿羅漢也。智者，是學人也。鑿山者，精進之心是也。刀者，智慧是也。負物者，是五結也。山者，是憍慢也。蝦蟇者，瞋恚心是也。肉聚者，貪欲是也。枷者，五欲是也。二道者，疑是也。樹枝者，是無明也。龍者，是如來、至真、等正覺是。彼天所說，其義如是。汝今當熟思惟，不久當盡有漏。」

爾時，迦葉受如來如是之教，在閑靜之處，而自修行，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欲修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爾時，迦葉便成阿羅漢。

爾時，迦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滿願子亦將五百比丘遊本生處。爾時，世尊於羅閱城九十日夏坐已，漸漸在人間遊化，來至舍衛城中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比丘各散在人間，亦來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汝等為在何處夏坐？」

諸比丘對曰：「在本所生處而受夏坐。」

世尊告曰：「汝等所生之處比丘之中，能自行阿練若，復能稱譽阿練若，自行乞食，復教他人使行乞食，不失時宜，自著補納衣，復教他人使著補納衣，自修知足，亦復歎譽知足之行，自行少欲，亦復歎說少欲之行，自樂閑靜之處，復教他人使在閑靜之處，自守其行，復教他人使守其行，己身戒具清淨，復教他人使修其戒，己身三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三昧，己身智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智慧，己身解脫成就，復教他人使行解脫，己身解脫見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此法，身能教化不有厭足，說法無懈倦。」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比丘滿願子於此諸比丘中，堪任教化，己身修阿練若行，亦復歎譽阿練若行，己身著補納衣，少欲知足，精進勇猛，乞食，樂閑靜之處，戒、三昧、智慧、解脫、解脫見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此法，自能教化，說法無厭足。」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微妙法。是時，諸比丘聞佛說法已，小停左右，便從坐起，遶佛三匝，便退而去。

爾時，舍利弗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舍利弗便作是念：「今滿願子快得善利。所以然者，諸梵行比丘歎譽其德，然復世尊稱可其語，亦不逆之。我當何日與彼人得共相見，與其談論？」

是時，滿願子於本生處，教化周訖，漸漸人間教化，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是時，滿願子聞說法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以尼師檀著右肩上，往詣晝闇園中。

爾時，有一比丘，遙見滿願子以尼師檀著右肩上，至彼園中，見已，即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世尊常所歎滿願子方至如來所，從佛聞法，今詣園中，尊者宜知是時。」

是時，舍利弗聞比丘語，即從坐起，以尼師檀著右肩上，往至彼園中。

是時，滿願子在一樹下結跏趺坐，舍利弗亦復在一樹下端坐思惟。是時，舍利弗便從坐起，往至滿願子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舍利弗問滿願子曰：「云何，滿願子。為由世尊得修梵行為弟子乎？」

滿願子報曰：「如是，如是。」

時，舍利弗復問曰：「復因世尊得修清淨戒乎？」

滿願子言：「非也。」

舍利弗言：「為由心清淨於如來所，而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為見清淨於如來所，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為無猶豫，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曰：「為由行跡清淨，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於道之中，智修清淨，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知見清淨，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我今所問，於如來所，得修梵行乎？汝復報吾言：『如是。』吾復問，智慧、心清淨，道知見清淨，得修梵行耶？汝復言：『非也。』汝今云何於如來所，得修梵行耶？」

滿願子報曰：「戒清淨義者，能使心清淨，心清淨義者，能使見清淨，見清淨義者，能使無猶豫清淨，無猶豫清淨義者，能使行跡清淨，行跡清淨義者，能使道清淨，道清淨義者，能



使知見清淨，知見清淨義者，能使入涅槃義，是謂於如來所得修梵行。」

舍利弗言：「汝今所說義，何所趣向？」

滿願子言：「我今當引譬喻解此義，智者以譬喻解此義，智者自寤。猶如今日波斯匿王，從舍衛城至婆祇國，兩國中間布七乘車。是時，波斯匿王出城先乘一車，至第二車，即乘第二車，復捨第一車，小復前行，乘第三車而捨第二車，小復前行，乘第四車而捨第三車，小復前行，乘第五車而捨第四車，又復前行，乘第六車而捨第五車，又復前行，乘第七車而捨第六車，入婆祇國。是時，波斯匿王以至宮中。設有人問：『大王今日為乘何等車來至此宮？』彼王欲何報。」

舍利弗報言：「設當有人問者，當如是報曰：『吾出舍衛城，先乘第一車至第二車，復捨第二車乘第三車，復捨第三車乘第四車，復捨第四車乘第五車，復捨第五車乘第六車，復捨第六車乘第七車，至婆祇國。』所以然者，皆由前車至第二車，展轉相因，得至彼國。設有人問者，應當作是報之。」

滿願子報曰：「戒清淨義，亦復如是。由心清淨，得見清淨，由見清淨，得至除猶豫清淨，由無猶豫義，得至行跡清淨，由行跡清淨義，得至道清淨，由道清淨義，得至知見清淨，由知見清淨義，得至涅槃義，於如來所得修梵行。所以然者，戒清淨義者，是受入之貌，然如來說使除受入，心清淨義亦是受入之貌，然如來說除受入，乃至知見之義亦是受入，如來說除受入，乃至涅槃。如來所得修梵行。若當戒清淨，於如來所得修梵行者，凡夫之人亦當取滅度。所以然者，凡夫之人亦有此戒法，世尊所說者，以次成道，得至涅槃界，非獨戒清淨，得至滅度。猶如有欲上七重樓上，要當以次而至。戒清淨義，亦復如是。漸漸至心，由心至見，由見至無猶豫，由無猶豫淨至

於行跡，由淨行跡得至於道，由於淨道得至知見，由淨知見得至涅槃。」

是時，舍利弗即稱：「善哉！善哉！快說此義，汝今為名何等？諸比丘梵行之人，稱汝何等號？」

滿願子言：「我今名為滿願子，母姓彌多那尼。」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滿願子！賢聖法中實無等倫，懷抱甘露，演布無窮，我今所問甚深之義，汝盡演說。設當諸梵行人以首戴行世間，猶不能得報其恩。其有來親近問訊者，彼人快得善利，我今亦得其善利，承受其教。」

滿願子報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汝今為名何等？諸比丘為何等號？」

舍利弗報曰：「我名憂波提舍，母名舍利，諸比丘號吾為舍利弗。」滿願子言：「我今與大人共論，先亦不知法之大主來至此間，設當知尊者舍利弗來至此者，亦無此辯共相酬答，然尊問此甚深之義，尋時發遣。善哉！舍利弗！佛弟子中最為上首，恒以甘露法味而自娛樂，設當諸梵行人，以首戴尊者舍利弗行世間，從歲至歲，猶不能報斯須之恩。其有眾生來問訊尊者、親近者，彼人快得善利，我等亦快得善利。」

爾時，二賢在彼園共如是論議。

是時，二人各聞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法，不可覺知，不見、不聞，經歷生死，未曾瞻覩，我及爾等曾不見聞。云何為三？所

謂賢聖戒，不可覺知，不見、不聞，經歷生死，未曾瞻覩，我及爾等曾不見聞。賢聖三昧、賢聖智慧，不可覺知，不見、不聞，如今我身并及汝等，皆悉覺知賢聖禁戒、賢聖三昧、賢聖智慧，皆悉成就，不復受有，已斷生死根原。是故，諸比丘！當念修行此三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生漏婆羅門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婆羅門白世尊曰：「在閑居穴處，甚為苦哉！獨處隻步，用心甚難。」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閑居穴處，甚為苦哉！獨處隻步，用心甚難！』所以然者，我曩昔未成佛道時，為菩薩行，恒作是念：『在閑靜穴處，甚為苦哉，獨處隻步，用心甚難。』」

婆羅門白佛言：「若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今沙門瞿曇最為上首，多所饒益，為彼萌類而作獎導。」

世尊告曰：「如是。婆羅門！如汝所言：『諸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我最為上首，多所饒益，與彼萌類而作獎導。』設彼見我皆起慚愧，詣山澤之中閑靜穴處，我爾時便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身行不淨，親近閑居無人之處；身行不淨，唐勞其功，不是真行，畏惡不善法；然我今日身行非為不淨，親近閑居之處；諸有身行不淨，親近閑靜之處者，此非我之所有。所以然者，我今身行清淨，諸阿羅漢身行清淨者，

樂閑居穴處，我最為上首。』如是，婆羅門！我自觀身所行清淨，樂閑居之處，倍復喜悅。

「我爾時便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意行不清淨，命不清淨，親近閑居無人之處，彼雖有此行，猶不真正，惡不善法彼皆悉備具，此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清淨。有沙門、婆羅門，身、口、意、命清淨，樂在閑居清淨之處，彼則我所有。所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清淨，諸有阿羅漢身、口、意、命清淨者，樂在閑靜之處，我最為上首。』如是，婆羅門！當我身、口、意、命清淨，在閑靜之處時，倍增喜悅。

「爾時，我便作是念：『是謂沙門、婆羅門多所畏懼，處在閑靜之處，爾時便畏懼惡不善法；然我今日永無所畏，在無人閑靜之處，謂諸沙門、婆羅門有畏懼之心，在閑靜處，謂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永無畏懼，在閑靜之處而自遊戲；諸有畏懼之心在閑居者，此非我也。所以然者，我今以離苦患，不與此同也。』如是，婆羅門！我觀此義已，無有恐怖，增於喜悅。

「『諸有沙門、婆羅門毀彼自譽，雖在閑居之處，猶有不淨之想。然我，梵志！亦非毀他，復非自譽；諸有自歎復毀他者，此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無有慢故，諸賢聖無有慢者，我最為上首。』我觀此義已，倍復喜悅。

「『諸有沙門求於利養，不能自休，然我今日無有利養之求。所以然者，我今無求於人，亦同知足；然我知足之中，我最為上首。』我觀此義已，倍復歡喜。

「『諸有沙門、婆羅門心懷懈怠，不勤精進親近閑靜之處，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有勇猛之心，故中不懈倦，諸有賢聖勇猛之心者，我最為上首也。』我自觀此義已，倍增歡喜。

「我爾時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多諸忘失，居在閑處，雖有此行，猶有惡不善法；然我今日無有諸忘失。設復，梵志！有忘失之人者，彼非我有，諸有賢聖之人不忘失者，我最為上首。』我今觀此義已，在閑居處，倍增歡喜。

「爾時，我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意亂不定，彼便有惡不善法，與惡行共并。然我今日意終不亂，恒若一心；諸有亂意心不定者，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恒一心，設有賢聖心一定者，我最為上首。』我今觀此已，雖居閑靜之處，倍增歡喜。

「我爾時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愚癡闇冥亦如群羊，彼人便有惡不善法，彼非我有；然我今日恒有智慧，無有愚癡，處在閑居。設有如此行者，彼是我有，我今智慧成就，諸有賢聖智慧成就者，我最為上首。』我今觀此義已，雖在閑居，倍增歡喜。

「我當在閑居之中時，設使樹木摧折、鳥獸馳走，爾時我作是念：『此是大畏之林。』爾時復作是念：『設使畏怖來者，當求方便，不復使來。』若我經行有畏怖來者，爾時我亦不坐臥，要除畏怖，然後乃坐。設我住時有畏怖來者，爾時我亦非經行，亦復不坐，要使除其畏怖，然後乃坐。設我坐時有畏怖來者，我不經行，要除畏怖，然後乃坐。若我臥時有畏怖來者，爾時我亦非經行，亦復不坐，要使除其畏怖，然後乃臥。

「梵志當知，諸有沙門、婆羅門，日夜之中不解道法，我今說彼人極為愚惑。然我，梵志！日夜之中解於道法，加有勇猛之心，亦不虛妄，意不錯亂，恒若一心，無貪欲想，有覺、有觀，念持喜、樂，遊於初禪。是謂，梵志！是我初心於現法中而自娛樂。若除有覺、有觀，內有歡喜，兼有一心，無覺、無觀，定念喜，遊於二禪；是謂，梵志！第二之心於現法中而

得歡樂。我自觀知內無念欲，覺身快樂，諸賢聖所希望，護念歡樂，遊於三禪；是謂，梵志！第三之心。若復苦樂已除，無復憂喜，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於四禪；是謂，梵志！第四增上之心，而自覺知遊於心意。

「當我在閑居之時，有此四增上之心，我以此三昧之心，清淨無瑕穢，亦無結使，得無所畏，自識宿命無數劫事。爾時，我憶宿命之事，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百生、千生，成敗之劫，皆悉分別：我曾生彼，字某、名某，食如是之食，受如是苦樂，從彼終而此間生，死此生彼。因緣本末，皆悉明了。

「梵志當知，我初夜時而得初明，除其無明，無復闇冥，心樂閑居而自覺知。復以三昧心無瑕穢，亦無結使，心意在定，得無所畏。復知眾生生者、死者，我復以天眼觀眾生類，生者、死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行善惡，皆悉分別。諸有眾生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誹謗賢聖，恒懷邪見，與邪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有眾生身行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不誹謗賢聖，恒修正見，與正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復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觀眾生類，生者、死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其行本，皆悉知之。

「梵志當知，若中夜時得第二明，無復闇冥，而自覺知樂於閑居。我復以三昧心清淨無瑕穢，亦無結使，心意得定，得無所畏，得盡漏心，亦知此苦如實不虛，當我爾時得此心時，欲漏、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以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

「是謂，梵志！我後夜時得第三明，無復闇冥。云何，梵志！頗有此心：如來有欲心、瞋恚心、愚心，未盡在閑居之處？

梵志！莫作是觀。所以然者，如來今日諸漏永除，恒樂閑居，不在人間，然我今日觀此義已，樂閑居之處。云何為二？又自遊閑居之處，兼度眾生，不可稱計。」

爾時，生漏梵志白佛言：「以為眾生愍度一切。」梵志復白佛言：「止！止！世尊！所說過多，猶如僂者得申，迷者得道，盲者得眼目，在闇見明。如是，沙門瞿曇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我今歸佛、法、眾，自今以後受持五戒，不復殺生，為優婆塞。」

爾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為五欲想？一者生豪貴之家，二者嫁適富貴之家，三者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者多有兒息，五者在家獨得由己。是謂，比丘！女人有此五事可欲之想。

「如是。比丘！我比丘亦有五事可欲之想。云何為五？所謂禁戒、多聞、三昧成就、智慧、智慧解脫。是謂，比丘！有此五事可欲之法。」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我生豪族種，	亦適富貴家，
能役使夫主，	非福不剋獲。
使我饒兒息，	香華自嚴飾，
雖有此想念，	非福不剋獲。
信戒而成就，	三昧不移動，
智慧亦成就，	懈怠而不剋。

尋欲得道果，    不由生死淵，  
願欲至涅槃，    懈怠而不剋。

「如是，諸比丘！當求方便，行於善法，除去不善法，漸當前進，無有中悔之心。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當思念六重之法，敬之、重之、執在心懷，無令忘失。云何為六？於是，比丘！身行念慈，如鏡視其形，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口行念慈，意行念慈，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得法利之具，能與諸梵行者共之，亦無恚想，此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諸有禁戒不朽、不敗，極為完具，而無缺漏，智者之所貴；復欲使此戒分布與人，使同其味；此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正見賢聖得出要；如是之見，欲與諸梵行者共同此法，亦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是謂，比丘！有此六重之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是故，諸比丘！常當修行身、口、意行，設得利養之具，當念分布，莫起貪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六）

聞如是：

一時，尊者阿那律遊在四佛所居之處。

是時，阿那律在閑靜之處，便作是念：「諸釋迦文佛弟子之中，戒德、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於此正法中而得長養；諸聲聞之中不具足戒律者，斯等之類皆離正法，不與戒律相應。如今此二法，戒與聞何者為勝？我今可以此因緣之本，往問如來是事如何？」阿那律復作是念：「此法，知足者之所行，非無厭者之所行；少欲者之所行，非為多欲者之所行；此法，應閑居者之所行，非在憒鬧之所行；此法，持戒人之所行，非犯戒者之所行；三昧者之所行，非亂者之所行；智慧者之所行，非愚者之所行；多聞者之所行，非少聞者之所行。」是時，阿那律思惟此八大人念：「今我可往至世尊所，而問此義。」

爾時，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是時，王波斯匿請如來及比丘僧，夏坐九十日。是時，阿那律漸漸人間，將五百比丘遊化，轉至舍衛國，到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阿那律白世尊言：「我在閑靜之處，思惟此義：『戒與聞，此二法何者最勝乎？』」

是時，世尊與阿那律便說此偈：

「戒勝聞勝耶？    汝今起狐疑。

戒勝於聞者，    於中何狐疑？

「所以然者，阿那律當知，若比丘戒成就者，便得定意；已得定意，便獲智慧；已得智慧，便得多聞；已得多聞，便得解脫；已得解脫，於無餘涅槃而取滅度。以此明之，戒為最勝。」

是時，阿那律向世尊說此八大人念。佛告阿那律曰：「善哉！善哉！阿那律！汝今所念者，正是大人之所思惟也。少欲

知足、在閑居之處、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多聞成就。汝今，阿那律！當建是意，思惟八大人念。云何為八？此法精進者之所行，非懈怠者之所行。所以然者，彌勒菩薩應三十劫當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我以精進之力超越成佛。

「阿那律知之，諸佛世尊皆同一類，同其戒律、解脫、智慧而無有異，亦復同空，無相、願，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莊嚴其身，視無厭足，無能見頂者，皆悉不異。唯有精進不同，於過去當來諸佛世尊，精進者，吾最為勝。是故，阿那律！此第八大人之念，此為最為上，為尊為貴，為無有喻。猶如由乳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復醍醐於中最上，為無有比。此亦如是，精進之念，於八大人念中最上，實無有比！」

「是故，阿那律！當奉八大人念，亦當與四部眾分別其義。設當八大人念流布在世者，令我弟子皆當成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所以然者，我法，少欲者之所行，非多欲者所行也；我法，知足者之所行，非無厭者之所行也；我法，閑居者之所行，非眾中者之所行也；我法，持戒者之所行，非犯戒者之所行也；我法，定者之所行，非亂者所行也；我法，智者之所行，非愚者之所行也；我法，多聞者之所行，非少聞者所行也；我法，精進者之所行，非懈怠者所行也。是故，阿那律！四部之眾當求方便，行此八大人念。如是，阿那律！當作是學。」

爾時，阿那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八部之眾，汝等當知。云何為八？所謂剎利眾、婆羅門眾、長者眾、沙門眾、四天王眾、三十三天眾、魔眾、梵天眾。比丘當知，我曩昔已來至剎利眾中，共相問訊，言談講論，亦復無人與我等者，獨步無侶，亦無儔匹；少欲知足，念不錯亂，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多聞成就，精進成就。

「復自憶念，至婆羅門眾中、長者眾中、沙門眾中、四天王眾中、三十三天眾中、魔王眾中、梵天王眾中，共相問訊，言談講論，獨步無侶，亦無儔匹，於中最尊，亦無等倫；少欲知足，意不錯亂，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多聞成就、精進成就。我當爾時，在八部眾中獨步無侶，與爾許眾生作大覆蓋。是時，八部之眾無能見頂，亦不敢瞻顏，何況當共論議乎。所以然者，我亦不見天上、人中、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眾中，有能成就此八法者，除如來存不論之。是故，比丘！當求方便，行此八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雪山上有大高廣之樹，五事長大。云何為五？根不移動，皮極厚大，枝節遠蔭，靡所不覆，葉極茂盛。是謂，比丘！依雪山上有此大樹極為俊好。今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依豪族之處，五事長益。云何為五？所謂信長益、戒長益、聞長益、施長益、慧長益。是謂，比丘！信善男子、善女人依豪族家，成就此五事。是故，比丘！當求

方便，成就信、戒、聞、施、智慧。」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猶如雪山樹，    五事功德成，  
根皮枝節廣，    陰葉極茂盛。  
有信善男子，    五事功德成，  
信戒聞惠施，    智慧遂增益。

「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八八七至八八九）

（八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慰勞，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瞿曇！我名信。」

佛告婆羅門：「所謂信者，信增上戒、施、聞、捨、慧，是則為信，非名字是信也。」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八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面相慰勞，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名增益。」

佛告婆羅門：「所謂增益者，信增益，戒、聞、捨、慧增益，是為增益，非名字為增益也。」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八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問訊安否，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名等起。」

佛告婆羅門：「夫等起者，謂起於信，起戒、聞、捨、慧，是為等起，非名字為等起也。」

爾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 中阿含經七法品城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王邊城七事具足，四食豐饒，易不難得，是故王城不為外敵破，唯除內自壞。

「云何王城七事具足？謂王邊城造立樓櫓，築地使堅，不可毀壞，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一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掘鑿池塹，極使深廣，修備可依，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二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周匝通道，開除平博，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三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集四種軍力，象軍、馬軍、車軍、步軍，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四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豫備軍器弓、矢、鉞、戟，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五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立守門大將，明略智辯，勇毅奇謀，善則聽入，不善則禁，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六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築立高

墻，令極牢固，泥塗堊灑，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七事具足也。

「云何王城四食豐饒，易不難得？謂王邊城水草樵木，資有豫備，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一食豐饒，易不難得。復次，如王邊城多收稻穀及儲畜麥，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二食豐饒，易不難得。復次，如王邊城多積粘豆及大小豆，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三食豐饒，易不難得。復次，如王邊城畜酥油、蜜及甘蔗、糖、魚、鹽、脯肉，一切具足，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四食豐饒，易不難得。如是王城七事具足，四食豐饒，易不難得，不為外敵破，唯除內自壞。

「如是，若聖弟子亦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難得。是故聖弟子不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隨惡不善之法，不為染污所染，不復更受生也。

「云何聖弟子得七善法？謂聖弟子得堅固信，深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隨外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是謂聖弟子得一善法。復次，聖弟子常行慚耻，可慚知慚，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謂聖弟子得二善法。復次，聖弟子常行羞愧，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謂聖弟子得三善法。復次，聖弟子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聖弟子得四善法。復次，聖弟子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是謂聖弟子得五善法。復次，聖弟子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久所曾聞，恒憶不忘，是謂聖弟子得六善法。復次，聖弟子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

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聖弟子得七善法也。

「云何聖弟子逮四增上心，易不難得？謂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是謂聖弟子逮初增上心，易不難得。復次，聖弟子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是謂聖弟子逮第二增上心，易不難得。復次，聖弟子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就遊，是謂聖弟子逮第三增上心，易不難得。復次，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是謂聖弟子逮第四增上心，易不難得。

「如是，聖弟子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難得。不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隨惡不善之法，不為染污所染，不復更受生。如王邊城造立樓櫓，築地使堅，不可毀壞，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得堅固信，深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隨外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是謂聖弟子得信樓櫓，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掘鑿池塹，極使深廣，修備可依，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常行慚耻，可慚知慚，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謂聖弟子得慚池塹，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周匝通道，開除平博，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常行羞愧，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謂聖弟子得愧平道，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集四種軍力，象軍、馬軍、車軍、步軍，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聖弟子

得精進軍力，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豫備軍器弓、矢、鉞、戟，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是謂聖弟子得多聞軍器，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立守門大將，明略智辯，勇毅奇謀，善則聽入，不善則禁，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久所曾聞，恒憶不忘，是謂聖弟子得念守門大將，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築立高牆，令極牢固，泥塗聖灑，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聖弟子得智慧牆，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水草樵木，資有豫備，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也。

「如王邊城多收稻穀及儲畜麥，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也。

「如王邊城多積粘豆及大小豆，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也。

「如王邊城畜酥油、蜜及甘蔗、糖、魚、鹽、脯肉，一切充足，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樂住



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城喻經竟(一千九百二字)

## 中阿含經七法品水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七水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為七？或有一人常臥水中；或復有人出水還沒；或復有人出水而住；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岸人。如是，我當復為汝說七水喻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為七？或有人常臥；或復有人出已還沒；或復有人出已而住；或復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或復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或復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或復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岸梵志。此七水喻人，我略說也。如上所說，如上施設。汝知何義？何所分別？有何因緣？」

時，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有人常臥？謂或有人為不善法之所覆蓋，染汙所染，受惡法報，造生死本，是謂有人常臥。猶人沒溺，臥于水中，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初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還沒？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失信不固，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而不堅固，是謂有人出已還沒。猶人溺水，既出還沒，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二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失，是謂有人出已而住，猶人溺水，出已而住，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三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三結便盡，謂身見、戒取、疑，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際，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猶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觀，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四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見，三結便盡，謂身見、戒取、疑，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便得苦際，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猶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

而渡，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五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見，五下分結盡，謂貪欲、瞋恚、身見、戒取、疑，五下分結盡已，生於彼間，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猶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六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岸梵志？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岸梵志。猶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岸人。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七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我向所言，當為汝說七水人者，因此故說。」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水喻經竟(千三百八十八字)

## 中阿含經七法品七車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精舍，與大比丘眾共受夏坐，尊者滿慈子亦於生地受夏坐。是時，生地諸比丘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生地出，向王舍城，展轉進前，至王舍城，住王舍城竹林精舍。

是時，生地諸比丘詣世尊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諸比丘！從何所來？何處夏坐？」

生地諸比丘白曰：「世尊！從生地來，於生地夏坐。」

世尊問曰：「於彼生地諸比丘中，何等比丘為諸比丘所共稱譽，自少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生地諸比丘白曰：「世尊！尊者滿慈子於彼生地，為諸比丘所共稱譽，自少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是時，尊者舍梨子在眾中坐，尊者舍梨子作如是念：「世尊如事問彼生地諸比丘輩，生地諸比丘極大稱譽賢者滿慈子，自少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尊者舍梨子復作是念：「何時當得與賢者滿慈子共聚集會，問其少義，彼或能聽我之所問。」

爾時，世尊於王舍城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即住

勝林給孤獨園。尊者舍梨子與生地諸比丘於王舍城共住少日，攝衣持鉢，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共住勝林給孤獨園。

是時，尊者滿慈子於生地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生地出，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亦住勝林給孤獨園。尊者滿慈子詣世尊所，稽首作禮，於如來前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時，尊者舍梨子問餘比丘：「諸賢！何者是賢者滿慈子耶？」

諸比丘白尊者舍梨子：「唯然，尊者在如來前坐，白皙隆鼻，如鸚鵡[口\*雋]，即其人也。」

時，尊者舍梨子知滿慈子色貌已，則善記念。

尊者滿慈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國而行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至安陀林經行之處。尊者舍梨子亦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國而行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至安陀林經行之處。

時，尊者滿慈子到安陀林，於一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尊者舍梨子亦至安陀林，離滿慈子不遠，於一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尊者舍梨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尊者滿慈子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則問尊者滿慈子曰：「賢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如是。」

「云何？賢者！以戒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不也。」

「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不也。」

又復問曰：「我向問賢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則言如是。今問賢者以戒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便言不也。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便言不也。然以何義，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賢者！以無餘涅槃故。」

又復問曰：「云何？賢者！以戒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

答曰：「不也。」

「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

答曰：「不也。」

又復問曰：「我向問仁，云何賢者以戒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賢者言不。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賢者言不。賢者所說為何義？云何得知？」

答曰：「賢者！若以戒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賢者！若離此法，世尊施設無餘涅槃者，則凡夫亦當般涅槃，以凡夫亦離此法故。賢者！但以戒淨故，得心淨，以心淨故，得見淨，以見淨故，得疑蓋淨，以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以道非道知見淨故，得道跡知見淨，以道跡知見淨故，得道跡斷智淨，以

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也。

「賢者！復聽。昔拘薩羅王波斯匿在舍衛國，於婆雞帝有事，彼作是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復作是念：『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爾時，即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布七車已，從舍衛國出，至初車，乘初車，至第二車，捨初車，乘第二車，至第三車，捨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四車，捨第三車，乘第四車，至第五車，捨第四車，乘第五車，至第六車，捨第五車，乘第六車，至第七車，乘第七車，於一日中至婆雞帝。

「彼於婆雞帝辦其事已，大臣圍繞，坐王正殿，群臣白曰：『云何，天王！以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王曰：『如是。』『云何天王，乘第一車一日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王曰：『不也。』『乘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七車，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王曰：『不也。』云何賢者！拘薩羅王波斯匿群臣復問，當云何說？

「王答群臣：『我在舍衛國，於婆雞帝有事，我作是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我復作是念：『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我時即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布七車已，從舍衛國出，至初車，乘初車，至第二車，捨初車，乘第二車，至第三車，捨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四車，捨第三車，乘第四車，至第五車，捨第四車，乘第五車，至第六車，捨第五車，乘第六車，至第七車，乘第七車，於一日中至婆雞帝。』

「如是，賢者！拘薩羅王波斯匿答對群臣所問如是。如是，賢者！以戒淨故，得心淨，以心淨故，得見淨，以見淨故，得疑蓋淨，以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以道非道知見淨故，得道跡知見淨，以道跡知見淨故，得道跡斷智淨，以道跡斷智

淨故，世尊施設無餘涅槃。」

於是，尊者舍梨子問尊者滿慈子：「賢者名何等？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

尊者滿慈子答曰：「賢者！我號滿也。我母名慈，故諸梵行人稱我為滿慈子。」

尊者舍梨子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滿慈子，為如來弟子，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以問賢者甚深義盡能報故。賢者滿慈子！諸梵行人為得大利，得值賢者滿慈子，隨時往見，隨時禮拜，我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諸梵行人應當縈衣頂上戴賢者滿慈子，為得大利，我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

尊者滿慈子問尊者舍梨子：「賢者名何等，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賢者！我字優波鞞舍，我母名舍梨，故諸梵行人稱我為舍梨子。」

尊者滿慈子歎曰：「我今與世尊弟子共論而不知，第二尊共論而不知，法將共論而不知，轉法輪復轉弟子共論而不知。若我知尊者舍梨子者，不能答一句，況復爾所深論？善哉，善哉！尊者舍梨子！為如來弟子，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以尊者甚深甚深問故。尊者舍梨子！諸梵行人為得大利，得值尊者舍梨子，隨時往見，隨時禮拜，我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諸梵行人應當縈衣頂上戴尊者舍梨子，為得大利，我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

如是二賢更相稱說，更相讚善已，歡喜奉行，即從坐起，各還所止。



## 中阿含經梵志品算數目捷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

爾時，算數梵志目捷連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目捷連！恣汝所問，莫自疑難。」

算數目捷連則便問曰：「瞿曇！此鹿子母堂漸次第作，轉後成訖。瞿曇！此鹿子母堂械梯，初昇一墜，後二、三、四。瞿曇！如是此鹿子母堂漸次第上。瞿曇！此御象者，亦漸次第調御成訖，謂因鈎故。瞿曇！此御馬者，亦漸次第調御成訖，謂因[革\*玄]故。瞿曇！此刹利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謂因捉弓箭故。瞿曇！此諸梵志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謂因學經書故。瞿曇！我等學算數，以算數存命，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若有弟子，或男或女，始教一一數，二、二、三、三、十、百、千、萬，次第至上。瞿曇！如是我等學算數，以算數存命，漸次第至成訖。沙門瞿曇！此法、律中，云何漸次第作至成就訖？」

世尊告曰：「目捷連！若有正說漸次第作，乃至成訖。目捷連！我法、律中謂正說。所以者何？目捷連！我於此法、律漸次第作至成就訖。目捷連！若年少比丘初來學道，始入法、律者，如來先教：『比丘！汝來身護命清淨，口、意護命清淨。』目捷連！若比丘身護命清淨，口、意護命清淨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目捷連！若比丘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觀內身如身，莫念欲相應念，至觀覺、心、法如法，

莫念非法相應念。』

「目犍連！若比丘觀內身如身，不念欲相應念，至觀覺、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應念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目犍連！若比丘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

「目犍連！若比丘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住在塚間。汝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正身正願，及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莫起貪伺，欲令我得，汝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汝於疑惑淨除其心。汝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目犍連！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

成就遊者，目犍連！如來為諸年少比丘多有所益，謂訓誨教訶。目犍連！若有比丘、長老、上尊、舊學梵行，如來復上教，謂究竟訖一切漏盡。」

算數目犍連即復問曰：「沙門瞿曇！一切弟子如是訓誨，如是教訶，盡得究竟智必涅槃耶？」

世尊答曰：「目犍連！不一向得，或有得者，或不得者。」

算數目犍連復更問曰：「瞿曇！此中何因何緣，有涅槃、有涅槃道？沙門瞿曇現在導師，或有比丘如是訓誨，如是教訶，得究竟涅槃，或復不得耶？」

世尊告曰：「目犍連！我還問汝，隨所解答。目犍連！於意云何？汝知王舍城處，諳彼道耶？」

算數目犍連答曰：「唯然。我知王舍城處，亦諳彼道。」

世尊問曰：「目犍連！若有人來欲見彼王，至王舍城。其人問汝：『我欲見王，至王舍城，算數目犍連知王舍城處，諳彼道徑，可示語我耶？』汝告彼人曰：『從此東行至彼某村，從某村去當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挾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彼人聞汝語，受汝教已，從此東行，須臾不久，便捨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挾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也。」

「復有人來欲見彼王，至王舍城。其人問汝：『我欲見王，至王舍城。算數目犍連知王舍城處，諳彼道徑，可示語我耶？』汝告彼人曰：『從此東行至彼某村，從某村去當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挾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彼人聞汝語，受汝教已，即從此東行至彼某村，從某村去得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

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

「目捷連！此中何因何緣，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汝現在導師，彼第一人隨受汝教，於後不久，捨平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耶？彼第二人隨受汝教，從平正道展轉得至於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見盡知耶？」

算數目捷連答曰：「瞿曇！我都無事，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我現在導師，彼第一人不隨我教，捨平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耶？彼第二人隨順我教，從平正道展轉得至於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見盡知耶？」

世尊告曰：「如是。目捷連！我亦無事，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為導師，為諸比丘如是訓誨，如是教訶，得究竟涅槃，或有不得。目捷連！但各自隨比丘所行。爾時世尊便記彼行，謂究竟漏盡耳。」

算數目捷連白曰：「瞿曇！我已知。瞿曇！我已解。瞿曇！猶如良地有娑羅林，彼中有守娑羅林人，明健不懈，諸娑羅根以時鋤掘，平高填下，糞沃溉灌，不失其時。若其邊有穢惡草生，盡拔棄之；若有橫曲不調直者，盡[利-禾+名]治之；若有極好中直樹者，便權養護，隨時鋤掘，糞沃溉灌，不失其時。如是良地娑羅樹林轉茂盛好。瞿曇！如是有人諛諂、欺誑、極不庶幾無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心狂、諸根掉亂，持戒寬緩，不廣修沙門。瞿曇！如是之人不能共事。所以者何？

瞿曇！如是人者，穢污梵行。瞿曇！若復有人不有諛諂，亦不欺誑，庶幾有信，精進不懈，有念、有定，亦有智慧，極恭敬戒，廣修沙門。瞿曇！如是之人，能共事也。所以者何？瞿曇！如是人者，清淨梵行。

「瞿曇！猶諸根香，沈香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彼沈香者，於諸根香為最上故。瞿曇！猶諸娑羅樹香，赤栴檀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赤栴檀者於諸娑羅樹香為最上故。瞿曇！猶諸水華，青蓮華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青蓮華者於諸水華為最上故。瞿曇！猶諸陸華，修摩那花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修摩那花者於諸陸花為最上故。瞿曇！猶如世中諸有論士，沙門瞿曇為最第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論士能伏一切外道異學故。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算數目捷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算數目捷連經竟(二千三百五十四字)

##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三十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與大比丘眾俱，共受夏坐。

爾時，世尊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在比丘眾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便入定意，觀諸比丘心。於是，世尊見比丘眾靜坐默然極默然，無有睡眠，除陰蓋故，比丘眾坐甚深極甚深，息極息、妙極妙。

是時，尊者舍梨子亦在眾中。於是，世尊告曰：「舍梨子！比丘眾靜坐默然極默然，無有睡眠，除陰蓋故，比丘眾坐甚深

極甚深，息極息、妙極妙。舍梨子！誰能敬重奉事比丘眾者？」

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眾靜坐默然極默然，無有睡眠，除陰蓋故，比丘眾坐甚深極甚深，息極息、妙極妙。世尊！無能敬重奉事比丘眾者，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眾、戒、不放逸、布施及定，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

世尊告曰：「舍梨子！如是，如是。無能敬重奉事比丘眾者，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眾、戒、不放逸、布施及定，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種種嚴飾具，繒綵錦罽、指環、臂釧、肘瓔、咽鉗、生色珠鬘。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戒德為嚴飾具。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為嚴飾具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五儀式，劍、蓋、天冠、珠柄之拂及嚴飾屣，守衛其身，令得安隱。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持禁戒為衛梵行。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禁戒為衛梵行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守閤人。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護六根為守閤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護六根為守閤人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守門將，聰明智慧，分別曉了。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為守門將。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為守門將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浴池，清泉平滿。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自心為浴池泉。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自心為浴池泉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沐浴人，常使洗浴。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善知識為沐浴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善知識為沐浴人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塗身香，木蜜、沈水、栴檀、蘇合、雞舌、都梁。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戒德為塗香。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為塗香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衣服，初摩衣、錦繒衣、白[疊\*毛]衣、加陵伽波怛邏衣。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慙愧為衣服。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慙愧為衣服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床座，極廣高大。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禪為床座。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禪為床座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工剃師，常使洗浴。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為剃師。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為剃師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饕餮美食，種種異味。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喜為食。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於喜以為食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種種飲，[木\*奈]飲、瞻波飲、甘蔗飲、蒲桃飲、末蹉提飲。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法味為飲。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法味以為飲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妙華鬘，青蓮華鬘、瞻蔔華鬘、修摩那華鬘、婆師華鬘、阿提牟哆華鬘。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三定為華鬘，空、無願、無相。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三定為華鬘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諸屋舍、堂閣、樓觀。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三室為屋舍，天室、梵室、聖室。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三室為屋舍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典守者，謂守室人。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為守室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為守室人者，

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諸國邑四種租稅，一分供王及給皇后、宮中嫖女；二分供給太子、群臣；三分供國一切民人；四分供給沙門、梵志。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念處為租稅。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念處為租稅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正斷為四種軍。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正斷為四種軍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種種輿，象輿、馬輿、車輿、步輿。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如意足為摑輿。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如意足以為輿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種種車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止觀為車。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止觀以為車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駕御者，謂御車人。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為駕御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為駕御人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極高幢。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己心為高幢。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己心為高幢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道路，平正坦然，唯趣園觀。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八支聖道為道路，平正坦然，唯趣涅槃。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八支聖道以為道路，平正坦然，唯趣涅槃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主兵臣，聰明智慧，分別曉了。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為主兵臣。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



慧為主兵臣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大正殿，極廣高敞。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為大正殿。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為大正殿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昇高殿上，觀殿下人往來走踊、住立坐臥。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昇無上智慧高殿，為自觀己心，周正柔軟，歡喜遠離。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無上智慧高殿，為自觀己心，周正柔軟，歡喜遠離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宗正卿，諳練宗族。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聖種為宗正卿。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聖種為宗正卿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名良醫，能治眾病。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為良醫。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為良醫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正御床，敷以氍毹、毼[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毼邏、波遮悉多羅那。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無礙定為正御床。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無礙定為正御床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名珠寶。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不動心解脫為名珠寶。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不動心解脫為名珠寶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極淨沐浴，好香塗身，身極清淨。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自觀己心為身極淨。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自觀己心為身淨者，便能敬重奉事世尊、法及比丘眾、戒、不放逸、布施及定。」

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十喻經竟(二千三百八十八字)**

## 雜阿含經（八一六至八二九）

（八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學。何等為三？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謂增上慧學。」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三學具足者，	是比丘正行，
增上戒心慧，	三法勤精進，
勇猛堅固城，	常守護諸根。
如晝如其夜，	如夜亦如晝，
如前如其後，	如後亦如前，
如上如其下，	如下亦如上。
無量諸三昧，	映一切諸方，
是說為覺跡，	第一清涼集，
捨離無明諍，	其心善解脫，
我為世間覺，	明行悉具足，
正念不忘住，	其心得解脫，
身壞而命終，	如燈盡火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亦復有三學。何等為三？謂增上

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何等為增上戒學？若比丘住於戒波羅提木叉律儀，威儀行處具足，見微細罪則生怖畏，受持學戒。何等為增上意學？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何等為增上慧學？是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集、滅、道聖諦如實知，是名增上慧學。」

爾時，世尊即說偈，如上所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比丘增上戒學，非增上意、增上慧學，有增上戒、增上意學，非增上慧學。聖弟子增上慧方便隨順成就住者，增上戒、增上意修習滿足。如是聖弟子增上慧方便隨順成就住者，無上慧壽而活。」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二百五十戒，隨次半月來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令彼自求學者而學，說三學，能攝諸戒。何等為三？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何等為增上戒學？謂比丘重於戒，戒增上，不重於定，定不增上，不重於慧，慧不增上；於彼彼分細微戒，犯則隨悔。所以者何？我不說彼不堪能，若彼戒隨順梵行、饒益梵行、久住梵行，如是比丘戒堅固、戒師常住、戒常隨順生，受持而學。如是知、如是見，斷三結，謂身見、戒取、疑。斷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是名學增上戒。

「何等為增上意學？是比丘重於戒，戒增上，重於定，定增上，不重於慧，慧不增上；於彼彼分細微戒，乃至受持學戒。如是知、如是見，斷於五下分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斷此五下分結，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還此世，是名增上意學。

「何等為增上慧學？是比丘重於戒，戒增上，重於定，定增上，重於慧，慧增上。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增上慧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二百五十戒，隨次半月來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若彼善男子自隨意所欲而學者，我為說三學。若學此三學，則攝受一切學戒。何等為三？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

「何等為增上戒學？是比丘重於戒，戒增上，不重於定，定不增上，不重於慧，慧不增上；於彼彼分細微戒，乃至受持學戒。如是知、如是見，斷三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恚、癡薄，成一種子道。彼地未等覺者，名斯陀含，彼地未等覺者，名家家，彼地未等覺者，名七有，彼地未等覺者，名隨法行，彼地未等覺者，名隨信行，是名增上戒學。

「何等為增上意學？是名比丘重於戒，戒增上，重於定，定增上，不重於慧，慧不增上；於彼彼分細微戒學，乃至受持學戒。如是知、如是見，斷五下分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斷此五下分，能得中般涅槃。彼地未等覺者，得生般涅槃，彼地未等覺者，得無行般涅槃，彼地未等覺者，得有行般涅槃，彼地未等覺者，得上流般涅槃，是名增上意學。

「何等為增上慧學？是比丘重於戒，戒增上，重於定，定增上，重於慧，慧增上。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增上慧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具足戒住者，善攝持波羅提木叉，具足威儀行處，見細微罪，能生怖畏。比丘具足戒住，善攝持波羅提木叉，具足威儀行處，見細微罪，能生怖畏，等受學戒，令三學修習滿足。何等為三？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

「何等為增上戒學？是比丘戒為滿足，少定、少慧，於彼

彼分細微戒，乃至受持戒學；彼如是知、如是見，斷三結，謂身見、戒取、疑。斷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決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何等為增上意學？是比丘定滿足，三昧滿足，少於慧，彼彼分細微戒，犯則隨悔，乃至受持學戒。如是知、如是見，斷五下分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斷此五下分結，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是名增上意學。

「何等為增上慧學？是比丘學戒滿足、定滿足、慧滿足。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增上慧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具足戒住，善攝波羅提木叉，具足威儀行處，見微細罪，能生怖畏，受持學戒住，滿足三學。何等為三？謂增上戒、增上意、增上慧。

「何等為增上戒？是比丘戒滿足，少定、少慧，於彼彼分細微戒，乃至受持學戒。如是知、如是見，斷三結，貪、恚、癡薄，得一種子道。若彼地未等覺者，得斯陀含，彼地未等覺者，名家家，彼地未等覺者，得須陀洹，彼地未等覺者，得隨法行，彼地未等覺者，得隨信行，是名增上戒學。

「何等為增上意學？是比丘戒滿足、定滿足、少於慧，於彼彼分細微戒，乃至受持學戒。如是知、如是見，斷五下分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斷此五下分結，得中般涅槃，

於彼未等覺者，得生般涅槃，於彼未等覺者，得無行般涅槃，  
於彼未等覺者，得有行般涅槃，於彼未等覺者，得上流般涅槃，  
是名增上慧學。

「何等為增上慧學？是比丘學戒滿足、定滿足、慧滿足。  
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漏心解  
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是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  
後有。』是名增上慧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學。何等為二？謂上威儀學、  
上波羅提木叉學。」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學者學戒時，	直道隨順行，
專審勤方便，	善自護其身，
得初漏盡智，	次究竟無知，
得無知解脫，	知見悉已度。
成不動解脫，	諸有結滅盡，
彼諸根具足，	諸根寂靜樂，
持此後邊身，	摧伏眾魔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學戒多福利，住智慧為上，解脫堅固，念為增上。若比丘學戒福利，智慧為上，解脫堅固，念增上已，令三學滿足。何等為三？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學戒隨福利，        專思三昧禪，  
智慧為最上，        現生之最後，  
牟尼持後邊，        降魔度彼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諸比丘！何等為學戒隨福利？謂大師為諸聲聞制戒，所謂攝僧，極攝僧，不信者信，信者增其信，調伏惡人，慙愧者得樂住，現法防護有漏，未來得正對治，令梵行久住。如大師已為聲聞制戒，謂攝僧，乃至梵行久住。如是如是學戒者，行堅固戒、恒戒、常行戒、受持學戒，是名比丘戒福利。

「何等智慧為上？謂大師為聲聞說法，大悲哀愍，以義饒益，若安慰、若安樂、若安慰安樂。如是如是大師為諸聲聞說法，大悲哀愍，以義饒益，安慰安樂。如是如是於彼彼法、彼彼處，智慧觀察，是名比丘智慧為上。

「何等為解脫堅固？謂大師為諸聲聞說法，大悲哀愍，以義饒益，安慰安樂。如是如是說彼彼法。如是彼處如是彼處得解脫樂，是名比丘堅固解脫。

「何等為比丘念增上？未滿足戒身者，專心繫念安住，未



觀察者，於彼彼處智慧繫念安住，已觀察者，於彼彼處重念安住，未觸法者，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已觸法者，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是名比丘正念增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學戒隨福利，        專思三昧禪，  
智慧為最上，        現生最後邊，  
牟尼持後邊，        降魔度彼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尸婆迦修多羅，如後，佛當說。

如是阿難陀比丘及異比丘所問、佛問諸比丘三經，亦如上說。

### （八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田夫有三種作田，隨時善作。何等為三？謂彼田夫隨時耕磨，隨時溉灌，隨時下種。彼田夫隨時耕磨、溉灌、下種已，不作是念：『欲令今日生長，今日果實，今日成熟，若明日、後日也。』諸比丘！然彼長者耕田、溉灌、下種已，不作是念：『今日生長、果實、成熟，若明日、若復後日。』而彼種子已入地中，則自隨時生長，果實成熟。如是，比丘於此三學隨時善學？謂善戒學、善意學、善慧學已，不作是念：『欲令我今日得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若明日、若後日。』不作是念：『自然神力能令今日，若明日、後日，不起諸漏，心善解脫。』彼已隨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已，隨彼時節，自得起諸漏，心善解脫。

「譬如，比丘！伏鷄生卵，若十乃至十二，隨時消息，冷

暖愛護。彼伏鷄不作是念：『我今日，若明日、後日，當以口啄，若以爪刮，令其兒安隱得生。』然其伏鷄善伏其子，愛護隨時，其子自然安隱得生。如是，比丘善學三學，隨其時節，自得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驢隨群牛而行，而作是念：『我作牛聲。』然其彼形亦不似牛，色亦不似牛，聲出不似，隨大群牛，謂己是牛，而作牛鳴，而去牛實遠。如是，有一愚癡男子違律犯戒，隨逐大眾，言：『我是比丘。我是比丘。』而不學習勝欲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隨逐大眾，自言：『我是比丘。我是比丘。』其實去比丘大遠。」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同蹄無角獸，	四足具聲口，
隨逐大群牛，	常以為等侶。
形亦非牛類，	不能作牛聲，
如是愚癡人，	不隨繫心念。
於善逝教誡，	無欲勤方便，
懈怠心輕慢，	不獲無上道。
如驢在群牛，	去牛常自遠，
彼雖隨大眾，	內行常自乖。」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跋耆聚落，尊者跋耆子侍佛左右。

爾時，尊者跋耆子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佛說過二百五十戒，令族姓子隨次半月來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令諸族姓子隨欲而學。然今，世尊！我不堪能隨學而學。」

佛告跋耆子：「汝堪能隨時學三學不？」

跋耆子白佛言：「堪能，世尊！」

佛告跋耆子：「汝當隨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隨時精勤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已，不久當得盡諸有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尊者跋耆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尊者跋耆子受佛教誡、教授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如上說，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 雜阿含經（八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學。何等為三？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何等為增上戒學？若比丘住於戒波羅提木叉，具足威儀行處，見微細罪則生怖畏，受持學戒，是名增上戒學。何等為增上意學？若比丘離諸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初禪具足住，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增上意學。何等為增上慧學？若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增上慧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學餘經，如前念處說。

如禪，如是無量、無色。如四聖諦，如是四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四道、四法句、止觀修習，亦如是說。

##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人不能善說法語。云何為二人？無信之人與說信法，此事甚難；慳貪之人為說施法，此亦甚難。若復，比丘！無信之人與說信法，便興瞋恚，起傷害心，猶如狗惡，加復傷鼻，倍更瞋恚。諸比丘！此亦如是，無信之人與說信法，便起瞋恚，生傷害心。若復，比丘！慳貪之人與說施法，便生瞋恚，起傷害心，猶如癰瘡未熟，復加刀割，痛不可忍。此亦如是，慳貪之人與說施法，倍復瞋恚，起傷害心。是謂，比丘！此二人難為說法。」

「復次，比丘！有二人易為說法。云何為二？有信之人與說信法，不慳貪人與說施法。若，比丘！有信之人與說信法，便得歡喜，意不變悔。猶如有病之人，與說除病之藥，便得平復。此亦如是，有信之人與說信法，便得歡喜，心不改變。若復無貪之人與說施法，即得歡喜，無有悔心。猶如有男女端政，自喜沐浴手面；復有人來，持好華奉上，倍有顏色；復以好衣服飾奉上其人，彼人得已，益懷歡喜。此亦如是，無慳貪之人與說施法，便得歡喜，無有悔心。是謂，比丘！此二人易為說法。是故，諸比丘！當學有信，亦當學布施，莫有慳貪。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大品八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行梵行而有八難、八非時也。云何為八？若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世說法，趣向止息，趣向滅訖，趣向覺道，為善逝所演。彼人爾時生地獄中。是謂人行梵行第一難、第一非時。

「復次，若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世說法，趣向止息，趣向滅訖，趣向覺道，為善逝所演。彼人爾時生畜生中，生餓鬼中，生長壽天中，生在邊國夷狄之中，無信無恩，無有反復，若無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謂人行梵行第五難、第五非時。

「復次，若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世說法，趣向止息，趣向滅訖，趣向覺道，為善逝所演。彼人爾時雖生中國，而聾瘡如羊鳴，常以手語，不能知說善惡之義。是謂人行梵行第六難、第六非時。

「復次，若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世說法，趣向止息，趣向滅訖，趣向覺道，為善逝所演。彼人爾時雖生中國，不聾、不瘡、不如羊鳴，不以手語，又能知說善惡之義，然有邪見及顛倒見，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人行梵行第七難、第七非時。

「復次，若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不出於世，亦不說法，趣向止息，趣向滅訖，趣向覺道，為善逝所演。彼

人爾時生於中國，不聾、不瘡、不如羊鳴，不以手語，又能知說善惡之義，而有正見、不顛倒見，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人行梵行第八難、第八非時。

「人行梵行有一不難、有一是時。云何人行梵行有一不難、有一是時？若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世說法，趣向止息，趣向滅訖，趣向覺道，為善逝所演。彼人爾時生於中國，不聾、不瘡、不如羊鳴，不以手語，又能知說善惡之義，而有正見、不顛倒見，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人行梵行有一不難、有一是時。」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得人身者，	說最微妙法，
若有不得果，	必不遇其時。
多說梵行難，	人在於後世，
若得遇其時，	是世中甚難。
欲得復人身，	及聞微妙法，
當以精勤學，	人自哀愍故。
談說聞善法，	莫令失其時，
若失此時者，	必憂墮地獄。
若不遇其時，	不聞說善法，
如商人失財，	受生死無量。
若有得人身，	聞說正善法，
遵奉世尊教，	必遭遇其時。

若遭遇此時，        堪任正梵行，  
成就無上眼，        日親之所說。  
彼為常自護，        進行離諸使，  
斷滅一切結，        降魔魔眷屬，  
彼度於世間，        謂得盡諸漏。」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難經竟(一千三十三字)

## 雜阿含經（九〇二至九〇四）

（九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色、無色，想、無想，非想、非非想，於一切如來最第一，乃至聖戒亦如是說。」

（九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世間眾生所作，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如是一切法，有為、無為，離貪欲法最為第一……」如是廣說，乃至「聖戒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世間眾生，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如是一切諸眾，如來聲聞眾最為第一……」如是廣說，乃至「聖戒。」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王波斯匿告諸群臣曰：「汝等催嚴羽寶之車，吾欲往詣世尊所，禮拜問訊。」

是時，左右受王教令，尋嚴駕羽寶之車，即白王曰：「嚴駕已辦，今正是時。」

爾時，王波斯匿即乘寶羽之車，步騎數千，前後圍遶，出舍衛國，至祇洹精舍，往詣世尊所。如諸王法，除去五飾，所謂蓋、天冠、劍、履屣及金拂，捨著一面，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與說深法，勸樂令喜。是時，王波斯匿聞說法已，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受我三月請，及比丘僧，莫在餘處。」是時，世尊默然受波斯匿請。

時，王波斯匿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舍衛城，勅諸群臣曰：「吾欲飯佛及比丘僧三月供養，給所須物：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汝等亦當發歡喜心。」

諸臣對曰：「如是。」

時，王波斯匿即於宮門外，作大講堂，極為殊妙，懸繒幡蓋，作倡妓樂，不可稱計。施諸浴池，辦諸油燈，辦種種飯食，味有百種。是時，王波斯匿即白：「時到，唯願世尊臨顧此處。」

爾時，世尊以見時到，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僧，前後圍遶，入舍衛城，至彼講堂所。到已，就座而坐，及比丘僧各隨次而坐。

是時，王波斯匿將諸宮人，手自行食，供給所須，乃至三

月，無所短乏，給與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見世尊食訖，持種種華散世尊及比丘僧上，更取小座於如來前坐，白世尊曰：「我曾從佛聞以因緣本末：施畜生食者，獲福百倍；與犯戒人食者，獲福千倍；施持戒人食者，獲福萬倍；施斷欲仙人食者，獲福億倍；與向須陀洹食者，獲福不可計。況復成須陀洹乎？況向斯陀含、得斯陀含道！況向阿那含、得阿那含道！況向阿羅漢、得阿羅漢道！況向辟支佛、得辟支佛！況向如來、至真、等正覺！況成佛及比丘僧！其福功德不可稱計，我今所作功德，今日已辦。」

世尊告曰：「大王！勿作是語，作福無厭。今日何故說所作已辦？所以然者，生死長遠，不可稱記。」

「過去久遠，有王名曰地主，統領此閻浮里地。彼王有臣名曰善明，少小與王周旋，無所畏難。是時，彼王分閻浮地半與彼臣使治。是時，善明小王自造城郭，東西十二由旬，廣七由旬，土地豐熟，人民眾多。」

「爾時，彼城名曰遠照，善明王主第一夫人名曰月光，不長、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顏貌端政，世之希有。口出優鉢華香，身作栴檀香。未經幾日，身便懷妊。彼夫人即往白王：『我今有娠。』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便勅左右，更施設座具，快樂無比。夫人懷妊日數遂滿，生一男兒。當生之時，閻浮里內晃然金色，顏貌端政，三十二相，身體金色。善明大王見此太子，歡喜踊躍，慶賀無量，便召諸師，婆羅門、道士，躬抱太子，使彼瞻相：『我今以生此子，卿等與吾瞻相，便立名字。』」

「時，諸相師受王教令，各共抱瞻，觀察形貌，咸共白王：『聖王！太子端政無雙，諸根不缺，有三十二相。今此王子當有兩趣。若當在家者，便為轉輪聖王，七寶具足。所謂七寶者，

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是為七。當有千子，勇悍剛強，能却眾敵，於此四海之內，不加刀杖，自然靡伏。若此王子出家學道者，成無上正覺，名德遠布，彌滿世界。生此王子，當此之日，光明遠照，今字王子名曰燈光。』時，諸相師以立名字，各退坐而去。

「時，王竟日抱此太子，未常離目。時，王為此王子立三講堂，秋、冬、夏節隨適所宜，宮人嫖女充滿宮裏，使吾太子於此遊戲。

「時，王太子年二十九，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即日出家，即夜成佛。爾時，閻浮里地悉共聞知：『彼王太子出家學道，即夜成佛。』父王清旦聞王太子出家學道，即夜成佛。時，父王便作是念：『昨夜吾聞諸天在空皆共稱善，此必善應，非有惡嚮，我今可往而共相見。』

「時，王將四十億眾，男女圍繞，便詣燈光如來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及四十億眾，各共禮足，在一面坐。是時，如來與父王及四十億眾漸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污，漏不淨行，出家為要，獲清淨報。爾時，如來觀眾生意，心性柔和；諸佛如來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與彼四十億眾廣說其義，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時，四十億眾白燈光如來曰：『我等意願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大王當知。爾時，四十億眾盡得出家學道，即以其日成阿羅漢。

「爾時，燈光如來將四十億眾，皆是無著，遊彼國界。國土人民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所渴乏。是時，地主大王聞子燈光成無上正真、等正覺，將四十億眾，皆是無著，遊彼國界。『我今當遣信，往請如來在此遊化；若

使來者，充我本願；若不來者，我躬自當往拜跪問訊。』即勅一臣：『汝往至彼問訊如來，持我名字，頭面禮足，興居輕利，遊步康強。云王地主問訊如來，興居輕利，遊步康強。唯願世尊臨顧此土。』

「爾時，彼人受王教勅便往至彼國界。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便作是說：『大王地主禮如來足，問訊禮竟，興居輕利，遊步康強，唯願世尊臨顧彼國。』爾時，世尊默然受彼請。

「時，燈光如來將諸大眾，以漸人間遊行，與大比丘四十億眾俱。在在處處，靡不恭敬者，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皆悉貢獻，漸至地主國界，時，地主大王聞燈光如來至此國界，在北婆羅園中，將大比丘眾四十億人：『我今可躬自往迎。』時，地主大王復將四十億眾往詣燈光如來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及四十億眾禮足已，在一面坐。

「爾時，燈光如來漸與彼王及四十億眾面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污，漏不淨行，出家為要，獲清淨報。爾時，如來觀眾生意，心性柔和，諸佛如來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與彼四十億眾廣說其義，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時，四十億眾白燈光如來曰：『我等意願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大王當知。爾時，四十億眾盡得出家學道，即以其日，成阿羅漢道。時，地主國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時，燈光如來將八十億眾，皆是阿羅漢，遊彼國界，國土人民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事事供給，無所乏短。是時，地主國王復於餘時，將諸群臣至彼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燈光如來與彼國王說微妙法，地

主大王白如來曰：『唯願世尊盡我形壽受我供養，及比丘僧，當供給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悉當供給。』爾時，燈光如來默然受彼王請。

「時，王見佛默然受請，重白世尊：『我今從世尊求願，唯見聽許！』世尊告曰：『如來法者，以過此願。』王白世尊：『我今求願者，極為淨妙。』世尊告曰：『所求之願，云何淨妙？』王白世尊：『如我意中，今日眾僧在一器食，明日復用餘器食；今日眾僧著一種服，明日復更易服；今日眾僧坐一種座，明日復更坐餘座；今日使人與眾僧使，明日復更易使人。我所求願者，正謂此耳。』燈光如來告曰：『隨汝所願，今正是時。』

「地主大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宮中。到已，告諸群臣：『我今意欲盡其形壽供養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及比丘眾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汝等亦當勸發佐吾供辦。』諸臣對曰：『如大王教。』去城不遠一由旬內，造立堂舍，彫文刻鏤，五色玄黃，懸繒幡蓋，作倡伎樂，香汁灑地，修治浴池，辦具燈明及甘饌、飲食、施設坐具。便白：『時到，今正是時，願尊屈顧！』

「時，燈光如來以知時至，著衣持鉢，將比丘眾，前後圍遶，便往至講堂所，各各就座而坐。時，地主大王見佛、比丘僧坐訖，將宮人嫖女及諸大臣，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味各百種。大王當知，爾時，地主國王七萬歲中，供養燈光如來及八十億眾諸阿羅漢，未曾懈廢。時，彼如來教化周訖，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時，地主大王以若干百種香花供養，於四衢道路，起四廟寺，各用七寶金、銀、琉璃、水精，懸繒幡蓋，及八十億眾各各以漸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爾時，大王取八十億眾，收其舍利，各各興起神寺，皆懸繒幡蓋，香華供養。大王當知。

爾時，地主大王復供養燈光如來寺及八十億羅漢寺，復經七萬歲，隨時供養，然燈、散華，懸繒幡蓋。大王當知，燈光如來遺法滅盡，然後彼王方取滅度。

「爾時，地主大王者豈是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爾時地主大王者，即我身是。我於爾時，七萬歲中，以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供養彼佛，令不減少。般涅槃後，復於七萬歲中供養形像舍利，燒香、然燈，懸繒幡蓋，無所渴乏。我於爾時，以此功德，求在生死獲此福祐，不求解脫。大王當知，爾時所有福德，今有遺餘耶？莫作是觀！如我今日觀彼富有，無有毫釐如毛髮許。所以然者，生死長遠，不可稱記，於中悉食福盡，無有毫釐許在。是故，大王！莫作是說言：『我所作福祐，今日已辦。』大王！當作是說：『我今身、口、意所作眾行，盡求解脫，不求在生死福業，便於長夜安隱無量。』」

爾時，王波斯匿便懷恐懼，衣毛皆豎，悲泣交集；以手拭淚，頭面禮世尊足，自陳過狀：「如愚、如騃，無所覺知，唯願世尊受我悔過！今五體投地，改已往之失，更不造此言教，唯願世尊受我悔過。」如是再三。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今於如來前悔其非法，改往修來，我今要受汝悔過，更莫復造。」

爾時，於大眾中有一比丘尼，名迦旃延，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白世尊曰：「今世尊所說，甚為微妙。又世尊告波斯匿王作是語：『大王當知，身、口、意所作眾行，盡求解脫，莫求在生死食其福業，更於長夜獲安隱無量。』所以然者，我自憶三十一劫，飯式詰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遊在野馬世界。

「爾時，彼佛到時著衣持鉢，入野馬城乞食。是時，城內

有一使人，名曰純黑。時，彼使人見如來執鉢入城乞食。見已，便作是念：『今如來入城必須飲食。』即入家出食施與如來，興發此願：『持此功德，莫墮三惡趣中；使我當來之世，亦當值如此聖尊；亦當使彼聖尊為我說法，時得解脫。』世尊并波斯匿王咸共知之。當爾時，純黑使人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爾時純黑使人者，即我身是。

「我於爾時，飯式詰如來作此誓願：『使將來之世，值如此聖尊，與我說法，時得解脫。』我於三十一劫不墮三惡趣中，生天、人中，最後今日受此身分，遭值聖尊得出家學道，盡諸有漏，成阿羅漢。若世尊所說極為微妙，語波斯匿王：『身、口、意所作眾行，盡求解脫，莫在生死食此福業。』我若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斯，歡喜心意向如來者，我便生此念：『此諸賢士，用意猶不愛敬供奉如來？』設我見四部之眾，即往告曰：『汝等諸賢，為須何物，衣鉢耶？尼師檀耶？針筒耶？澡罐耶？及餘沙門什物，我盡當供給。』我已許之，便在處處乞求。若我得者是其大幸；若使不得，便往至鬱單越、瞿耶尼、弗于逮，求索來與。所以然者，皆由此四部之眾得涅槃道。」

爾時，世尊觀察迦旃延比丘尼心，便告諸比丘：「汝等頗見如此之比丘信心解脫，如迦旃延比丘尼乎？」

諸比丘對曰：「不見也，世尊！」

世尊告曰：「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得信解脫者，所謂迦旃延比丘尼是也。」

爾時，迦旃延比丘尼及波斯匿王、四部之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斯須，復以兩手摩如來足已，復以口鳴如來足上，而作是說：「天尊之體，何故乃爾？身極緩爾，如來之身不如本故。」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今如來身皮肉已緩，今日之體不如本故。所以然者，夫受形體，為病所逼。若應病眾生，為病所困；應死眾生，為死所逼。今日如來，年已衰微，年過八十。」

是時，阿難聞此語已，悲泣哽噎，不能自勝，並作是語：「咄嗟，老至乃至於斯。」

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是時，世尊漸漸乞食，至王波斯匿舍。當於爾時，波斯匿門前，有故壞車數十乘，捨在一面。

是時，尊者阿難以見車棄在一面，見已，白世尊曰：「此車王波斯匿車，昔日作時極為精妙，如今日觀之，與瓦石同色。」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如今觀所有車，昔日之時極為精妙，金銀所造，今日壞敗，不可復用。如是外物尚壞敗，況復內者？」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咄此老病死，	壞人極盛色，
初時甚悅意，	今為死使逼。
雖當壽百歲，	皆當歸於死，
無免此患苦，	盡當歸此道。
如內身所有，	為死之所驅，

外諸四大者，        悉趣於本無。  
是故求無死，        唯有涅槃耳，  
彼無死無生，        都無此諸行。」

爾時，世尊即就波斯匿王坐。

是時，王波斯匿與世尊辦種種飲食。觀世尊食竟，王更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白世尊曰：「云何，世尊！諸佛形體皆金剛數，亦當有老、病、死乎？」

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大王語，如來亦當有此生、老、病、死。我今亦是人數，父名真淨，母名摩耶，出轉輪聖王種。」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諸佛出於人，        父名曰真淨，  
母名極清妙，        豪族刹利種。  
死徑為極困，        都不觀尊卑，  
諸佛尚不免，        況復餘凡俗。」

爾時，世尊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尊，  
人中王為貴，        眾流海為首。  
眾星月為上，        光明日為先，  
八方上下中，        世界之所載。  
天及世人民，        如來最為尊，  
其欲求福祿，        當供養三佛。」

是時，世尊說此偈已，便從座起而去，還祇洹精舍，就座而坐。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法，在世間人所愛敬。云何為四？少壯之年，世間人民之所愛敬；無有病痛，人所愛敬；壽命，人所愛敬；恩愛集聚，人所愛敬。是謂，比丘！有此四

法，世間人民之所愛敬。

「復次，比丘復有四法，世間人民所不愛敬。云何為四？比丘當知，少壯之年，若時老病，世人所不喜；若無病者，後便得病，世人所不喜；若有得壽命，後便命終，世人所不喜；恩愛得集，後復別離，是世人所不喜。是謂，比丘！有此四法與世迴轉，諸天、世人，乃至轉輪聖王、諸佛世尊，共有此法，是為，比丘！世間有此四法與世迴轉。

「若不覺此四法時，便流轉生死，周旋五道。云何為四？聖賢戒、賢聖三昧、賢聖智慧、賢聖解脫。是為，比丘！有此四法而不覺知者，則受上四法。我今及汝等，以覺知此賢聖四法，斷生死根，不復受有。如今如來形體衰老，當受此衰耗之報。是故，諸比丘！當求此永寂涅槃，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恩愛別離，常念無常之變。如是，比丘，當作是念。」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大河水從阿耨達泉出。云何為四？所謂恒伽、新頭、婆叉、私陀。彼恒伽水牛頭口出向東流，新頭南流師子口出，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從馬口中出。是時，四大河水遶阿耨達泉已，恒伽入東海，新頭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

「爾時，四大河入海已，無復本名字，但名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為四？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無復本姓，但言沙門

釋迦子。所以然者，如來眾者，其猶大海，四諦其如四大河，除去結使，入於無畏涅槃城。

「是故，諸比丘！諸有四姓，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彼當滅本名字，自稱釋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釋迦子，從釋種中出家學道。比丘當知，欲論生子之義者，當名沙門釋種子。所以者何？生皆由我生，從法起，從法成。是故，比丘！當求方便，得作釋種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瞿曇！刹利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事？婆羅門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究竟何事？國王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事？盜賊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事？女人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事？」

爾時，世尊告梵志曰：「刹利種者，常好鬪訟，多諸技術，好喜作務，所要究竟終不中休。」

梵志問曰：「梵志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梵志意好呪術，要作居家，樂閑靜之處，意在梵天。」

又問曰：「國王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梵志當知，王意所欲得國政，意在兵仗，貪著財寶。」

「盜賊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賊意盜竊，心在姦邪，欲使人類不知所作。」

「女人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女人意在男子，貪著財寶，心繫男女，心欲自由。」

爾時，梵志白世尊言：「甚奇！甚特！盡知爾許之變，如實不虛。今日比丘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戒德具足，心遊道法，意在四諦，欲至涅槃。此是比丘之所求也。」

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如是。世尊！比丘所行意不可移轉，其義實爾，瞿曇！涅槃者極為快樂。如來所說乃為過多，猶如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在闇者見明，今日如來所說亦復如是，而無有異。我今國事猥多，欲還所止。」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是時，生漏梵志即從坐起，繞佛三匝，便退而去。

爾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等法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轉輪聖王出現世間，爾時便選擇好地而起城郭，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豐熟，快樂不可言。爾時，彼城外郭，七重圍繞，七寶廁其間。所謂七寶者，金、銀、水精、琉璃、琥珀、瑪瑙、[王\*車]璫，是謂

七寶。復有七寶塹遶彼七重，極為深廣，人所難踰，其間皆有金沙。復有七寶樹兼生其間；然彼樹復有七種色，金、銀、水精、琉璃、[王\*車]璫、瑪瑙、琥珀。然彼城中周匝有七重門，皆悉牢固，亦七寶所造。銀門以金間施其間，金門以銀間錯其間，水精門以琉璃間錯其間，琉璃門以水精間錯其間，瑪瑙門以琥珀間錯其間，甚為快樂，實不可言。然彼城中四面有四浴池，一一浴池縱廣一由旬，自然有水，金、銀、水精所造。銀水池凍，便成銀寶，金池水凍，便成金寶，然轉輪聖王以此為用。

「爾時，彼地城中有七種音聲。云何為七？所謂貝聲、鼓聲、小鼓聲、鐘聲、細腰鼓聲、舞聲、歌聲，是謂七種聲。爾時，人民以此恒相娛樂。然彼眾生無有寒溫，亦無飢渴，亦無疾病。然轉輪聖王在世遊化，成就此七寶及四神足，無有缺減，終無亡失。轉輪聖王云何成就七寶？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復有千子，極為勇猛，能降伏外寇，此閻浮里地不以刀杖化彼國。」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輪寶？」

世尊告曰：「是時，轉輪聖王十五日清旦沐浴洗頭，在大殿上玉女圍遶。是時，輪寶千輻具足，從東方來而在殿前，光曜煌煌，非人所造，去地七刃，漸漸至王前住。轉輪聖王見已，便作是說：『吾從舊人邊聞：「轉輪王十五日沐浴頭、手，在殿上坐，是時輪寶自然從東方來在王前住。」吾今當試此輪寶。』是時，轉輪王以右手執輪寶，而作是說：『汝今以法迴轉，莫以非法。』是時，輪寶自然迴轉，又在空中住。轉輪聖王復將四部兵，亦在虛空中。是時，輪寶迴向東方，轉輪聖王亦從寶輪而去。若輪寶住時，是時轉輪聖王所將之眾，亦在中住。是時，東方粟散王及人民之類，遙見王來皆悉起迎，又以金鉢盛

碎銀，銀鉢盛碎金，奉上轉輪聖王，而白王言：『善來，聖王！今此方域人民熾盛，快樂不可稱計，唯願大王當於中治化！』是時，轉輪聖王告彼民曰：『汝等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亦莫殺生、竊盜、姪洸，慎莫非法治化。』是時，輪寶復移至南方、西方、北方，普綏化人民；還來至王治處，去地七刃而住。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輪寶也。」

是時，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象寶？」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轉輪聖王於十五日中，沐浴澡洗在大殿上。是時，象寶從南方來，而有六牙，衣毛極白，七處齊整，皆以金、銀、珍寶而校飾之，能飛行虛空。爾時，轉輪聖王見已，便作是念：『今此象寶極為殊妙，世之希有，體性柔和，不行卒暴，我今當試此象寶。』是時，轉輪聖王清旦日欲初出，乘此象寶，遊四海外，治化人民。如是，轉輪聖王成就象寶。」

是時，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馬寶？」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是時馬寶從西方來，毛衣極青，尾毛朱光，行不移動，能飛在虛空，無所罣礙。見已，極懷喜悅：『此馬寶實為殊妙，今當役之，又體性良善，無有暴疾，吾今當試此馬寶。』是時，轉輪聖王即乘此馬，經四天下，治化人民，還來至王治處。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馬寶。」

比丘白佛言：「復以何緣成就珠寶乎？」

世尊告曰：「於是，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是時珠寶從東方來，而有八角，四面有火光，長一尺六寸，轉輪聖王見已，便作是念：『此珠寶極為殊妙，吾今當試之。』是時，轉輪聖王夜半悉集四部之兵，以此摩尼寶舉著高幢頭，是時光明照彼國界十二由旬。爾時，城中人民之類，見此光已，各各自相

謂言：『日今已出，可理家事。』是時，轉輪聖王在殿上普見人民已，還入宮中。是時，轉輪聖王持此摩尼舉著宮內，內外悉明，靡不周遍。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珠寶也。」

爾時，比丘白佛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玉女寶？」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若轉輪聖王出現世時，自然有此玉女寶現，顏貌端政，面如桃華色，不長不短，不白不黑，體性柔和，不行卒暴，口氣作憂鉢華香，身作栴檀香。恒侍從聖王左右，不失時節，常以和顏悅色，視王顏貌。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玉女之寶。」

是時，比丘白佛言：「轉輪王云何成就居士寶？」

世尊告曰：「於是，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便有此居士寶出現世間，不長不短，身體紅色，高才智達，無事不開，又得天眼通。是時，居士來至王所，而白王言：『唯願聖王延壽無窮！若王欲須金、銀、珍寶者，盡當供給。』是時，居士以天眼觀有寶藏者、無寶藏者，皆悉見之，王有所須寶，隨時給施。是時，轉輪聖王欲試彼居士時，便將此居士度水，未至彼岸，便語居士言：『我今欲須金、銀、珍寶，正爾便辦。』長者報曰：『前至岸上當供給。』轉輪聖王言：『我今此間須寶，不須至岸上。』是時，居士即前長跪叉手向水，尋時水中七寶踊出。是時，轉輪聖王語彼長者：『止！止！居士，更不須寶。』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居士寶也。」

是時，比丘白佛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典兵之寶？」

世尊告曰：「於是，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便有此寶，自然來應，聰明蓋世，豫知人情，身體好色，來至轉輪聖王所，白聖王言：『唯願聖王快自娛樂！若聖王欲須兵眾，正爾給辦，進止之宜，不失時節。』是時，典兵寶隨王所念，運集兵眾，在王左右。是時，轉輪聖王欲試典兵寶。是時，便作是念：『使



我兵眾正爾運集。』尋時，兵眾在王門外。若轉輪聖王意欲使兵眾住便住，進便進。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典兵之寶。比丘當知，轉輪聖王成就此七寶。」

是時，彼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四神足快得善利？」

佛告比丘：「於是，轉輪聖王顏貌端政，世之希有，出過世人，猶彼天子無能及者，是謂轉輪聖王成就此第一神足。

「復次，轉輪聖王聰明蓋世，無事不練，人中之雄猛，爾時智慧之豐，無過此轉輪聖王。是謂成就此第二神足。

「復次，比丘！轉輪聖王無復疾病，身體康強，所可飲食，自然消化，無便利之患。是謂，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第三之神足。

「復次，比丘！轉輪聖王受命極長，壽不可計，爾時人之命，無過轉輪聖王之壽。是謂，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第四神足。是謂，比丘！轉輪聖王有此四神足。」

爾時，彼比丘白佛言：「若轉輪聖王命終之後，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受命千歲。所以然者，轉輪聖王自不殺生，復教他人使不殺生；自不竊盜，復教他人使不偷盜；自不婬泆，復教他人使不行婬；自不妄語，復教他人使不妄語；自行十善之法，復教他人使行十善。比丘當知，轉輪聖王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

爾時，彼比丘便作是念：「轉輪聖王甚可貪慕，欲言是人，復非是人，然其實非天，又施行天事，受諸妙樂，不墮三惡趣。若我今日持戒勇猛，所有之福，使將來之世得作轉輪聖王者，不亦快哉！」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告彼比丘曰：「今在如來前勿作是念。所以然者，轉輪聖王雖成就七寶，有四神足，無

能及者，猶不免三惡之趣：地獄、畜生、餓鬼之道。所以然者，轉輪聖王不得四禪、四神足，不得四諦，由此因緣，復墮三惡趣。人身甚為難得，遭值八難，求出甚難；生正國中，亦復不易；求善良友，亦復不易；欲與善知識相遇，亦復不易；欲從如來法中學道者，亦復難遇；如來出現，甚不可遭；所演法教，亦復如是，解脫、四諦及四非常，實不可得聞。轉輪聖王於此四法，亦不得究竟。若，比丘！如來出現世時，便有此七寶出現世間，如來七覺意寶，至邊究竟，天、人所譽。比丘今日善修梵行，於此現身得盡苦際，用此轉輪聖王七寶乎？」

爾時，彼比丘聞如來如是之教，在閑靜之處，思惟道教，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欲修無上正業：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爾時，彼比丘便成羅漢。

爾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莫畏品（二）

聞如是：

一時，尊者那伽波羅在鹿野城中。

是時，有一婆羅門年垂朽邁，昔與尊者那伽婆羅少小舊欸。是時，婆羅門往至那伽婆羅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爾時，梵志語那伽婆羅曰：「汝今於樂之中，最為快樂。」

那伽婆羅曰：「汝觀何等義，而作是說：『於樂之中，最為快樂。』？」

婆羅門報曰：「我頻七日中，七男兒死，皆勇猛高才，智慧難及；近六日之中，十二作使人無常，能堪作使，無有懈怠；近五日已來，四兄弟無常，多諸妓術，無事不閑；近四日已來，

父母命終，年向百歲，捨我去世；近三日已來，二婦復死，顏貌端政，世之希有；又復家中有八窖珍寶，昨日求之而不知處；如我今日遭此苦惱，不可稱計。然，尊者！今日永離彼患，無復愁憂，正以道法而自娛樂，我觀此義已，故作是說：『於樂之中，最為快樂！』」

是時，尊者那伽婆羅告彼梵志曰：「汝何為不作方便，使彼爾許之人而不命終乎？」

梵志對曰：「我亦多作方便，欲令不死，又不失財，亦復隨時布施，作諸功德，祠祀諸天，供養諸長老梵志，擁護諸神，誦諸呪術，亦能瞻視星宿，亦復能和合藥草，亦以甘饌飲食施彼窮厄，如此之比不可稱也。然復不能濟彼命根。」

是時，尊者那伽婆羅便說此偈：

「藥草諸呪術，	衣被飲食具，
雖施而無益，	猶抱身苦行。
正使祭神祠，	香花及沐浴，
計校此原本，	無能療治者。
假使施諸物，	精進持梵行，
計校此原本，	無能療治者。」

是時，梵志問曰：「當行何法，使無此苦惱之患？」

是時，尊者那伽婆羅便說此偈：

「恩愛無明本，	興諸苦惱患，
彼滅而無餘，	便無復有苦。」

是時，彼梵志正聞語已，即時便說此偈：

「雖老不極老，	所行如弟子，
願聽出家學，	使得離此災。」

是時，尊者那伽婆羅即授彼三衣，使出家學，又告之曰：「汝今，比丘！當觀此身從頭至足，此髮、毛、爪、齒為從何

來？形體、皮穴、骨髓、腸胃悉從何來？設從此去，當至何所？是故，比丘！勿多憂念世間苦惱，又當觀此毛孔之中，求方便成四諦。」

是時，尊者那伽婆羅便說此偈：

「除想勿多憂，        不久成法眼，  
無常行如電，        不遇此大幸。  
一一觀毛孔，        生者滅者原，  
無常行如電，        施心向涅槃。」

是時，彼長老比丘受如是言教，在閑靜之處，思惟此業。所以然族姓子，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是時，有天是彼比丘舊知識，見彼比丘成阿羅漢已，便往至那伽婆羅所，在虛空中而說此偈：

「以得具足戒，        在彼閑靜處，  
得道心無著，        除諸原惡本。」

是時，彼天復以天華散尊者上，即於空中沒不現。

爾時，彼比丘及天聞尊者那伽婆羅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明曉地獄，亦知趣地獄之徑，亦復知彼地獄眾生之本。設復眾生造諸惡不善之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我亦知之。又復，比丘！我亦知明曉畜生，亦知趣畜生之道，亦復知畜生之本，作諸惡元生彼者亦悉曉了。我今亦知餓鬼之道，其有作惡根元者，生餓鬼中，我亦知之。我今

亦知人道向人之趣，其有眾生得人身者，我亦知之。我亦知趣天之道，其有眾生作諸德本，生彼天上，我亦知之。我亦知涅槃之趣，其有眾生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而取證果，我亦知之。

「比丘當知，我知地獄之趣，以何因緣而說斯言乎？」

佛告諸比丘：「我今觀察眾生心意，所謂此人身壞命終，應入地獄中，然後時觀此人以入地獄中，受苦酸酷考掠無數，愁憂苦惱不可稱記。猶如一大火坑無有塵烟，設有人來逕趣斯處，又且有目之士觀此人所趣，必當墜火終不虛也。然後復時觀此人以墮火坑，吾所謂人者以墮火坑。今觀察眾生心意所念，必入地獄不疑，如我後時觀察此人，以定入地獄，受苦酸酷不可稱記。云何斯人以入地獄？是謂我觀趣地獄眾生作諸惡行不善之業，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我悉知之。吾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知畜生之道，亦知趣畜生者，以何緣本而說此乎？於是，比丘！我觀察眾生心中所念，此人身壞命終，生畜生中。有我後時觀察此人，以生畜生中，愁憂苦惱不可稱計。云何斯人以墮畜生中乎？猶如村落有大圍廁，屎滿其中。設有斯人逕趣斯處，有目之士，見斯人來逕趣斯處，此人不久逕墮于廁。然後時觀此人已墮于廁，受厄窮困不可稱記。云何斯人已墮于廁？我今觀眾生類亦復如是，斯人命終應生畜生中。又復時觀已生畜生中，受苦無量。我今觀畜生眾生皆悉明了。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亦知餓鬼眾生，餓鬼之道，其身壞命終，生餓鬼者，我亦知之。其有眾生身壞命終，趣餓鬼之道，我悉知之。我復於後時觀見此眾生，以入餓鬼受苦痛、樂痛。云何斯人以入餓鬼中乎？猶如大村落側有一大樹，生危嶮之處，枝葉凋落。設

有人來，往趣斯處，有目之士遙觀此人，必趣樹不疑。復後時觀此人，或坐、或臥，受其苦樂之報。云何斯人以至樹下坐臥乎？今我觀眾生之類亦復如是，身壞命終，必趣餓鬼不疑，受其苦樂之報不可稱記。我知餓鬼趣，餓鬼之道，皆悉分明，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知人道，亦知趣人道，其有造行，身壞命終，生人中者，我亦知之。於是，比丘！我觀眾生類心中所念，此人必當身壞命終，應生人中。我復於後時觀此人已生人中。云何斯人已生人中？猶如村落側有一大樹，在平正處，多諸陰涼。若有人直從一道來，有目之士見已便知之，斯人所趣向，定至此樹不疑。我復於後時觀此人，已至此樹，受樂無量。云何斯人得至斯處？此亦如是，我觀眾生心意所念亦如是，身壞命終，必生人中不疑。我復於後時，觀此人已生人中受樂無量。我知人趣，亦知趣人之道，今生人中者，我亦知之，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亦知天，亦知趣天之道，其有眾生作諸功業生天者，我亦知之。以何因緣而說此乎？我今觀眾生之類心中所念，此人必當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然後時觀此人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於彼受自然之福，快樂無比。是謂斯人已生天上，於彼受自然之福，快樂無比。猶如村落側有好高廣講堂，彫文刻鏤，懸繒幡蓋，香汁灑地，敷好坐具，氍毹毼[登\*毛]，文繡綰紵。若有人直從一道來，有目之士直從一道來，此人所趣向，定至高廣講堂必不疑，復於後時觀見此人，已到講堂上，或坐、或臥，於中受福快樂無比。此亦如是，吾今觀眾生類身壞命終，應生善處天上，於彼受樂快不可計。云何斯人以生善處天上乎？我知天道，趣天之路乎？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今知涅槃，亦知涅槃之道，亦知眾生應般涅槃者。或

有眾生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現身取證而自遊化，我悉知之。由何因緣而說此乎？於是，比丘！我觀眾生類心中所念，此人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是謂斯人以盡有漏成無漏。猶如去村落不遠有大池，水極清徹。若有人直從一道來，有目之士遙見斯人來，知此人必至池水不疑，又後時觀此人已至池水，沐浴澡洗，除諸穢污，去諸垢汙，在側而坐，亦不與人共相爭競。我今觀眾生類亦復如是，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名色知如真。是謂斯人已至此處，我知涅槃之道，亦知眾生般涅槃者，皆悉知之。如來、至真、等正覺有此之智、無畏、力具，皆悉成就。如來智無有量，如來能觀過去無限無量不可計事，皆悉知之。將來現在無限無量皆悉分別。是故，比丘！當求方便，具足十力、無畏。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一至二）

### （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汝等流轉生死，經歷苦惱，於中悲號涕泣，淚出為多耶？為恒水多乎？」

爾時，比丘前白佛言：「我等觀察如來所說義，經歷生死，涕泣之淚，多於恒水。」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諸比丘！如汝所說無有異，汝等在生死，淚多於恒水。所以然者，於生死中亦更父母終亡，於中墮淚不可稱計。長夜之中父兄、姊妹、妻子五親，及諸恩

愛，追慕悲泣不可稱計。是故，比丘！當厭患生死，去離此法。如是，比丘！當作此學。」當說此法時，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汝等在生死中，身體毀壞，流血多耶？為恒水多乎？」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如我等觀察如來所說者，流血多於恒水。」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比丘！如汝所言，流血多於恒水。所以然者，在生死中，或作牛、羊、猪、犬、鹿、馬、鳥獸，及餘無數所經歷苦惱，實可厭患，當念捨離。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有一異比丘白世尊言：「劫頗有邊際乎？」

佛告比丘：「方便引譬，然劫數無窮盡，過去久遠，於此賢劫中，有佛出，號曰俱樓孫至真、等正覺。爾時，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爾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上此耆闍崛山中，四日四夜，行乃徹頂。又復，比丘！拘那含牟尼佛時，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爾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三日三夜，行乃至此山頂。



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二日二夜，行乃至此山頂。如我今日釋迦文佛出現於世，此山名耆闍崛山，須臾之頃乃到此山頂。若彌勒如來出現於世，此山亦名耆闍崛山。所以然者，諸佛神力咸使出此山在。

「比丘！當以方便，知劫有衰盡，不可稱計。然劫有二種：大劫、小劫。若於劫中無佛出世，爾時復有辟支佛出世，此名為小劫。若如來於劫中出世，爾時彼劫中無有辟支佛出現於世，此名為大劫。比丘！當以此方便，知劫數長遠，不可稱計。是故，比丘！當憶此劫數之義。」

爾時，異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法甚可敬愛，世人所貪。云何為三？所謂少壯，甚可愛敬，世人所貪。無病，甚可愛敬，世人所貪。壽命，甚可愛敬，世人所貪。是謂，比丘！有此三法，甚可愛敬，世人所貪。」

「復次，比丘！雖有此三法，甚可愛敬，世人所貪，然更有三法，不可愛敬，世人所不貪。云何為三？雖有少壯，然必當老，不可愛敬，世人所不貪。比丘當知，雖有無病，然必當病，不可愛敬，世人所不貪。比丘當知，雖有壽命，然必當死，不可愛敬，世人所不貪。是故，諸比丘！設有少壯，當求不老，至涅槃界；雖有無病，當求方便，使不有病；雖有壽命，當求方便，使不命終。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舍衛城中有一優婆塞，而命終還生舍衛城中大長者家，最大夫人妊身。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優婆塞生舍衛城中富長者家。即於其日，復有梵志身壞命終，生地獄中，爾時世尊亦以天眼觀。復即以其日，阿那邠邸長者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時世尊亦以天眼觀。即其日，有一比丘而取滅度，世尊亦以天眼觀見。

爾時，世尊見此四事已，便說斯偈：

「若人受胞胎，        惡行入地獄，  
善者生天上，        無漏入涅槃。  
賢者今受胎，        梵志入地獄，  
須達生天上，        比丘取滅度。」

是時，世尊從靜室起，詣普集講堂而就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事。若人能修行者，身壞命終，得生人中。云何為四？所謂身、口、意、命清淨無瑕穢者。若命終時得生人中。

「若復，比丘！更有四法，有人習行者，入地獄中。云何為四？所謂身、口、意、命不清淨。是謂，比丘！有此四法。若有人親近者，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復次，比丘！復有四法，習修行者，生善處天上。云何為四？惠施、仁愛、利人、等利。是謂，比丘！有人行此法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

「復次，比丘！更有四法，若有人修行者，身壞命終，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云何為四？有覺有觀禪、無覺無觀禪、護念禪、苦樂滅禪，是謂比丘有四事法。若有人習行者，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

「是故，諸比丘！若有族姓子、四部之眾，欲生人中者，當求方便，行身、口、意、命清淨；若得生天上者，亦當求方便，行四恩；若得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亦當求方便，行四禪。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梵志品何欲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梵志即便問曰：「瞿曇！剎利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剎利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所立以刀，依於人民，以自在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居士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居士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立以技術，依於作業，以作業竟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婦人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婦人者，欲得男子，行於嚴飾，立以兒子，依於無對，以自在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偷劫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偷劫者，欲不與取，行隱藏處，所立以刀，依於闇冥，以不見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梵志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梵志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立以經書，依於齋戒，以梵天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沙門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沙門者，欲得真諦，行於智慧，所立以戒，依於無處，以涅槃為訖。」

生聞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何欲經竟(四百二十二字)

## 中阿含經心品浮彌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爾時，尊者浮彌，亦在王舍城無事禪室中。於是，尊者浮

彌過夜平旦，著衣持鉢，欲入王舍城而行乞食，尊者浮彌復作是念：「且置入王舍城乞食，我寧可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於是，尊者浮彌便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

王子耆婆先那童子遙見尊者浮彌來，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浮彌，作如是說：「善來，尊者浮彌！尊者浮彌久不來此，可坐此床。」尊者浮彌即便就坐。

王子耆婆先那童子稽首尊者浮彌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浮彌！我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浮彌答曰：「王童子！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王童子便問尊者浮彌：「或有沙門梵志來詣我所，而語我曰：『王童子！有人作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或無願，或願無願，或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尊者浮彌！尊師何意、云何說？」

尊者浮彌告曰：「王童子！我不面從世尊聞，亦不從諸梵行聞。王童子！世尊或如是說：『或有人作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或無願，或願無願，或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

王童子白曰：「若尊者浮彌尊師如是意、如是說者，此於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最在其上。尊者浮彌！可在此食。」尊者浮彌默然而受。王童子知尊者浮彌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別坐聽法。尊者浮彌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與王童子所共論者盡向佛說。

世尊聞已，告曰：「浮彌！何意不為王童子說四喻耶？」

尊者浮彌問曰：「世尊！何謂四喻？」

世尊答曰：「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浮彌！猶如有人欲得乳者而[(殼-一)/牛]牛角，必不得乳，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乳而[(殼-一)/牛]牛角，必不得乳。所以者何？以邪求乳，謂[(殼-一)/牛]牛角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浮彌！猶如有人欲得乳者，飽飲飼牛而[(殼-一)/牛]牛乳，彼必得乳，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乳，飽飲飼牛而[(殼-一)/牛]牛乳，彼必得乳。所以者何？以正求乳，謂[(殼-一)/牛]牛乳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浮彌！猶如有人欲得酥者，以器盛水，以抨抨之，必不得酥，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酥，以器盛水，以抨抨之，必不得酥。所以者何？以邪求酥，謂抨水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浮彌！猶如有人欲得酥者，以器盛酪，以抨抨之，彼必得酥，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酥，以器盛酪，以抨抨之，彼必得酥。所以者何？以正求酥，謂抨酪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浮彌！猶如有人欲得油者，以竿具盛沙，以冷水漬而取壓之，必不得油，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油，以竿具盛沙，以冷水漬而取壓之，必不得油。所以者何？以邪求油，謂壓沙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猶如有人欲得油者，以竿具盛麻子，以煖湯漬而取壓之，彼必得油，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油，以竿具盛麻子，以煖湯漬而取壓之，彼必得油。所以者何？以正求油，謂壓麻子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浮彌！猶如有人欲得火者，以濕木作火母，以濕鑽鑽，必不得火，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火，以濕木作火母，以濕鑽鑽，必不得火。所以者何？以邪求火，謂鑽濕木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浮彌！猶如有人欲得火者，以燥木作火母，以燥鑽鑽，彼必得火，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火，以燥木作火母，以燥鑽鑽，彼必得火。所以者何？以正求火，謂鑽燥木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汝為王童子說此四喻者，王童子聞已必大歡喜，供養於汝，盡其形壽，謂衣被、飲食、臥具、湯藥及餘種種諸生活具。」

尊者浮彌白曰：「世尊！我本未曾聞此四喻，何由得說？唯今始從世尊聞之。」

佛說如是。尊者浮彌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浮彌經竟(二千八十三字)**



## 中阿含經雙品牛角娑羅林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跋耆瘦，在牛角娑羅林，及諸多知識上尊比丘大弟子等。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越哆、尊者阿難，如是比丘多知識上尊比丘大弟子等，亦遊跋耆瘦，在牛角娑羅林，並共近佛葉屋邊住。

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往詣尊者舍梨子所。尊者阿難遙見彼諸尊往已，白曰：「賢者離越哆！當知此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往詣尊者舍梨子所。賢者離越哆！今可共彼諸尊往詣尊者舍梨子所，儻能因彼從尊者舍梨子少多聞法。」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越哆、尊者阿難，過夜平旦，往詣尊者舍梨子所。

尊者舍梨子遙見彼諸尊來已，尊者舍梨子因彼諸尊故說：「善來，賢者阿難！善來，阿難！善來，阿難！世尊侍者解世尊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我今問賢者阿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花。賢者阿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阿難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彼所說法簡要捷疾，與正相應，欲斷諸結。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離越哆！賢者阿難比丘已說隨

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離越哆，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花。賢者離越哆！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離越哆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樂於燕坐，內行止，不廢坐禪，成就於觀，常好閑居，憇安靖處，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離越哆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阿那律陀，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阿那律陀！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彼少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猶有目人住高樓上，於下露地有千土壑，彼少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彼少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迦旃延！賢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迦旃延，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花。賢者迦旃延！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迦旃延答曰：「尊者舍梨子！猶二比丘法師共論甚深阿毘曇，彼所問事，善解悉知，答亦無礙，說法辯捷。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尊者大迦葉！賢者迦旃延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尊者大迦葉，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尊者大迦葉！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迦葉答曰：「賢者舍梨子！若有比丘自無事稱說無

事，自有少欲稱說少欲，自有知足稱說知足，自樂在遠離獨住稱說樂在遠離獨住，自修行精勤稱說修行精勤，自立正念正智稱說立正念正智，自得定稱說得定，自有智慧稱說智慧，自諸漏已盡稱說諸漏已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目捷連！尊者大迦葉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目捷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目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目捷連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自在無量如意足。彼行無量如意足，變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徹過石壁，如空無礙，出入於地，猶若如水，履水如地而不陷沒，上昇虛空，結跏趺坐，猶若如鳥，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目捷連問曰：「尊者舍梨子！我及諸尊已各自說隨其所知。我今問尊者舍梨子，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尊者舍梨子！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答曰：「賢者目捷連！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賢者目捷連！猶王、王臣，衣服甚多，有若干種雜妙色衣，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彼若欲得日中、晡時著者即取著之。賢者目捷連！如是。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

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賢者目犍連！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告曰：「賢者目犍連！我及諸賢已各自說隨其所知。賢者目犍連！我等寧可共彼諸賢往詣佛所，向論此事，於中知誰最為善說。」於是，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越哆、尊者阿難，往詣佛所，諸尊者等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難亦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今日賢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賢者迦旃延、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離越哆、賢者阿難，過夜平旦，來詣我所，我遙見彼諸賢來已，因彼諸賢故說：『善來，賢者阿難！善來，阿難！善來，阿難！世尊侍者解世尊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我今問賢者阿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阿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賢者阿難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彼所說法簡要捷疾，與正相應，欲斷諸結。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實如阿難比丘所說。所以者何？阿難比丘成就多聞。」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阿難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離越哆！賢者阿難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離越哆，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離越哆！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賢者離越哆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樂於燕坐，內行止，

不廢坐禪，成就於觀，常好閑居，憇安靖處，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離越哆比丘所說。所以者何？離越哆比丘常樂坐禪。」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離越哆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離越哆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阿那律陀，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阿那律陀！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賢者阿那律陀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彼少方便須與盡見。尊者舍梨子！猶有目人住高樓上，於下露地有千土壑，彼少有方便須與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微少方便須與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阿那律陀比丘所說。所以者何？阿那律陀比丘成就天眼。」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阿那律陀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迦旃延！賢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迦旃延，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迦旃延！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賢者迦旃延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猶二比丘法師共論甚深阿毘曇，彼所問事，善解悉知，答亦無礙，說法辯捷。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迦旃延比丘所說。所以者何？迦旃延比丘分別法師。」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迦旃延如是說已，我復問曰：『尊者大迦葉！賢者迦旃延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尊者大迦葉，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

妙香，猶若天華。尊者大迦葉！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尊者大迦葉即答我曰：『賢者舍梨子！若有比丘自無事稱說無事，自有少欲稱說少欲，自有知足稱說知足，自樂在遠離獨住稱說樂在遠離獨住，自修行精勤稱說修行精勤，自立正念正智稱說立正念正智，自得定稱說得定，自有智慧稱說智慧，自諸漏已盡稱說諸漏已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迦葉比丘所說。所以者何？迦葉比丘常行無事。」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尊者大迦葉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目犍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目犍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賢者大目犍連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自在無量如意足，彼行無量如意足，變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徹過石壁，如空無礙，出入於地，猶若如水，履水如地而不陷沒，上昇虛空，結跏趺坐，猶若如鳥，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目犍連比丘所說。所以者何？目犍連比丘有大如意足。」

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及諸尊如是說已。便白尊者舍梨子曰：『尊者舍梨子！我及諸尊已各自說隨其所知，我今問尊者舍梨子，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尊者舍梨子！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尊者舍梨子即答我

曰：『賢者目捷連！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賢者目捷連！猶王、王臣，衣服甚多，有若干種雜妙色衣，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彼若欲得日中、晡時著者即取著之。賢者目捷連！如是。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賢者目捷連！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目捷連！如舍梨子比丘所說。所以者何？舍梨子比丘隨用心自在。」

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及諸賢如是說已，告曰：『賢者目捷連！我及諸賢已各自說隨其所知。賢者目捷連！我等寧可共彼諸賢往詣佛所，向論此事，於中知誰最為善說。』世尊！我等誰為善說耶？」

世尊答曰：「舍梨子！一切悉善。所以者何？此諸法者，盡我所說。舍梨子！聽我所說，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舍梨子！若有比丘隨所依住城郭村邑，彼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守護身，善斂諸根，善立其念。彼乞食已，過日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或至無事處，或至樹下，或至空安靖處，敷尼師壇，結跏趺坐，不解結跏趺坐乃至漏盡，彼便不解結跏趺坐乃至漏盡。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牛角娑羅林經竟(三千七百八十五字)**

## 中阿含經例品阿那律陀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我等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時，諸比丘即便問曰：「云何比丘賢死、賢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是謂比丘賢死、賢命終也。」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賢死、賢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賢死、賢命終也。復次，諸賢！若比丘得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比丘賢死、賢命終也。」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賢死、賢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極是賢死、賢命終也。」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善受持誦已，即從坐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繞三匝而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歡喜奉行。

阿那律陀經竟(三百五十三字)

## 中阿含經例品阿那律陀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我等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時，諸比丘即便問曰：「云何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若比丘見質直及得聖愛戒者，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比丘觀內身如身，乃至觀覺、心、法如法，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比丘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比丘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有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身觸成就遊，及慧觀諸漏已盡者，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繞三匝而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歡喜奉行。

阿那律陀經竟(六百五十一字)

## 雜阿含經（四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時。

爾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照、喜，說種種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三月請衣被、飲食、應病湯藥。」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給孤獨長者知佛默然受請已，從座起去，還歸自家，過三月已，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佛告給孤獨長者：「善哉！長者！三月供養衣被、飲食、應病湯藥。汝以莊嚴淨治上道，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然汝今莫得默然樂受此法，

汝當精勤，時時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

時，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爾時，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知給孤獨長者去已，白佛言：「奇哉！世尊！善為給孤獨長者說法，善勸勵給孤獨長者，言：『汝已三月具足供養如來大眾中，淨治上道，於未來世，當受樂報；汝莫默然樂著此福，汝當時時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世尊！若使聖弟子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得遠離五法，修滿五法。云何遠離五法？謂斷欲所長養喜、斷欲所長養憂、斷欲所長養捨、斷不善所長養喜、斷不善所長養憂，是名五法遠離。云何修滿五法？謂隨喜、歡喜、猗息、樂、一心。」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聖弟子修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遠離五法，修滿五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〇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尊者僧迦藍於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僧迦藍比丘有本二，在舍衛國中，聞僧迦藍比丘於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聞已，著好衣服，莊嚴華璫，抱其兒來詣祇洹，至僧迦藍比丘房前。

爾時，尊者僧迦藍出房露地經行。時，彼本二來到其前，作是言：「此兒幼小，汝捨出家，誰當養活？」

時，僧迦藍比丘不共語。如是再三，亦不共語。

時，彼本二作如是言：「我再三告，不與我語，不見顧視，我今置兒。」著經行道頭而去，言：「沙門！此是汝子，汝自養

活，我今捨去。」

尊者僧迦藍亦不顧視其子。

彼本二復言：「是沙門今於此兒都不顧視，彼必得仙人難得之處。善哉！沙門！必得解脫。」情願不遂，抱子而去。

爾時，世尊入晝正受，以天耳過人之耳，聞尊者僧迦藍本二所說，即說偈言：

「來者不歡喜，        去亦不憂惑。  
於世間和合，        解脫不染著。  
我說彼比丘，        為真婆羅門。  
來者不歡喜，        去亦不憂惑。  
不染亦無憂，        二心俱寂靜，  
我說是比丘，        是真婆羅門。」

佛說此經已，尊者僧迦藍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雜阿含經（一二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於後夜時聞野狐鳴。

爾時，世尊夜過天明，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汝等後夜時聞野狐鳴不？」

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諸比丘：「有一愚癡人作如是念：『令我受身得如是形類，作如是聲。』此愚癡人欲求如是像類處所受生，何足不得？是故，比丘！汝等但當精勤方便，求斷諸有，莫作方便，增長諸有，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二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不讚歎受少有身，況復多受？所以者何？受有者苦。譬如糞屎，少亦臭穢，何況於多？如是諸有，少亦不歎，乃至剎那，況復於多？所以者何？有者，苦故。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增長有。』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因品願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在遠離獨任，閑居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慰勞共我語言，為我說法，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於是，比丘作是念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

世尊遙見彼比丘來，因彼比丘故，告諸比丘：「汝等當願世尊慰勞共我語言，為我說法，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有親族，令彼因我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諸施我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令彼此施有大功德，有大光明，獲大果報，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

「比丘！當願我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

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堪耐不樂，若生不樂，心終不著，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堪耐恐怖，若生恐怖，心終不著，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若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害念，為此三惡不善之念，心終不著，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

「比丘！當願我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邊，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便得苦邊，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五下分結盡，生於彼間，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

「比丘！當願我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以慧而觀斷漏、知漏，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比丘！當願我如意足、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得具足戒而不廢禪，成就觀行於空靜處。」

於是，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彼比丘受佛此教，閑居靜處，宴坐思惟，修行精勤，心無放逸。因閑居靜處，宴坐思惟，修行精勤，心無放逸故，若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

法已，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願經竟(八百六十五字)

##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長遊行之人有五艱難。云何為五？於是，恒遊行人不誦法教；所誦之教而忘失之；不得定意；以得三昧，復忘失之；聞法不能持。是謂，比丘！多遊行人有此五難。」

「比丘當知，不多遊行人有五功德。云何為五？未曾得法而得法；已得不復忘失；多聞能有所持；能得定意；以得三昧不復失之。是謂，比丘！不多遊行人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莫多遊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八至九）

（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恒一處止，有五非法。云何為五？於是，比丘一處住者，意著屋舍，畏恐人奪；或意著財產，復恐人奪；或多集物，猶如白衣，貪著親親，不欲使人至親親家；恒共白衣而相往來。是謂，比丘！一處住人有此五非法。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勿一處住。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不一處住人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不貪屋，不貪器物，不多集財物，不著親族，不與白衣共相往來。是謂，比丘！不住一處人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行此五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依村落住，善法消滅，惡法遂增。彼比丘當作是學：『我今在村落居止，惡法遂增，善法漸減，念不專一，不得盡有漏，不至無為安隱之處。我所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勞苦乃獲。』彼比丘當作是學：『吾今住此村落之中，惡法遂增，善法消滅，我亦不以衣被、飲食、床臥具、醫藥，故來作沙門！吾所求願者，今不獲果。』又彼比丘當遠離村落去。

「若復有比丘依村落住，善法增益，惡法消滅，所得衣裳、飲食、床臥具，勤勞乃獲，彼比丘當作是學：『我今依此村落住，善法增益，惡法消滅，所得供養之具，勤勞乃得。有我不以衣被故出家學道，修於梵行。我所學道求願者必成其法，應



當盡形壽承事供養。』」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衣被及飲食，    床臥及所安，  
不應貪著想，    亦莫來此世。  
不以衣被故，    出家而學道，  
所以學道者，    必果其所願。  
比丘尋應時，    盡形住彼村，  
於彼般涅槃，    盡其命根本。」

「是時，彼比丘若在人間靜處所遊之村，善法增益，惡法自滅，彼比丘盡形壽住彼村中，不應遠遊。」

是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常不說四大依食得存，亦依於心所念法？諸善之法依心而生？又彼比丘依村落住，勞苦精神乃求衣食。彼云何生善法，住彼村落而不遠遊？」

佛告阿難：「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有三種。若復比丘專念四事供養，所欲不果，此依是苦。若復興知足之心，不起想著，諸天、人民代其歡喜。又比丘！當作是學。我由此故而說此義。是故，阿難！比丘當念少欲知足。」

如是，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親近國家有十非法。云何為十？於是國家起謀害心欲殺國王，緣此陰謀，王致命終。彼人民類便作是念：『此沙門、道士數來往返，此必是沙門所為。』是謂初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大臣叛逆為王所收，皆取害之。是時，人民便作是念：『此沙門、道士數來往返，此必是沙門所為。』是謂第二非法入國之難。

「復次，國家亡失財寶。時，收藏人復生此念：『今此寶物我恒守護，更無餘人來入此者，必沙門取之。』是謂沙門第三非法入國之難。

「復次，國王女年在盛時，猶未出適，身便懷妊。是時，人民作是念：『此中更無餘人往返，必沙門所為。』是謂第四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王身抱重患，中他人藥。是時，人民復作是念：『其中更無餘人，此必是沙門所為。』是謂第五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王、大臣各共競爭，共相傷害。是時，人民便作是念：『此諸大臣本共和合，今共競爭，此非餘人所為，必是沙門、道士。』是謂第六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二國共鬪，各爭勝餘，人民便作是念：『此沙門、道士數來在內，必是沙門所為。』是謂第七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王本好惠施，與民分財，後便悋悔，不肯惠施。是時，人民各生斯念：『我等國主本喜惠施，今復慳貪無惠施心，此必沙門所為。』是謂第八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王恒以正法，取民財物，後復非法取民財寶。是時，人民各生斯意：『我等國主本以法取民財寶，今復以非法取民財寶，此必沙門所為。』是謂第九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土人民普得疫病，皆由宿緣。是時，人民各生斯念：『我等昔日無復疾病，今各得患，死者盈路，必是沙門呪術所致。』是謂第十非法親國之難。

「是謂，比丘！十非法入國之難。是故，比丘！莫復生心親近國家。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食後皆集普會講堂，咸共論說此義，所謂論者，衣裳、服飾、飲食之論，鄰國、賊寇、戰鬪之論，飲酒、淫泆、五樂之論，歌舞、戲笑、妓樂之論。如此非要，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以天耳聽聞諸比丘各作是論，即往至普會講堂所，問諸比丘：「汝等集此欲何所論說？」

是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我等集此共論此不要事。」

是時，佛告諸比丘曰：「止！止！比丘！勿作此論。所以然者，此論非義，亦無善法之趣，不由此論得修梵行，不得滅盡涅槃之處，不得沙門平等之道。此皆俗論，非正趣之論。汝等已離俗修道，不應思惟敗行之論。汝等設欲論者，當論十事功德之論。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無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等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及一切，多所饒益，得修梵行，得至滅盡無為之處，涅槃之要也。汝今族姓子已出家學道，應當思惟此十事。此論者，正法之論，去離惡趣。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皆集普會講堂，各生此論：「今舍衛城穀米勇貴，乞求難果。世尊又說：『依於飲食，人身得存，四大依倚心所念法，法依善趣之本。』我等今日便當差次立人乞求。使乞求之人得見好妙色，得極妙更樂，得衣裳、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亦善耶？」

爾時，世尊清淨無瑕穢以天耳遙聞諸比丘各生此論。爾時，世尊即往至普會講堂所，在眾中坐，告諸比丘：「汝等集此為何論義？」

比丘對曰：「我等所論：『今舍衛城乞求難得，欲共差次一人次第乞食，隨時得見好色妙服，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我等所論正論此耳。」

佛告比丘：「若乞求比丘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復用見色、聲、香、味、細滑法乎？我恒教勅，乞食求有二事：可親、不可親。設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增益惡法，無有善法，此不可親。若得乞求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增益善法，不增惡法，此便可親。汝等比丘，於此法中，欲作何等之論？汝等所論者，非正法論，當捨此法，更莫思惟，不由此得至休息滅盡涅槃之處。

「設欲論者，當論此十法。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無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等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及一切，多所饒益，得修梵行，得至滅盡之處、無為涅槃界。此論者沙門之義，當念思惟，勿去離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各集普會講堂，作是異論：「今舍衛城乞食難得，非比丘所安之處，我等可立一人次第乞食。此乞比丘，能辦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所乏短。」

爾時，眾中有一比丘，白諸人曰：「我等不堪任在此乞求，各共詣摩竭國於彼乞求，又且穀米豐賤，飲食極饒。」

更復有比丘說曰：「我等不宜在彼國乞食。所以然者，阿闍世王在彼治化，主行非法，又殺父王，與提婆達兜為友。以此因緣故，不宜在彼乞求。」

復有比丘說曰：「今此拘留沙國土，人民熾盛，饒財多寶，宜在彼土乞求。」

復有比丘作是說：「我等不宜在彼土乞食。所以然者，惡生王於彼土治化，極為兇弊，無有慈仁，人民毆暴，好喜鬪訟。以此因緣，故不應在彼乞食。」

復有比丘說曰：「我等宜在拘深婆羅[木\*奈]城，優填王所治之處，篤信佛法，意不移動，我等宜在彼土乞食，所願無違。」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諸比丘各生此論，即嚴整衣服，至諸比丘所，在中央坐，問諸比丘曰：「汝等集此欲何等論，為說何事？」

是時，比丘白佛言：「我等集此各興此論：『今舍衛城穀米勇貴，乞求叵得，各當共詣摩竭國界，於彼乞求，又彼國土饒財多寶，所索易得。』其中或有比丘說曰：『我等不宜彼國乞食。所以然者，阿闍世王在彼治化，主行非法，又殺父王，與提婆達兜為友。以此因緣，故不宜在彼乞求。』其中復有比丘說曰：

『今拘留沙國，人民熾盛，饒財多寶，宜在彼國乞食。』復有比丘作是說：『我等不宜在彼乞食。所以然者，惡生王於彼治化，為人兇惡，無有慈仁，好喜鬪訟。以此因緣，故不宜在彼乞食。』復有比丘說曰：『我等宜在拘深婆羅[木\*奈]城，優填王所治之處，篤信佛法，意不移動，宜在彼乞食，所願無違。』在此所論，正謂此耳。」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莫稱譏王治國家界，亦莫論王有勝劣。」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夫人作善惡，	行本有所因，
彼彼獲其報，	終不有毀敗。
夫人作善惡，	行本有所因，
為善受善報，	惡受惡果報。

「是故，比丘！勿興斯意論國事緣，不由此論得至滅盡涅槃之處，亦不得沙門正行之法。設欲作是論，非是正業。汝等應當學十事論。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無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普潤一切，得修梵行，得至滅盡涅槃之處。汝等已出家學道，離於世俗，當勤思惟，勿去離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善惡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集普會講堂各興此論：「今波斯匿王主行非法，犯聖律教，讖比丘尼得阿羅漢道，十二年中閉在宮內，與共交通。又不事佛、法、比丘僧，無篤信之心向阿羅漢，則無信心於佛、法、聖眾，我等宜應遠離，勿止此土。所以然者，王行非法時，王大臣亦行非法，大臣以行非法，左右吏佐亦行非法；吏佐已行非法，諸庶人類亦行非法。我今宜在遠國乞求，不止此邦。又可觀彼風俗之化，已見風俗之化，則見殊異之處。」

爾時，世尊以天耳聽聞諸比丘各興此論，即往至諸比丘所，在中央坐。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集此為何論說？」

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在此論波斯匿王，主行非法，犯聖律教，十二年中閉讖比丘尼，在深宮內，接待以色。又得道之人行過三界，然王亦不事佛、法及眾僧，無篤信之心向阿羅漢；已無此心，則無此心於三尊。我等宜遠遊，不須住此。所以然者，王行非法時，臣佐、人民亦復行惡，又觀世間風化之法。」

爾時，世尊告曰：「汝等勿論國界之事，當自剋己，思惟內省，按計分別。言此論者不合至理，亦復不令人得修梵行，滅盡無為涅槃之處，當自修己，熾然法行，自歸最尊。若比丘能自修己，興隆法樂者，此人之類便為我躬自所生。云何，比丘！能自熾然，興隆法樂，無有虛妄，自歸最尊？於是，比丘！內自觀身，身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亂想，無有憂愁；外自觀身，身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亂想，無有愁憂；有復內外觀身，身意止；內觀痛，外觀痛，內外觀痛；內觀心，外觀心，內外觀心；內觀法，外觀法，內外觀法，法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亂想，無有愁憂。如是，比丘！能自熾然其行，興隆法樂，自歸最尊。諸有將來、現在比丘，能自熾然不失行本，便為我之所生。」

「是故，比丘！若欲有所論，當論於十事。云何為十？所謂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無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等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及一切，多所饒益，得修梵行，至滅盡之處、無為涅槃界。此論者沙門之義，當念思惟，勿去離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水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我今為汝說五除惱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彼諸比丘受教而聽。

尊者舍梨子言：「云何為五？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患惱，應當除之。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口不淨行，身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患惱，應當除之。復次。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有淨，若慧者見，設生患惱，應當除之。復次。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患惱，應當除之。復次。諸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患惱，應當除之。」

「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患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如阿練若比丘持糞掃衣，見糞聚中所棄弊衣，或大便污，或小便、涕、唾及餘不淨之所染污，見已，左手執之，右手舒張，若非大便、小便、涕、唾及餘不淨之所污處，又不穿者，便裂取之。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



口淨行，莫念彼身不淨行也，但當念彼口之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口不淨行，身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村外不遠，有深水池，藁草所覆，若有人來，熱極煩悶，飢渴頓乏，風熱所逼，彼至池已，脫衣置岸，便入池中，兩手披藁，恣意快浴，除熱煩悶，飢渴頓乏。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口不淨行，身有淨行，莫念彼口不淨行，但當念彼身之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有淨，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四衢道，有牛跡水。若有人來，熱極煩悶，飢渴頓乏，風熱所逼，彼作是念：『此四衢道牛跡少水，我若以手、以葉取者，則擾渾濁，不得除我熱極煩悶、飢渴頓乏。我寧可跪，手膝拍地，以口飲水。』彼即長跪，手膝拍地，以口飲水，彼即得除熱極煩悶、飢渴頓乏。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有淨，莫得念彼身不淨行，口不淨行，但當念彼心少有淨。諸賢！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如有人遠涉長路，中道得病，極困委頓，獨無伴侶，後村轉遠，而前村未至。若有人來住一面，見此行人遠涉長路，中道得病，極困委頓，獨無伴侶，後村轉遠，而前村未至，彼若得侍人，從迥野中，將至村邑，與妙湯藥，舖養美食，好瞻視者，如是此人病必得差，謂彼人於此病人，極有哀愍慈念之心。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慧者見，便作是念：『此賢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莫令此賢因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賢得善知識者，捨身不淨行，修身

淨行，捨口、意不淨行，修口、意淨行。如是，此賢因身淨行，口、意淨行，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生天上。』謂彼賢為此賢極有哀愍慈念之心，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村外不遠，有好池水，既清且美，其淵平滿，翠草被岸，華樹四周，若有人來，熱極煩悶，飢渴頓乏，風熱所逼，彼至池已，脫衣置岸，便入池中，恣意快浴，除熱煩悶、飢渴頓乏。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常當念彼身之淨行，口、意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諸賢！我向所說五除惱法者，因此故說。」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水喻經竟(千一百一字)

##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瞿尼師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爾時，瞿尼師比丘亦遊王舍城，在無事室，調笑、憍傲，躁擾、喜忘，心如獼猴。瞿尼師比丘為少緣故，至王舍城，是時尊者舍梨子與比丘眾俱，中食已後，因小事故，集在講堂。瞿尼師比丘於王舍城所作已訖，往詣講堂。

尊者舍梨子遙見瞿尼師來已，因瞿尼師告諸比丘：「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敬重而隨順觀。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不敬重，不隨順觀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不敬重，不隨順觀，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敬重，令隨順觀。」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不調笑而不躁擾。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行調笑而躁擾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行調笑及於躁擾，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不調笑，令不躁擾。」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不畜生論。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畜生論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畜生論，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不畜生論。」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不憍傲及少言說。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行憍傲，多言說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行憍傲及多言說，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不憍傲及少言說。」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護諸根。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不護諸根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不護諸根，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護諸根。」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食知止足。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貪餘多食，不知足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貪餘多食，不知止足，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食知止足。」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精進而不懈怠。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不精進而懈怠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

『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不精進而反懈怠，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精進而不懈怠。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正念及正智也。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無正念，無正智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無正念及無正智，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正念及正智也。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知時及善時也。不早入村而行乞食，亦不晚出。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早入村邑而行乞食，又晚出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早入村邑而行乞食，又復晚出，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知時及善時也。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知坐及善坐也，不逼長老坐，為小比丘訶。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逼長老坐，為小比丘訶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逼長老坐，為小比丘訶，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知坐及善坐也。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律、阿毘曇。何以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時，或有來問律、阿毘曇。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不知答律、阿毘曇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不知答律及阿毘曇，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律、阿毘曇。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息解脫，離色至無

色定。何以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時，或有來問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不知答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不知答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漏盡智通。何以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時，或有來問漏盡智通。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而不知答漏盡智通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而不知答漏盡智通，若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漏盡智通。」

是時，尊者大目犍連亦在眾中，尊者大目乾連白曰：「尊者舍梨子！但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應學如是法，非謂人間比丘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尊者大目乾連！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尚學如是法，況復人間比丘耶？」

如是二尊更相稱說，讚歎善哉，聞所說已，從座起去。

敬重、無調笑	不畜生論、傲
護根、食知足	精進、正念智
知時、亦善坐	論律阿毘曇
及說息解脫	漏盡通亦然

瞿尼師經竟(千七百四十字)

## 中阿含經林品林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若無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脫不得解脫，諸漏不盡不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然不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出家學道，不為衣被故，不為飲食、床榻、湯藥故，亦不為諸生活具故。然我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脫不得解脫，諸漏不盡不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然不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如是觀已，可捨此林去。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可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出家學道，不為衣被故，不為飲食、床榻、湯藥故，亦不為諸生活具故。然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

可得。』彼比丘如是觀已，可住此林。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或無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脫不得解脫，諸漏不盡不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然不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可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脫不得解脫，諸漏不盡不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然不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可得。』彼比丘如是觀已，即捨此林，夜半而去，莫與彼別。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依此林住，或無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脫便得解脫，諸漏不盡而得漏盡，不得無上安隱涅槃則得涅槃；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如是觀已，依此林住，乃可終身至其命盡，如依林住，塚間、村邑、依於人住亦復如是。」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林品林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不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出家學道，不為衣被故，不為飲食、床榻、湯藥故，亦不為諸生活具故。然我依此林住，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不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如是觀已，可捨此林去。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可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出家學道，不為衣被故，不為飲食、床榻、湯藥故，亦不為諸生活具故。然我依此林住，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可得。』彼比丘如是觀已，可住此林。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為出家學道，欲



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不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可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依此林住，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不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難可得。』彼比丘如是觀已，即捨此林，夜半而去，莫與彼別。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應作是觀：『我依此林住，所為出家學道，欲得沙門義，此義於我得，學道者所須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難得。』彼比丘作是觀已，依此林住，乃可終身至其命盡，如依林住，塚間、村邑、依於人住亦復如是。」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林經竟(八百三十一字)

## 中阿含經梵志品何苦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問。」

生聞梵志即便問曰：「瞿曇！在家者有何苦？出家學道者有何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為苦。」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云何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云何以自在為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錢不增長，金、銀、真珠、琉璃、水精悉不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不增長，爾時，在家憂苦愁感。因此故在家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感。梵志！若出家學道者行隨其欲，行隨恚、癡，爾時，出家學道憂苦愁感。因此故出家學道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感。梵志！如是在家者，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為苦。」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有何樂？出家學道者有何樂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為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云何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云何以不自在為樂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錢得增長，金、銀、真珠、琉璃、水精皆得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得增長，爾時，在家快樂歡喜。因此故在家者多快樂歡喜。梵志！出家學道者行不隨欲，行不隨恚、癡，爾時，出家學道快樂歡喜。因此故出家學道者多快樂歡喜。梵志！如是在家者，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為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無利義？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有利義？」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若天及

人不諍者，必有利義。」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云何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時天及人鬪諍怨憎者，爾時，天及人憂苦愁感，因此故天及人多有憂苦，多懷愁感。梵志！若時天及人不鬪諍、不怨憎者，爾時，天及人快樂歡喜，因此故天及人多快樂、多歡喜。梵志！如是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不得饒益，必得其苦？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若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天及人云何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天及人云何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世尊答曰：「梵志！天及人身行非法及行惡，口、意行非法及行惡者，爾時，天及人必當減損，阿修羅必當興盛。梵志！若天及人身行如法，守護其身，口、意行如法，守護口、意者，爾時，天及人必當興盛，阿修羅必當減損。梵志！如是天及人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得不益，必得其苦。梵志！如是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觀惡知識？」

世尊答曰：「梵志！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當觀惡知識猶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如向盡月，日日稍減，宮殿亦減，光明亦減，形色亦減，日日盡去。梵志！有時月乃至於盡，都不

復見。梵志！惡知識人於如來正法、律亦得其信，彼得信已，則於後時而不孝順，亦不恭敬，所行不順，不立正智，不趣向法次法，彼便失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失之。梵志！有時此惡知識教滅善法，猶如月盡。梵志！如是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觀善知識？」

世尊答曰：「梵志！當觀善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當觀善知識猶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猶如月初生，少壯明淨，日日增長。梵志！或時月十五日，其殿豐滿。梵志！如是善知識於如來正法、律得信，彼得信已，而於後時孝順恭敬，所行隨順，立於正智，趣向法次法，彼增長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增長。梵志！有時彼善知識善法具足，如十五日月。梵志！如是當觀善知識猶如月也。」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譬如月無垢，	遊於虛空界，
一切世星宿，	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世間一切慳，	悉翳施光明。
猶如有大龍，	興起雲雷電，
雨下極滂沛，	充滿一切地。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施飲食豐足，	樂勸增廣施。
如是極雷震，	如天降時雨，
彼福雨廣大，	施主之所雨。
錢財多名譽，	得生於善處，
彼當受於福，	死已生天上。」

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何苦經竟(一千四百二十五字)

## 雜阿含經（一二五〇至一二五一）

（一二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一奢能伽羅聚落，住一奢能伽羅林中。

時，有尊者那提迦，舊住一奢能伽羅聚落。一奢能伽羅聚落沙門、婆羅門聞沙門瞿曇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奢能伽羅聚落，住一奢能伽羅林中。聞已，各辦一釜食，著門邊，作是念：「我先供養世尊！我先供養善逝！」各各高聲大聲，作如是唱。

爾時，世尊聞園林內有多人眾高聲大聲，語尊者那提迦：「何因、何緣園林內有眾多人高聲大聲唱說之聲？」

尊者那提迦白佛言：「世尊！此一奢能伽羅聚落諸刹利、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此林中，各作一釜食置園林內，各自唱言：『我先供養世尊！我先供養善逝！』以是故，於此林中多人高聲大聲唱說之聲。唯願世尊當受彼食。」

佛告那提迦：「莫以利我，我不求利；莫以稱我，我不求稱。那提迦！若於如來如是便得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者，則於彼彼所起利樂，若味若求？那提迦！唯我於此像類得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不求而得，不苦而得，於何彼彼所起利樂，若味若求？那提迦！汝等於如是像類色不得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故，不得不求之樂、不苦之樂。那提迦！天亦不得如是像類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不求之樂、

不苦之樂。唯有我得如是像類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不求之樂、不苦之樂。於何彼彼所起利樂，若味若求？」

那提伽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譬。」

佛告那提伽：「宜知是時。」

那提伽白佛言：「世尊！譬如天雨，水流順下，隨其彼彼世尊住處，於彼彼處剎利、婆羅門長者信敬奉事，以世尊戒德清淨，正見真直。是故，我今作如是說，唯願世尊哀受彼請。」

佛告那提伽：「莫以利我，我不求利。乃至云何於彼彼所起利樂，有味有求？那提伽！我見比丘食好食已，仰腹而臥，急喘長息。我見已，作是思惟：『如此長老不得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不求之樂、不苦之樂。』復次，那提伽！我見此有二比丘食好食已，飽腹喘息，偃闡而行。我作是念：『非彼長老能得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之樂、不求之樂、不苦之樂。』

「那提伽！我見眾多比丘食好食已，從園至園，從房至房，從人至人，從群聚至群聚。我見是已，而作是念：『非彼長老如是能得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不求之樂、不苦之樂；我得如是像類出要、遠離、寂滅、等正覺樂、不求之樂、不苦之樂。』

「復次，那提伽！我於一時隨道行，見有比丘於前遠去，復有比丘於後來亦遠。我於爾時，閑靜無為，亦無有便利之勞。所以者何？依於食飲，樂著滋味，故有便利，此則為依。觀五受陰生滅，而厭離住，此則為依。於六觸入處觀察集滅，厭離而住，此則為依。於群聚之樂勤習群聚，厭於遠離，是則為依。樂修遠離，則勤於遠離，厭離群聚，是則為依。是故，那提伽！當如是學：『於五受陰觀察生滅，於六觸入處觀察集滅，樂於遠離，精勤遠離。』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尊者那提迦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二五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那楞伽羅聚落……如上廣說，乃至彼彼所起求利。

佛告那提迦：「我見聚落邊有精舍，有比丘坐禪。我見已，作如是念：『今此尊者聚落人，此或沙彌，來往聲響作亂，障其禪思，覺其正受，於不到欲到、不獲欲獲、不證欲證而作留難。』那提迦！我不喜彼比丘住聚落精舍。

「那提迦！我見比丘住空閑處，仰臥吁咄。我見是已，而作是念：『令彼比丘覺寤睡眠，思空閑想。』那提迦！我亦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

「那提迦！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搖身坐睡。見已，作是念：『今此比丘於睡覺寤，不定得定，定心者得解脫。』是故，那提迦！我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

「那提迦！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端坐正受。我見已，作是念：『令此比丘不解脫者，疾得解脫；已解脫者，令自防護，使不退失。』那提迦！我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

「那提迦！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彼於後時，遠離空處集捨床臥具，還入聚落受床臥具。那提迦！我亦不喜如是比丘還入聚落。

「復次，那提迦！我見比丘住聚落精舍，名聞大德能感財利、衣被、飲食、湯藥、眾具。彼於後時，集捨利養聚落床座，至於空閑，床臥安止。那提迦！我喜如是比丘集捨利養聚落床臥，住於空閑。那提迦！比丘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那提迦比丘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人云何似師子者？於是，比丘！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師子王食噉小畜，爾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若得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想著之意；設使不得，亦無諸念。

「猶如有人受人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之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之道；設使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所能得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大群羊中有一羊，出群已，詣大糞聚，此羊飽食屎已，還至羊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好食，此諸羊不能得食。』此亦如是，若有一人，得利養衣被、床臥具、病瘦醫藥，起諸亂想，生染著心，便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我能得供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供養。』是故，諸比丘！當學如師子王，莫如羊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九至十）

（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受人利養甚重不易，令人不得至無為之處。所以然者，利養之報，斷入人皮，以斷皮，便斷肉；以斷肉，便斷骨；以斷骨，便徹髓。諸比丘！當以此方便，知利養甚重。若未生利養心便不生，已生求令滅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受人利養甚為不易，令人不得至無為之處。所以然者，若彼師利羅比丘不貪利養者，不作爾許無量殺生，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受人利養重，	壞人清白行；
是故當制心，	莫貪著於味。
師利以得定，	乃至天帝宮；
便於神通退，	墮於屠殺中。

「諸比丘！當以此方便，知受人利養甚為不易。如是，比丘當作是學，未生利養心制令不生，已生此心求方便令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受人利養甚為不易，令人不得至無為之處。所以然者，若修羅陀比丘不貪利養者，終不於法中，捨三法衣而作居家。

「修羅陀比丘大作阿練若行；到時乞食，一處一坐，或正中食，樹下露坐，樂閑居之處，著五納衣，或持三衣，或樂塚間，慙身苦行，行此頭陀。

「是時，修羅陀比丘常受蒲呼國王供養，以百味之食，日來給與。爾時，彼比丘意染此食，漸捨阿練若行：到時乞食，一處一坐，正中食，樹下露坐，閑居之處，著五納衣，或持三衣，或樂塚間，慙身苦體。盡捨此已，去三法衣，還為白衣，屠牛殺生，不可稱計，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比丘！以此方便，知利養甚重，令人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若未生利養，制令不生，已生，求方便使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婆羅園中。

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入婆羅村乞食。是時，弊魔波旬便作是念：「今此沙門欲入村乞食，我今當以方宜教諸男女不令與食。」是時，弊魔波旬尋告國界人民之類：「無令施彼

沙門瞿曇之食。」

爾時，世尊入村乞食，人民之類皆不與如來共言談者，亦無有來承事供養者，如來乞食竟不得，便還出村。

是時，弊魔波旬至如來所問佛言：「沙門！乞食竟不得乎？」

世尊告曰：「由魔所為，使吾不得食，汝亦不久當受其報。魔！今聽吾說，賢劫之中有佛名拘樓孫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現於世。是時，彼亦依此村居止，將四十萬眾。爾時，弊魔波旬便作是念：『吾今求此沙門方便，終不果獲。』時，魔復作是念：『吾今當約勅婆羅村中人民之類，使不施沙門之食。』是時，諸聖眾著衣持鉢，入村乞食。爾時諸比丘竟不得食，即還出村。

「爾時，彼佛告諸比丘，說如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四種人間食，五種出人間食。云何四種是人間食？一者揣食，二者更樂食，三者念食，四者識食，是謂世間有四種之食。彼云何名為五種之食，出世間之表？一者禪食，二者願食，三者念食，四者八解脫食，五者喜食，是謂名為五種之食。如是，比丘！九種之食，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於方便辦五種之食。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受彼佛教已，即自剋己，成辦五種之食。是時，彼魔波旬不能得其便。

「是時，波旬便作是念：『吾今不能得此沙門方便，今當求眼、耳、鼻、口、身、意之便。吾今當住村中，教諸人民，使沙門眾等求得利養，使令得之，以辦利養倍增多也；使彼比丘貪著利養，不能暫捨，復欲從眼、耳、鼻、口、身、意得方便乎。』

「是時，彼佛、聲聞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是時，

婆羅門村人民供給比丘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令有乏，皆前捉僧伽梨，以物強施。是時，彼佛與眾聲聞說如此之法：『夫利養者，墮人惡趣，不令至無為之處。汝等，比丘！莫趣想著之心，向於利養，當念捨離；其有比丘著利養者，不成五分法身，不具戒德。』

「是故，比丘！未生利養之心，當使不生；已生利養之心，時速滅之。如是。比丘！當作是學。」時，魔波旬即隱形去。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不逮品（九至十）

### （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諸比丘！頗有見提婆達兜清白之法乎？然復提婆達兜為惡深重，受罪經劫不可療治。於我法中，不見毫釐之善可稱記者。以是之故，我今說提婆達兜諸罪之原首不可療治。猶如有人而墮深廁，形體沒溺，無有一淨處。有人欲來濟拔其命，安置淨處，遍觀廁側及彼人身，頗有淨處，吾欲手捉拔濟出之。彼人熟視，無一淨處而可捉者，便捨而去。如是，諸比丘！我觀提婆達兜愚癡之人，不見毫釐之法而可記者，受罪經劫不可療治。所以然者，提婆達兜愚癡專意，偏著利養，作五逆罪已，身壞命終，生惡趣中。如是，諸比丘！利養深重，令人不得至安隱之處。是故，諸比丘！以生利養心，便當捨離；若未生者，勿興染心。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有一比丘聞如來記別調達，受罪一劫不可療治。時，彼比丘便至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在一面坐。爾時，彼比丘問阿難曰：「云何，阿難！如來盡觀提婆達兜原本已，然後記別，受罪一劫不可療治乎？頗有所由可得而記耶？」

時，阿難告曰：「如來所說終不虛設，身口所行而無有異。如來真實記提婆達兜別，受罪深重，當經一劫不可療治。」

爾時，尊者阿難即從坐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阿難白世尊曰：「有一比丘來至我所，而作是說：『云何，阿難！如來盡觀提婆達兜原本已，然後記別，受罪一劫不可療治乎？頗有因緣可得記別耶？』作是語已，各自捨去。」

世尊告曰：「彼比丘者必晚暮學出家，未久方來至我法中耳。如來所說終不虛妄，云何於中復起猶豫？」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至彼，語比丘言：『如來呼卿。』」

阿難對曰：「如是。世尊！」是時，阿難受世尊教，便往至彼比丘所，到已，語彼比丘曰：「如來呼卿。」彼比丘對曰：「如是。尊者！」爾時，彼比丘便嚴衣服，共阿難至世尊所。到已，禮世尊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云何，愚人！汝不信如來所說乎？如來所教無有虛妄，汝今乃欲求如來虛妄。」

時，彼比丘白世尊曰：「提婆達兜比丘者，有大神力，有大威勢。云何世尊記彼一劫受罪重耶？」

佛告比丘曰：「護汝口語，勿於長夜受苦無量。」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遊禪世俗通，        至竟無解脫，  
不造滅盡跡，        復還墮地獄。」

「若使我當見提婆達兜，身有毫釐之善法者，我終不記彼提婆達兜受罪一劫不可療治。是故，愚人！我不見提婆達兜有毫釐之善法，以是故，記彼提婆達兜受罪一劫不可療治。所以然者，提婆達兜愚癡，貪著利養，起染著心，作五逆惡，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所以然者，利養心重，敗人善本，令人不到安隱之處！是故，諸比丘！設有利養心起，便當求滅；若不有心，勿興想著。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彼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禮世尊足，白世尊曰：「今自悔過，唯願垂恕！愚癡所致，造不善行。如來所說，無有二言，然我愚癡，起猶豫想。唯願世尊受我悔過，改往修來。」乃至再三。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悔汝所念，恕汝不及，莫於如來興猶豫想。今受汝悔過，後更莫作。」乃至三四。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設有作重罪，        悔過更不犯，  
此人應禁戒，        拔其罪根原。」

爾時，彼比丘及四部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種阿那含        二心及二食  
婆達二契經        智者當覺知

##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利養甚重，令人不得至無上正真

之道。所以然者，諸比丘！彼提婆達兜愚人，取彼王子婆羅留支五百釜食供養。設彼不與者，提婆達兜愚人終不作此惡；以婆羅留支王子五百釜食日來供養，是故提婆達兜起五逆惡，身壞命終，生摩訶阿鼻地獄中。以此方便，當知利養甚重，令人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若未生利養心不應生，已生當滅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提婆達兜壞亂眾僧，壞如來足，教阿闍世取父王殺，復殺羅漢比丘尼，在大眾中而作是說：「何處有惡？惡從何生？誰作此惡當受其報？我亦不作此惡而受其報。」

爾時，有眾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而聞此語。提婆達兜愚人在大眾中而作是說：「何處有惡？惡從何生？誰作此惡而受其報？」爾時，眾多比丘食後攝取衣鉢，以尼師壇著右肩上，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提婆達兜愚人在大眾中而作是說：『云何為惡無殃，作福無報，無有受善惡之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惡、有罪，善惡之行皆有報應。若彼提婆達兜愚人知有善惡報者，便當枯竭，愁憂不樂；沸血便從面孔出，以彼提婆達兜不知善惡之報，是故在大眾中而作是說：『無善惡之報，為惡無殃，作善無福。』」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審自明，        為惡為有福；

我今豫了知，        善惡之報應。

「如是，諸比丘！當遠離惡，為福莫倦。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提婆達兜以失神足，阿闍世太子日遣五百釜食而供養之。是時，眾多比丘聞提婆達兜以失神足，又為阿闍世所供養，共相將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眾多比丘白佛言：「提婆達兜者極大威力，今為阿闍世王所供養，日遣五百釜食。」

爾時，世尊聞此語已，告諸比丘：「汝等莫興此意，貪提婆達兜比丘利養；彼愚人由此利養自當滅亡。所以然者，於是，比丘！提婆達兜所以出家學者，不果其願。

「比丘當知，猶如有人出其村落，手執利斧，往詣大樹，先意所望，欲望大樹，及其到樹，持枝葉而還。今此比丘亦復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向他自譽，毀訾他人，比丘所行宜，則不果其願。彼由此利養故，不求方便、起勇猛心，如彼人求寶不得，為智者所棄。

「設有比丘得利養已，亦不自譽，復不毀他人；或時復向他人自稱說：『我是持戒之人，彼是犯戒之士。』比丘所願者而不果獲，如人捨根，持枝還家，智者見已：『此人雖持枝還家，然不識根。』此中比丘亦復如是，以得利養，奉持戒律，并修梵行，好修三昧。彼以此三昧心向他自譽：『我今得定，餘人



無定。』比丘所應行法亦不果獲。猶如有人其求實木，往至大樹，望其實，捨其枝葉，取其根持還。智者見已，便作是說：『此人別其根。』今此比丘亦復如是，興起利養，奉持戒律，亦不自譽，復非毀他人，修行三昧，亦復如是，漸行智慧。夫智慧者，於此法中最为第一。提婆達兜比丘於此法中竟不獲智慧、三昧，亦復不具戒律之法。」

有一比丘白世尊言：「彼提婆達兜者，云何不解戒律之法？彼有神德成就諸行，有此智慧。云何不解戒律之法？有智慧則有三昧，有三昧則有戒律。」

世尊告曰：「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數；三昧成就者，亦是世俗常數；神足飛行者，亦是世俗常數；智慧成就者，此是第一之義。」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由禪得神足，        至上不究竟，  
不獲無為際，        還墮五欲中。  
智慧最為上，        無憂無所慮，  
久畢獲等見，        斷於生死有。」

「比丘當知，以此方便，知提婆達兜不解戒律之法，亦復不解智慧、三昧之行。汝等比丘，莫如提婆達兜貪著利養。夫利養者，墮人惡處，不至善趣。若著利養，便習邪見，離於正見；習於邪治，離於正治；習於邪語，離於正語；習於邪業，離於正業；習於邪命，離於正命；習邪方便，離正方便；習於邪念，離於正念；習於邪定，離於正定。是故，比丘！勿起利養之心，制令不起；已起利養之心，求方便而滅之。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當說此微妙之法，六十餘比丘捨除法服，習白衣行；復有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〇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提婆達多有利養起，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日日侍從五百乘車，來詣提婆達多所，日日持五百釜食，供養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將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

佛告諸比丘：「汝等莫稱是提婆達多所得利養。所以者何？彼提婆達多別受利養，今則自壞，他世亦壞。譬如芭蕉、竹、蘆，生果即死，來年亦壞；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其利養，今世則壞，他世亦壞。譬如駉驢，受胎必死；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諸利養，今世亦壞。他世亦壞，彼愚癡提婆達多隨幾時受其利養，當得長夜不饒益苦。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我設有利養起，莫生染著。』」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芭蕉生果死，        竹蘆實亦然，  
駉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常行非義行，        多知不免愚，  
善法日損減，        莖枯根亦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〇六五至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國有手比丘是釋氏子，在舍衛國命終。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手比丘釋子於舍衛國命終。聞已，入舍衛城，乞食還，舉衣鉢，洗足畢，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日晨朝，眾多比丘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釋氏子手比丘於舍衛國命終。云何？世尊！手比丘命終，當生何處？云何受生？後世云何？」

佛告諸比丘：「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彼命終當生惡趣泥犁中。何等三不善法？謂貪欲、瞋恚、愚癡。此三不善法結縛於心，釋種子手比丘生惡趣泥犁中。」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貪欲瞋恚癡，	結縛士夫心，
內發還自傷，	猶如竹蘆實。
無貪恚癡心，	是說為黠慧，
內發不自傷，	是名為勝出。
是故當離貪，	瞋恚癡冥心，
比丘智慧明，	苦盡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六六）

如手比丘，難陀修多羅亦如是說。

## 雜阿含經（一一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夜叉鬼，醜陋惡色，在帝釋空座上坐。三十三天見此鬼醜陋惡色，在帝釋空座上坐。見已，咸各瞋恚。諸天如是極瞋恚已，彼鬼如是如是隨瞋恚漸漸端正。

「時，三十三天往詣天帝釋，白帝釋言：『憍尸迦！當知有一異鬼，醜陋惡色，在天王空座上坐，我等諸天見彼鬼醜陋惡色，坐天王座，極生瞋恚，隨彼諸天瞋恚，彼鬼隨漸端正。』釋提桓因告諸三十三天：『彼是瞋恚對治鬼。』

「爾時，天帝釋自往彼鬼所，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三稱名字而言：『仁者！我是釋提桓因。』隨釋提桓因如是恭敬下意，彼鬼如是如是隨漸醜陋，即復不現。

「時，釋提桓因自坐已，而說偈言：

「『人當莫瞋恚，        見瞋莫瞋報，  
        於惡莫生惡，        當破壞憍慢。  
        不瞋亦不害，        名住賢聖眾，  
        惡罪起瞋恚，        堅住如石山。  
        盛瞋恚能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善御士，        非謂執繩者。』」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歎說不瞋。汝等如是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讚歎不瞋，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布尼師壇，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爾時，祇桓中有兩比丘爭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懺故。時，精舍中眾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

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桓中高聲鬧亂。聞已，從禪覺，還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乞食，還至安陀林，坐禪入晝正受，聞精舍中高聲大聲，紛紜鬧亂，竟為是誰？」

比丘白佛：「此精舍中有二比丘爭起，一比丘罵，一者默然。時，罵比丘尋向悔謝，而彼不受。緣不受故，多人勸諫，故致大聲，高聲鬧亂。」

佛告比丘：「云何？比丘！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爭，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開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害，	常與賢聖俱。
若與惡人俱，	剛彊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御，        非謂執繩者。』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常行忍辱，亦復讚歎行忍者。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當行忍辱，讚歎忍者，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五一至一一五四）

（一一五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

時，有年少阿修羅來詣佛所，於佛面前僇惡不善語，瞋罵呵責。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怒勝瞋恚，        不善以善伏，  
惠施伏慳貪，        真言壞妄語。  
不罵亦不虐，        常住賢聖心，  
惡人住瞋恨，        不動如山石。  
起瞋恚能持，        勝制狂馬車，  
我說善御士，        非彼攝繩者。」

時，年少阿修羅白佛言：「瞿曇！我今悔過，如愚如癡，不辯不善，於瞿曇面前訶罵毀辱。」如是懺悔已，時，阿修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一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賓耆迦婆羅門來詣佛所，於世尊面前作麤惡不善語，瞋罵呵責。

爾時，世尊告年少賓耆迦：「若於一時吉星之日，汝當會諸宗親眷屬耶？」

賓耆白佛：「如是，瞿曇！」

佛告賓耆：「若汝宗親不受食者，當如之何？」

賓耆白佛：「不受食者，食還屬我。」

佛告賓耆：「汝亦如是，如來面前作麤惡不善語，罵辱呵責，我竟不受，如此罵者，應當屬誰？」

賓耆白佛：「如是，瞿曇！彼雖不受，且以相贈，則便是與。」

佛告賓耆：「如是不名更相贈遺，何得便為相與？」

賓耆白佛：「云何名為更相贈遺，名為相與？云何名不受相贈遺，不名相與？」

佛告賓耆：「若當如是罵則報罵，瞋則報瞋，打則報打，鬪則報鬪，名相贈遺，名為相與，若復，賓耆！罵不報罵，瞋不報瞋，打不報打，鬪不報鬪，若如是者，非相贈遺，不名相與。」

賓耆白佛：「瞿曇！我聞古昔婆羅門長老宿重行道大師所說：『如來、應、等正覺，面前罵辱，瞋恚訶責，不瞋不怒。』而今瞿曇有瞋恚耶？」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無瞋何有瞋，	正命以調伏，
正智心解脫，	慧者無有瞋。
以瞋報瞋者，	是則為惡人，
不以瞋報瞋，	臨敵伏難伏。

不瞋勝於瞋，        三偈如前說。」

爾時，年少賓耆白佛言：「悔過！瞿曇！如愚如癡，不辯不善，而於沙門瞿曇面前麤惡不善語，瞋罵呵責。」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一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詣講堂東蔭蔭中，露地經行。

時，有健罵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來詣佛所，世尊面前作麤惡不善語，罵詈呵責。世尊經行，彼隨世尊後行。世尊經行已竟，住於一處，彼婆羅門言：「瞿曇伏耶？」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勝者更增怨，        伏者臥不安，  
勝伏二俱捨，        是得安隱眠。」

婆羅門白言：「瞿曇！我今悔過，如愚如癡，不辯不善，何於瞿曇面前作麤惡不善語，罵詈呵責？」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復道而去。

（一一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健罵婆羅豆婆遮婆羅門遙見世尊，作麤惡不善語，瞋罵呵責，把土塗佛。時，有逆風，還吹其土，反自塗身。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無瞋恨，        罵辱以加者，



清淨無結垢，    彼惡還歸己，  
猶如土塗彼，    逆風還自污。」

時，彼婆羅門白佛言：「悔過！瞿曇！如愚如癡，不善不辯，何於瞿曇面前僣惡不善語，瞋罵呵責？」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復道而去。

## 中阿含經大品周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跋耆，在舍彌村。

爾時，沙彌周那於彼波和中而受夏坐，彼波和中有一尼捷，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捷親子諸弟子等各各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鬪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傲，但求勝說，而無訶者。尼捷親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厭患此尼捷親子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說惡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覺，亦非善逝之所說也。崩壞無柱，無所依怙，彼所尊師，亦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

於是，沙彌周那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舍彌村，住舍彌村北尸攝和林。沙彌周那往詣尊者阿難所，到已禮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難問曰：「賢者周那！從何所來，何處夏坐？」

沙彌周那答曰：「尊者阿難！我從波和來，於波和中而受夏坐。尊者阿難！彼波和中有一尼捷，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捷親子諸弟子等各各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鬪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傲，但求勝說，而無訶者。尼捷親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

皆厭患此尼捷親子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說惡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覺，亦非善逝之所說也。崩壞無柱，無所依怙，彼所尊師，亦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

尊者阿難聞已，語曰：「賢者周那！得因此說，可往見佛，奉獻世尊。賢者周那！今共詣佛，具向世尊而說此事，儻能因此得從世尊聞異法也。」

於是，尊者阿難與沙彌周那俱往詣佛，稽首佛足，尊者阿難却住一面，沙彌周那却坐一面。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今日沙彌周那來詣我所，稽首我足，却坐一面，我問曰：『賢者周那！從何所來？何處夏坐？』沙彌周那即答我曰：『尊者阿難！我從波和來，於波和中而受夏坐。尊者阿難！彼波和中有一尼捷，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捷親子諸弟子等各各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鬪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傲，但求勝說，而無訶者。尼捷親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厭患此尼捷親子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說惡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覺，亦非善逝之所說也。崩壞無柱，無所依怙，彼所尊師，亦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

「世尊！我聞此已，恐怖驚懼，舉身毛豎，莫令有比丘於世尊去後而在眾中起如是鬪諍，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世尊！我見一比丘坐世尊前，至心敬重世尊，善護善逝。世尊！我見此已，便作是念：『若令此比丘於世尊去後，而在眾中起如是鬪諍，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

至天人生極苦患。』

於是，世尊問曰：「阿難！汝見何等眾中有鬪諍者，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謂有鬪諍，因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觀，於其眾中生而生者。世尊！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

世尊告曰：「阿難！此鬪諍甚少，謂因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觀。阿難！若有鬪諍，因道、因道迹，於其眾中生而生者，阿難！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阿難！汝見其中有二比丘，各各異意而起鬪諍，是法、是非法，是律、是非律，是犯、是非犯，或輕、或重，可悔、不可悔，可護、不可護，有餘、無餘，起、不起。阿難！於意云何？若我法聚，自知自覺自作證，四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阿難！尼捷親子實非薩云若，而自稱薩云若。阿難！若尼捷親子一切知、一切見者，彼為弟子施設六諍本，謂可聞而止。」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六諍本者，諸比丘從世尊聞，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人瞋惱者結纏。阿難！謂人瞋惱者結纏，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已，便於眾中起如是諍。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

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難！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阿難！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

「如是不語結、慳、嫉、諂誑、無慚、無愧、惡欲、邪見、惡性不可制。阿難！若有一人惡欲、邪見、惡性不可制，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已，便於眾中起如是諍，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難！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阿難！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

「復次，阿難！有七止諍，一者應與面前止諍律。二者應與憶止諍律。三者應與不癡止諍律。四者應與自發露止諍律。五者應與君止諍律。六者應與展轉止諍律。七者應與如棄糞掃止諍律。阿難！云何應與面前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面前止諍律也。阿難！一人者一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一人者二人、一人者多人、一人者眾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二人者二人教訶，護以法、律，

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二人者多人、二人者眾、二人者一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多人者多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多人者眾、多人者一人、多人者二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眾者眾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眾者一人、眾者二人、眾者多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面前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面前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憶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憶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犯戒而不憶，諸比丘見已，便語彼曰：『汝曹犯戒而不自憶，汝應從眾求於憶律，眾當共與賢者憶律。』阿難！若處有眾和集會者，彼比丘應詣，偏袒著衣，脫屣入眾，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曾犯戒而不憶，我今從眾求於憶律，願眾和合與我憶律。』阿難！為彼比丘故，眾共和集，應與憶律，以法以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憶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憶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不癡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不癡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狂發而心顛倒，彼狂發心顛倒已，多不淨行，非沙門法，不順法行而說違犯。彼於後時還得本心，諸比丘見已，便語彼曰：『汝曹狂發而心顛倒，狂發心顛倒已，多不淨行，非沙門法，不順法行而說違犯。賢者於後還得本心，賢者可從眾求不癡律，眾當共與賢者不癡律。』阿難！若處有眾和集會者，彼比丘應詣，偏袒著衣，脫屣入眾，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曾狂發而心顛倒，狂發心顛倒已，多不淨行，非沙門法，不順法行而說違犯。我於後時還得本心，我今從眾求不癡律，願眾和合與我不癡律。』阿難！為彼比丘故，眾共和集，應與不癡律，

以法以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不癡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不癡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自發露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自發露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犯戒，或有語者，或不語者，或有憶者，或不憶者。阿難！若處有眾和集會者，彼比丘應詣，偏袒著衣，脫屣入眾，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犯某戒，我今向長老上尊比丘至心發露，自說顯示，不敢覆藏，更善護持，後不復作。』阿難！諸比丘眾當問彼比丘曰：『賢者自見所犯耶？』彼應答曰：『實自見所犯。』眾當語彼：『更善護持，莫復作也。』阿難！是謂應與自發露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自發露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君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與君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不知羞恥，不悔見聞，從他疑者惡欲，彼犯戒已，稱一處知，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己，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己，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己，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己，稱一處知。阿難！為彼比丘故，眾共和集，應與君律，君無道無理，君惡不善。所以者何？謂君犯戒已，稱一處知，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己，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己，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己，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己，稱一處知。阿難！是謂應與君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與君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展轉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展轉止諍律也。阿難！有二比丘於其中間若干意起諍，謂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是犯、非犯，或輕、或重，可說、不可說，可護、不可護，有餘、無餘，可悔、不可悔。阿難！彼比丘猥處止此諍，若猥處止者，此諍當言止，若猥處不止者，此諍可白眾，若於眾中止者，此諍當言止，若於眾中不止者，阿難！相近住

者，於中若有比丘持經、持律、持母者，此比丘共往至彼，說此諍事，若在道路止者，此諍當言止，若道路不止者，此諍當復向眾說，若在眾止者，此諍當言止，若在眾不止者，阿難！若多伴助者，持經、持律、持母者，阿難！彼比丘應者止此諍，以法以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展轉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展轉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如棄糞掃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如棄糞掃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住處諸比丘眾鬪訟憎嫉，相憎共諍。阿難！彼諸比丘分立二部，分立二部已，若於一部中有長老上尊者，或有次者，有宗主者，或有次者。阿難！此比丘語彼比丘曰：『諸賢！聽！我等無道無理，我等惡不善。所以者何？我等於此善說法、律，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鬪訟憎嫉，相憎共諍。諸賢！因此諍，我等犯戒者除偷羅柘，除家相應，我自為己，亦為彼諸賢故，今向賢至心發露，自說顯示，不敢覆藏，更善護持，後不復作。』

「阿難！若此部中無一比丘應者，阿難！此比丘應往至彼第二部，到已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等無道無理，我等惡不善。所以者何？我等於此善說法、律，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鬪訟憎嫉，相憎共諍。諸賢！因此諍，我等犯戒者除偷羅柘，除家相應，我自為己，亦為彼諸賢故，今向長老上尊至心發露，自說顯示，不敢覆藏，更善護持，後不復作。』阿難！彼比丘當語此比丘曰：『賢者！汝自見犯戒耶？』彼應答曰：『實自見所犯。』彼當語此：『更善護持，莫復作也。』第二部亦復如是。阿難！是謂應與如棄糞掃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如棄糞掃止諍律也。

「阿難！我今令汝說六慰勞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云何為六？慈身業，向諸梵行，法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慈口業，慈意業。若法利如法得，自所得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若有戒不缺不穿，無穢無異，如地不隨他，聖所稱譽，具足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若有聖見出要，明見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阿難！我向所說六慰勞法者，因此故說。」

「阿難！若汝等此六諍本止絕斷者，及此七止諍，眾中起鬪諍，以如棄糞掃止諍律止者，復行此六慰勞法。阿難！如是汝於我去後共同和合，歡喜不諍，同一一心，同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我在時。」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周那經竟(四千二百三十字)

## 雜阿含經（一一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修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莫得各各共相殺害，但當論議，理屈者伏。』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設共論議，誰當

證知理之通塞？』天帝釋言：『諸天眾中自有智慧明記識者，阿修羅眾亦復自有明記識者。』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可爾。』釋提桓因言：『汝等可先立論，然後我當隨後立論，則不為難。』

「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立論言：

「『我若行忍者，        於事則有關，  
        愚癡者當言，        怖畏故行忍。』

「釋提桓因說偈答言：

「『正使愚癡者，        言恐怖故忍，  
        及其不言者，        於理何所傷。  
        但自觀其義，        亦觀於他義，  
        彼我悉獲安，        斯忍為最上。』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說偈言：

「『若不制愚癡，        愚癡則傷人，  
        猶如兇惡牛，        捨走逐觸人。  
        執杖而強制，        怖畏則調伏，  
        是故堅持杖，        折伏彼愚夫。』

「天帝釋復說偈言：

「『我常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愚者瞋恚盛，        智以靜默伏。  
        不瞋亦不害，        常與賢聖俱，  
        惡罪起瞋恚，        堅住如石山。  
        盛瞋恚能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善御士，        非謂執繩者。』

「爾時，天眾中有天智慧者，阿修羅眾中有阿修羅智慧者，於此偈思惟稱量觀察，作是念：『毘摩質多羅阿修羅所說偈，終竟長夜起於鬪訟戰爭，當知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教人長夜鬪訟戰爭；釋提桓因所說偈，長夜終竟息於鬪訟戰爭，當知天帝

釋長夜教人息於鬪訟戰爭，當知帝釋善論得勝。』」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以善論議伏阿修羅。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立於善論，讚歎善論。汝等比丘亦應如是，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當善論，讚歎善論，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天、阿修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眾言：『今日諸天與阿修羅軍戰，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者，當生擒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告阿修羅眾：『今日諸天、阿修羅共戰，若阿修羅勝，諸天不如者，當生擒釋提桓因，以五繫縛，將還阿修羅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

「時，彼諸天捉得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

「時，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修羅，        面前而罵辱。』

「釋即答言：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點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常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者瞋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所忍？  
        於己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其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則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學！」

佛說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時，有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有絕妙之容，於晨朝時，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時，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身諸光明，普照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鞞盧闍那阿修羅王說偈白佛：

「人當勤方便，        必令利滿足，  
是利滿足已，        何須復方便。」

時，天帝釋復說偈言：

「若人勤方便，        必令利滿足，  
是利滿足已，        修忍無過上。」

說是偈已，俱白佛言：「世尊！何者善說？」世尊告言：「汝等所說，二說俱善。」

然今汝等復聽我說。

「一切眾生類，        悉皆求己利，  
彼彼諸眾生，        各自求所應。  
世間諸和合，        及與第一義，  
當知世和合，        則為非常法。  
若人勤方便，        必令利滿足，  
是利滿足已，        修忍無過上。」

爾時，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

修行於忍，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修行於忍，讚歎於忍！」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白佛言：『世尊！我今受如是戒：「乃至佛法住世，盡其形壽，有惱我者，要不反報加惱於彼。』』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聞天帝釋受如是戒：『乃至佛法住世，盡其形壽，有惱我者，我不反報加惱於彼。』聞已，執持利劍，逆道而來。

「時，天帝釋遙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執持利劍，逆道而來，即遙告言：『阿修羅！住！縛汝勿動！』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不得動，語帝釋言：『汝今豈不受如是戒：「若佛法住世，盡其形壽，有惱我者，必不還報。」耶？』天帝釋答言：『我實受如是戒，但汝息住受縛。』阿修羅言：『今且放我！』帝釋答言：『汝若約誓不作亂者，然後放汝。』阿修羅言：『放我當如法作。』帝釋答言：『先如法作，然後放汝！』

「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言：

「『貪欲之所趣，          及瞋恚所趣，  
      妄語之所趣，          謗毀賢聖趣。  
      我若嬈亂者，          趣同彼趣趣。』

「釋提桓因復告言：『放汝令去，隨汝所安。』

「爾時，天帝釋令阿修羅王作約誓已，往詣佛所，稽首佛

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佛前受如是戒：「乃至佛法住世，盡其形壽，有惱我者，我不反報。」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聞我受戒，手執利劍，隨路而來。我遙見已，語言：「阿修羅！住！住！縛汝勿動！」彼阿修羅言：「汝不受戒耶？」我即答言：「我實受戒，且汝今住，縛汝勿動。」彼即求脫，我告彼言：「若作約誓不作亂者，當令汝脫。」阿修羅言：「且當放我，當說約誓。」我即告言：「先說約誓，然後放汝。」彼即說偈，作約誓言：

「『貪欲之所趣，          及瞋恚所趣，  
      妄語之所趣，          謗毀賢聖趣，  
      我若作憍亂，          趣同彼趣趣。』

「『如是。世尊！我要彼阿修羅王令說約誓，為是法不？彼阿修羅復為憍亂不？』

「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汝要彼約誓，如法不違，彼亦不復敢作憍亂。』爾時，天帝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不為憍亂，亦常讚歎不憍亂法。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不憍亂，亦當讚歎不擾亂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